

王洪文选集

1967~1976



全 世 界 无 产 者 ， 联 合 起 来 ！

王洪文选集

1967~1976

二〇二二年·上海



王洪文

毛主席语录

如果我们儿子一代搞修正主义，走向反面，虽然名为社会主义，实际是资本主义，我们的孙子肯定会起来暴动的，推翻他们的老子，因为群众不满意。

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斗争力量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

















王洪文 & 姚文元 在火车上
Scan by C. ming





王洪文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出版说明

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所教导我们：“占人口总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总是要革命的，总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不会拥护修正主义，有些暂时拥护，将来终究会抛弃它。他们总会逐步地觉醒过来，总会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总会反对修正主义。”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工人阶级、青年学生被残酷的现实所打醒，他们自发地开始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热情空前高涨。为了适应广大工人阶级及革命青年学习马列著作的迫切需要，为了纪念伟大的工运领袖、造反英雄王洪文副主席，我们参考第一版的《毛泽东选集》选编王副主席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重要著作、包括公开发表过的由王副主席起草的文件、手稿和讲话的正式记录。

本书由于经验不足、未能广泛参考群众意见等原因不免出现疏漏，恳请读者谅解。

上海斗私批修出版社王副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

二〇二二年一月四日

目录

1967.

| | |
|---------------------------------------------------------------|----|
| 上海市委把炮口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滔天罪行 | 6 |
| 第一，残酷镇压工人的革命行动，疯狂反对两个"五项要求" | 6 |
| 第二，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疯狂对抗中央文革小组。 | 7 |
| 第三、召开市委常委会围攻张春桥同志，恶毒攻击和诽谤工人造反 队，形成在上海出现了炮打中央文革的一股逆流。 | 9 |
| 把中国的赫鲁晓夫彻底批臭 | 13 |
| 大长革命人民志气 大灭敌人威风 | 16 |
| 整掉不良的作风 | 18 |
| 来一个革命大联合的新飞跃 | 22 |
| 坚决贯彻“斗私，批修”的战斗号令 | 26 |
| 市革会领导成员、工总司主要负责人王洪文同志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廿 二日下午在铁路文化宫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 29 |

1968.

| | |
|---------------------------------------|----|
| 王洪文在沪东造船厂发动群众对敌斗争现场会上的讲话 | 48 |
| 王洪文同志 1968 年 1 月 11 日在长宁区俱乐部的讲话 | 52 |
| 王洪文在上海市“深入开展对敌斗争大会”上的讲话 | 57 |

| | |
|------------------------------------------------|-----|
| 1969. | |
| 王洪文在“九大”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 74 |
| 1970. | |
| 掌握党的政策，深入发动群众 | 78 |
| 1973. | |
| 王洪文在中共十大上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 94 |
| 王洪文同志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问题的讲话 | 102 |
| 一、为什么要正确对待认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 ... | 102 |
| 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 107 |
| 1974. | |
| 王洪文江青就印发北大清华汇编《林彪与孔孟之道》给毛泽东的信 | 124 |
| 王洪文张春桥在军委办公会议听取三总部汇报批林批孔运动情况时的 插话（摘录） | 125 |
| 王洪文在接见四川大足汽车厂在北京学习班同志的讲话. | 127 |
| 王洪文张春桥在听取三部批林批孔运动情况汇报时的插话 | 131 |
| 王洪文张春桥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五日在作战部汇报批林批孔运动情 况时的插话..... | 135 |
| 王洪文副主席给谭启龙的重要电话指示..... | 141 |
| 王洪文张春桥在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听取通信兵批林批孔运动情况汇 报时的插话..... | 143 |

| | |
|-------------------------------------|-----|
| 王洪文张春桥在谢克成反映警备区批林批孔冷冷清清的来信上的批示····· | 154 |
|-------------------------------------|-----|

| | |
|---------------------|-----|
| 王洪文对作战部领导同志的讲话····· | 155 |
|---------------------|-----|

| | |
|-----------------------------|-----|
| 王洪文在山东重点企业批林批孔汇报会议上的讲话····· | 157 |
|-----------------------------|-----|

| | |
|---------------------------|-----|
| 王洪文在总参民兵组训工作座谈会议上的讲话····· | 164 |
|---------------------------|-----|

| | |
|---------------------------------|-----|
| 王洪文张春桥在总参民兵组训工作座谈会议汇报会上的插话····· | 169 |
|---------------------------------|-----|

1975.

| | |
|--------------------------|-----|
| 王洪文关于学习毛主席理论问题指示的讲话····· | 178 |
|--------------------------|-----|

| | |
|----------------------|-----|
| 王洪文与江青的谈话（文艺方面）····· | 186 |
|----------------------|-----|

| | |
|-------------------------------|-----|
| 王洪文在省委工作会议召集人和县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 200 |
|-------------------------------|-----|

1976.

| | |
|------------------------------|-----|
| 中央领导同志关于解决郑州、兰州铁路局问题的指示····· | 206 |
|------------------------------|-----|

| | |
|---------------------------------------|-----|
| 中央领导同志接见参加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议代表时做的指示（记录稿）····· | 207 |
|---------------------------------------|-----|

| | |
|-------------------|-----|
| 王洪文在平谷县的讲话节录····· | 209 |
|-------------------|-----|

附录.

| | |
|---------------|-----|
| 王洪文同志的一生····· | 212 |
|---------------|-----|

| | |
|---------------|-----|
| 王洪文胞弟忆往事····· | 223 |
|---------------|-----|

| | |
|---------------|-----|
| 王洪文同志在狱中····· | 230 |
|---------------|-----|

| | |
|--------------|-----|
| 王副主席标准像····· | 223 |
|--------------|-----|

1967

上海市委把炮口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滔天罪行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代表王洪文发言

红卫兵战士们，革命造反派战友们，同志们：

上海市委究竟是无产阶级司令部，还是资产阶级司令部？轰动全国的"安亭事件"，已经给它做出了明确的结论。

去年十一月中旬的"安亭事件"，标志着上海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上海工人的革命造反队伍，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雨中诞生了！全市、全国的革命造反派都为之欢欣鼓舞！就在革命人民的一片欢呼声中，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彻底地暴露了它的反革命真面目。

上海市委在"安亭事件"中疯狂地反对毛主席，对抗党中央，把炮口对准中央文革，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镇压工人运动和一切革命左派。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经走到尽头了，已经起了质的变化了。

我以万分愤怒的心情，向大家揭发陈丕显、曹荻秋一伙在"安亭事件"中，反对毛主席、对抗中央文革、围攻张春桥同志的反革命罪行。

第一，残酷镇压工人的革命行动，疯狂反对两个"五项要求"。

去年十一月间，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准备成立，它预告了上海工厂企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上海市委的老爷们，顽固

地抵制了这股革命潮流。早在成立大会之前，就有几位工人同志找了当时在交大的马天水，马天水说要回去研究研究。在大会前夜，又有四位工人代表到康平路找曹老爷，曹荻秋明明在书记处，但推说不在，由别人出来挡了一下。在大会的那一天，市委负责人一个都不去听取工人群众对市委的批判，态度如此恶劣，就是想把这个革命组织扼杀在摇篮里。

上海市委一手策划了镇压革命工人的"安亭事件"以后，中央文革小组及时派张春桥同志来到上海，正确处理了"安亭事件"。十一月十三日，张春桥同志在文化广场签署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五项要求。张春桥同志自文化广场回来后，躲在书记处的曹荻秋大为不满，恨恨地说："难道我们都错了？！"当时在场的马天水、王一平都不同意签字。第二天早上，曹荻秋还在书记处大发牢骚，说什么："春桥一签字，我们就被动了！"

十五日，张春桥同志和韩哲一、曹荻秋又在苏州共同签署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赴京控告队的五项要求。这个签字，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结果。当时，曹荻秋拒不签字，而且公然叫嚣："我准备让他们把我押到北京去。"张春桥同志对曹荻秋展开了两个小时的激烈斗争，最后，张春桥同志严肃地指出："你不签字，我签。"这样，曹荻秋才被迫最后签了字。

第二、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疯狂对抗中央文革小组。

十三日，张春桥同志在文化广场签字后，回来就给陈伯达同志打电话，陈伯达同志回电完全同意张春桥同志的做法。十四日，中央常

委开会，正式肯定了张春桥同志的处理。过了两天，汇报到了毛主席那里，毛主席已经知道了，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也同意了张春桥同志的做法。这是我们最敬爱的领袖对我们工人阶级最大的支持和最崇高的鼓舞！

毛主席的意见，中央常委开会的情况，中央文革小组的态度，上海市委都是知道的。但是，陈丕显、曹荻秋一伙，竟丧心病狂地进行对抗。请看事实：

十三日，文化广场签字后，张春桥同志刚给陈伯达同志打了电话，陈丕显，这个隐藏在幕后的指挥人物就亲自上阵，代表他和魏文伯、曹荻秋三个人也打电话给陈伯达同志。陈丕显在电话里态度极坏，一口一个"为什么"，提出了很多责问：到底中央文革给了张（指张春桥同志）多大权力"呀，"他为什么不同我们商量"呀！等等。针对这种猖狂的态度，陈伯达同志严肃地指出，要让张春桥同志大胆地处理这个问题，要相信张春桥同志，给他这个权。陈丕显、曹荻秋一伙，十分害怕这句话，对市委常委都不敢转达。十多天之后，在张春桥同志的责问下，曹荻秋才在常委会上简单地说了两句。

张春桥同志在签署第二个五项要求后，中央文革小组王力同志曾给上海市委打来电话，表示支持。市委的黑打手--办公厅一室主任苏超，拿了王力同志的电话记录稿，在王一平面前公然露骨地谩骂，他说："王力支持春桥五条，是放屁！要中央文革的老爷们自己下来处理问题吧！"这是什么话？这是反革命的叫嚣！堂堂的市委书记王一

平，居然在这种反革命的叫嚣面前，一声不响，一言不发，这完全证明你们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路货色！

特别严重的是，陈丕显、曹荻秋等人，狗胆包天，竟然敢封锁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的声音，封锁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声音。十四日中央常委开会同意张春桥同志的处理，十六日毛主席作了重要指示，上海市委一直没有传达。等到张春桥同志返京的前一天（二十四日），市委常委会上还没有传达。在那天的会上，张春桥同志质问市委为什么不传达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意见，同时把毛主席和中央的指示在会上宣布。就在会上，曹荻秋竟然还公开想不通，说什么"组织上可以服从，思想上不通，我有保留。"同志们！大家想一想，这是一种什么行为？这是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的行为！曹荻秋，你回答，为什么要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你是十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所以敢这样猖狂！

第三、召开市委常委会围攻张春桥同志，恶毒攻击和诽谤工人造反队，形成在上海出现了炮打中央文革的一股逆流。

就在张春桥同志代表中央文革正确处理了"安亭事件"离开上海的前一天，陈丕显、曹荻秋一手策划了所谓常委扩大会，实行白色恐怖，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对张春桥同志进行围攻。这是一次典型的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镇压革命群众行为、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黑会。这次常委扩大会表明，上海市委已经变质了，已经烂掉了，已经变成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了。

在会上发言的市委书记和常委老爷们，一致把矛头对准张春桥同志，对准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现在，就让我们把他们的黑话拿出来示众吧：

曹荻秋胡说什么："我思想是不通的，承认这个组织我是可以的，但为什么要把'由华东局、上海市负完全责任'也写上去？对一部分不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要对工人说清楚，你们不能支持这批人，如果你们要这么做，对你们政治上不利。"

这是对工人造反队的恶毒攻击，就是想把工人造反队打成反革命！

王一平胡说什么："那次签字（第一个五条）是使得我们一点没有准备，没有充分认识可能会带来什么问题。要别被动为主动，在这个问题上主动了，在大量问题上又被动了。那天春桥同志一回来，我就感到突然。"

市委社教办公室负责人杨慧洁说了一套混帐话：

"多数派实际上是听我们话的，他们对荻秋同志的答复不满意，要找春桥同志，说张春桥怕死，出卖了工人阶级利益。工作队的话，多数派是听的，问题上工作队思想还没有扭过来。"

"多数派的老工人有阶级感情，对党感情很深。"（春桥同志立即指出："不能说造反派工人对党就没有感情。"）

市委工业生产负责人周璧带有挑衅性地说：

"……纷纷责问市委：张春桥、韩哲一、曹荻秋为什么要签字？这样做是否符合中央指示精神？是否符合主席思想？是否符合十六条？问题提得很尖锐。……还要求召开万人大会，声讨市委的资产阶

级反动路线（就是指两个五条的签字），还要采取革命行动，捣毁造反司令部。""要找张春桥辩论。"……

市委组织部部长杨士法说：

"工厂企业有它的特点，正在搞四清，职工队伍比较复杂，有地、富、反、坏，肯定会有人翻案的。学生根本不了解情况，如果没有阶级观点，就上当了。"（张春桥同志立即顶回去："你不能强调这一点，现在学生在调查他们的历史，不要把学生的觉悟估计过低了。"张春桥又说，不能因为一个组织中有几个坏人，就说它不是革命组织。中国共产党中间也会有坏人，中央常委中不是还有牛鬼蛇神？）

常委、副市长宋季文在会上用几个生产数字的概念威胁张春桥同志，他说什么：

"我们现在要做最艰苦的准备，乱无非大乱、中乱、小乱，小乱就象眼前这样，影响百分之十，中乱影响就大些，大乱就影响生活，成为瘫痪状态。究竟怕不怕？不怕就不怕，让它乱。"

常委、副市长张承宗说：

"搞一条、五条，实际上影响了生产。是不是可以这样搞下去，方针究竟怎么样？思想上当然要准备大乱的。"

（春桥同志指出："今天上海之所谓乱，不是因为有了这个司令部才乱的，不能因果颠倒，因为乱才有司令部，不是因为有了司令部才乱。"他又明确地说："承认这个组织，不仅是宪法上已有规定的问题，还有个对群众组织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你去解散它，岂不成了陈独秀？"）

在会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西光还大肆污蔑革命群众。一个常委会，真是丑态百出！

大家看：他们究竟在开什么会？是什么党在开会？他们在干什么？是在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呢，还是在搞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复辟呢？就在他们的叫嚷下，市内出现了一股炮打中央文革、“罢张春桥的官”的黑风。

十分明显，“安亭事件”集中暴露了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早已变质为资产阶级司令部。在这样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从市委书记处到常委，没有一个人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没有一个人支持中央文革，没有一个人支持张春桥同志。对于这样一个受刘少奇、邓小平的反动路线指挥的司令部，我们革命造反派就是要打倒它，就是要砸烂它！

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

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

（1967.01.07 上海《工人造反报》）

把中国的赫鲁晓夫彻底批臭

王洪文

1967.04.07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革命群众组织代表，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负责人王洪文)

戚本禹同志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吹响了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打倒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战斗号角。

戚本禹同志揭发的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黑话，充分暴露了他那一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孝子贤孙的丑恶嘴脸。什么“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太多了，而是资本主义太少了”，“今天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剥削得越多，功劳越大，就越光荣”，“劳动人民不是反对剥削，而是欢迎剥削”，“如果资本家多了，剥削多了，那么，我们就感到舒服”，这真是混帐逻辑，把我们工人阶级的肺都气炸了。这是十足的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十足的奴才相！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谆谆告诫我们：“要特别警惕象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 and 国家的各级领导。”

这个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象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我们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我们最关心伟大

祖国的前途和命运，最关心保证我国永不变颜色。我们绝不允许这样的野心家和阴谋家继续招摇撞骗，要坚决把这个中国的赫鲁晓夫拉下马，让他靠边站，把他彻底批臭！

我们要揭露他背着毛主席盗用职权，网罗党羽，搞全国范围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大阴谋，把他在上海的党羽，彻底斗倒，斗臭。

我们要彻底批臭他提出并全力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揭发他和他的党羽在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下的滔天罪行。

我们要彻底揭露他几十年来的反动言行，揭他的老底，同他算总帐。特别要清算他和他的党羽为上海反动资产阶级服务，迫害上海工人阶级的罪恶活动。

我们要彻底批判他的反对革命、反对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夺权、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修养》，彻底清除它在上海的流毒。

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我们认清了中国的赫鲁晓夫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假革命、反革命本质，我们要更加坚决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中国的赫鲁晓夫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他挑拨离间，大搞群众斗群众，我们就坚决按毛主席的指示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他要保护他那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党徒，搞“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我们就坚决执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团结大多数，打击一小撮。他用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虚伪的处世哲学和腐朽的生活方式来腐蚀我们，我们就坚

决照毛主席的教导，永远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革命作风。

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我们要发动一场人人动脑、人人动口、人人动笔的搞臭中国的赫鲁晓夫的群众性批判运动。

我们上海工人阶级最最崇拜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最最热爱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世界革命的伟大导师，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

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内头号资产阶级代理人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就要彻底批倒他，彻底搞臭他，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四月七日）

大长革命人民志气 大灭敌人威风

王洪文

1967.06.18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负责人王洪文)

激动人心的消息传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了！这是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这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辉煌成果！上海的工人革命造反派最最热烈地欢呼这一伟大胜利！

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都是可以解决的。”正是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终于克服了制造氢弹的各种困难，提前实现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发展原子弹、氢弹的伟大号召。

我国第一颗氢弹的爆炸成功，大长了世界革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帝、修、反的威风。这一伟大胜利，有力地支持了正在英勇进行抗美救国战争的越南人民，支持了正在反抗美英帝国主义及其工具以色列侵略的阿拉伯人民。这一伟大胜利，对于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在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总决战的关键时刻，第一颗氢弹的爆炸成功，对于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是极大的鼓舞，对于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狠狠的当头一棒。

第一颗氢弹的爆炸成功，还大大加强了我国的国防，进一步巩固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

氢弹是核武器当中最厉害的武器，现在，中国人民已经掌握了。但是，我们有更厉害的精神武器，这就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林副主席说：“毛泽东思想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无穷无尽的力量，变成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我们掌握了这样的精神原子弹，就能战胜一切敌人，就能创造出一切人间的奇迹！

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大好形势下，兴起了一个更大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毛泽东思想指引着上海的文化大革命出现了新局面。我们上海的工人革命派正积极贯彻执行市革命委员会《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决议，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搞好革命的大批判，促进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开展本单位的斗批改。在这举国欢庆的日子里，我们决心进一步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和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并肩战斗，为争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而奋斗！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八日）

整掉不良的作风

王洪文

1967.07.12

编者按：毛主席教导我们：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

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在一些革命群众组织中，特别是某些负责人身上存在的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主观主义、小团体主义、山头主义等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就暴露出来了。它干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影响斗争的大方向。

克服这些错误思想，是当前无产阶级革命派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要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把它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通过整风认真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这样，我们的队伍才能真正成为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的革命大军，才能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经过一年来的文化大革命，我们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已经处于掌权的地位。政治地位的变化，在我们队伍中出现了两种情况：大多数同志能够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不断地改造世界观，提高思想觉悟，密切联系群众。但是，也有些同志的思想作风起了一些变化。

有的同志滋长了骄傲情绪，以左派自居，不善于听取群众的意见，特别是听不进不同意见。动不动就给别人扣上“逆流”、“老保翻天”、“反夺权”的帽子。有的同志抱住自己的“山头”不放，说什么“我是掌权的，大联合也得听我的”。有的同志不能按照毛主席的干部政策来识别干部，而是以对自己的“好”、“恶”来作为是否能结合的标准。有的人存在着严重的无政府主义，不要无产阶级的组织、纪律，为所欲为。

这些不良倾向的存在，干扰了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影响大批判的深入开展，妨碍抓革命，促生产，削弱和损伤了革命组织的战斗力。我们要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必须狠抓世界观的改造。毛主席说：“**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我们绝不能认为革命造反派掌了权，就已经确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就没有改造思想的任务了。恰恰相反，政治地位改变了，对我们的思想改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过去不当权，有了错误影响还小一点。现在当权了，如果不注意改造头脑里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它就会顽强地表现出来，干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毛主席教导我们：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我们必须牢牢记住毛主席的教导，狠抓世界观的改造，大破资产阶级世界观，大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在头脑里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

进行整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改造世界观行之有效的方法。毛主席说：“**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

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那种认为自己的一切都是完美的、正确的，用不着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观点是错误的，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认识论的。

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办了很多好事，作出了贡献。但是，我们决不能以左派自居，摆起架子，打起官腔，骄傲起来。要牢牢记住毛主席的教导：“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之所以能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夺了权，并不是靠哪一个人或哪几个人，也不是靠拳头和棍子，而是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靠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广大革命群众。同样，我们掌权以后，也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虚心倾听群众的意见，接受群众的批评，永远当群众的小学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断地去掉沾染在身上的政治微生物，才能得到广大群众拥护，才能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如果我们的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掉以轻心，脱离群众，甚至反过来压制群众，发展下去，就会犯方向路线的错误。

当然，革命派内部的互相批评，应该是善意的，和风细雨的，是首先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的。毛主席指出：“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我们坚决反对个人攻击，闹意气，泄私愤，图报复；也反对一批评，就不分青红皂白，不分主流支流，而把对方一棍子打倒的做法。因为这样做，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

一年来斗争的实践，使我们深深体会到：坚持毛泽东思想挂帅，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我们就取得胜利，就能飞快地前进；只要我们稍微离开毛泽东思想，离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会犯错误，就要遭到挫折和失败。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要紧跟毛主席，就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不断地向我们头脑里的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斗争。把我们的队伍建设成一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具有高度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的队伍。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二日）

来一个革命大联合的新飞跃

王洪文

1967.09.20

当前，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上海形势大好！而且越来越好。在革命大批判的推动下，上海市闸北、杨浦、普陀等区的工人两派组织，都已经联合起来了。其他各区、各单位、各工厂也都积极地准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全市八千多个工厂，已经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占百分之八十三以上。现在，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的工人，正在以最大的革命积极性，积极创造条件，来一个革命大联合的新飞跃，在革命大联合的新高潮中迎接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

我们的伟大统帅毛主席向我们发出了最新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这是一个伟大的战斗号令，是对我们工人阶级最大的关怀，最大的爱护，最大的信任，最大的支持。让我们千遍、万遍地欢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要不折不扣地执行毛主席的这个最新指示，立即联合起来干革命，联合起来搞生产，联合起来筑成一道不可摧毁的长城，让帝、修、反、一切牛鬼蛇神无缝可钻，在我们强大的力量面前发抖吧！死亡吧！

我们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的冲突。闹分裂，搞武斗，这决不是什么“革命行动”，而是上了阶级敌人的当。阶级敌人在制造工人之间的对立，在混水摸鱼。我们千万不要上当。我们只要实现革命大联合，就会把敌人暴露出来。

可是有些工厂、企事业单位，为什么不能联合起来呢？

有的说，“你们是保守派，大方向错了，不能联合。”这种讲法是不符合当前形势的。经过一年多的文化大革命，经过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深入揭发、批判，参加过保守组织的绝大多数受蒙蔽的群众，已经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了。现在，在上海，作为保守组织来说，是极个别的了。现在工厂中，两个对立的群众组织，绝大多数都是革命组织，他们的大方向绝大多数是正确的，都应该联合起来。革命的历史是在前进的，群众永远是革命的。各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一定要做革命大联合的模范。头头思想不通，广大战士就去促进他大联合；如果头头顽固不化，那么广大战士就踢开这块绊脚石，自己搞大联合。

有的说，“我们两派分歧大，情绪对立，联合不起来。”我们工人队伍中的各革命组织，不要分什么“东家”、“西家”，我们只有一“家”，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家；不要分什么“张派”、“李派”，我们都是一派，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工人阶级生的一条根，牵的一条藤，我们同命运，共呼吸，心连心，都在毛主席领导下搞文化大革命，搞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又有什么对

立情绪不能消除，有什么矛盾不能解决，有什么理由不能联合起来呢？

有的说，“你检查错误以后，我与你搞联合。”这也是一种错误的想法。各革命群众组织之间，应该求大同，存小异。我们工人阶级应该有广阔的胸怀，要责人宽，责己严，要多看对方的大方向，多想对方的优点，找自己的缺点，多作自我批评。各革命组织应该把旧账一笔勾销。对自己的阶级兄弟算旧账，是一种报复行为。如果要算，这些旧账应该统统算到阶级敌人头上，统统算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账上，统统算到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头上。我们要联合起来，对他们进行大批判，大斗争。

有的组织，总想吃掉另一派，压垮另一派。他们抓住对方某些缺点错误，无限上纲，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想以此整垮对方，“一统天下”。这是办不到的，也是绝对不允许的。这样做，就是大联合的阻力。每一个革命组织，都要正视现实，实事求是，要敢于承认对方也是革命派，既然肯定对方大方向是正确的，那么，就大胆地承认，主动地搞大联合。

我们工人阶级是亲兄弟，有共同的爱，也有共同的恨。我们无限热爱的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是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我们憎恨的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是以苏共领导集团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一切阶级敌人。我们完全有力量、有信心揭穿阶

级敌人分裂工人队伍的阴谋，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扫清各种阻力，排除万难，立即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日）

坚决贯彻“斗私，批修”的战斗号令

王洪文

1967.10.03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王洪文)

歌声震天，捷报频传。全国亿万人民满怀革命激情，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热烈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的辉煌胜利。就在这个光辉节日里，我们的副统帅林彪同志，传达了我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的“斗私，批修”的最新战斗号令。我们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工人同志们，坚决贯彻毛主席的这一伟大指示，一千个照办，一万个照办。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任务，就是不仅要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连同他们所贩卖的种种修正主义谬论批深批透、批倒批臭，而且要同自己头脑里的“私”字作斗争，夺“私”字的权，改造人的灵魂，促进思想革命化。我们要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让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阵地。

斗私和批修是互相联系的。只有斗私，才能克服小资产阶级的派性，树立无产阶级的党性，从而搞好批修。只有斗私，才能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战胜资产阶级世界观。敢不敢斗私，是鉴别真假无产阶级革

命派的试金石。我们一定要用斗私来保证批修，用批修来推动斗私，以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斗私，批修”的最锐利武器，就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经过一年多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上海的代理人被揪出来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人心，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已经树立起来，这是最最伟大的成绩，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巨大贡献。回想去年国庆节时，中国的赫鲁晓夫在上海的代理人还得意洋洋，不可一世。可是，曾几何时，这些貌似强大的家伙，在革命的风暴中统统被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拉下了马，打翻在地。

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支持下，建立了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印把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创造了欣欣向荣的新局面，取得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新胜利！

在进行这场翻天覆地的伟大斗争的同时，也在思想上和组织上极大地锻炼和壮大了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

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成绩千条万条，最根本、最重要的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最大的普及，我国革命人民的政治觉悟得到空前提高。我们上海工人阶级，遵循毛主席“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的教

导，遵循林副主席“要把自己当作革命的一份力量，同时又要不断地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对象”的指示，在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争的同时，也狠斗自己头脑中的私字，在灵魂深处闹革命，掀起了以整风精神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各单位普遍开办了毛主席著作学习班，许多基层组织都逐步形成了天天读毛主席著作的良好风气，如饥似渴地学习。许多同志学了就用，在行动中坚决贯彻，努力克服小资产阶级的派性，加强无产阶级的党性，从而使自己能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排除来自“左”、右两方面的影响，牢牢地掌握了斗争大方向。

最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视察了上海，这是我们最大的幸福，最大的光荣。我们工人阶级最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干。根据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我们迅速掀起了一个革命大联合的新高潮。我们工总司所属十个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都已实现了革命大联合。革命的大批判，革命的三结合，本单位的斗批改，抓革命、促生产等也出现了新的跃进。这是毛主席最新指示的辉煌胜利，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结果。

放开眼界看未来，坚定不移向前进。我们一定要用毛泽东思想来进一步提高我们的政治觉悟，坚决地“斗私，批修”，彻底铲除小资产阶级的派性，大破私字，大立公字，实现思想革命化。我们一定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乘大好革命形势的东风，高歌猛进。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十月三日）

市革会领导成员、工总司主要负责人王洪文同志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廿二日下午在铁路文化宫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同志们、战友们：

今天我来参加这大会，我很高兴。高兴的看到，我们铁路系统的广大造反派和革命的同志们在抓革命、促生产等各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特别是在当前铁路运输比紧张的情况下，我们今天召开这样的大会，我们认为是十分必要的。这样，可以把我们铁路系统的客运货运任务更好地完成。我今天没有准备，只是根据我个人的体会讲几点意见：

我要讲的就是同志们所关心的，就是铁路当前的形势，当前的斗争怎么办？另外，我想讲一讲我们上海工代会要贯彻的几个问题。这次工代会刚刚结束，各部门、各业各系统都在根据市工代会精神，进一步贯彻落实，把市工代会的精神，特别是把中央文革小组给我们发来的贺电，进一步在广大革命造反派和广大革命职工当中进一步贯彻落实。我相信通过这次工代会的贯彻和落实，一定会在我们上海抓革命促生产等各项工作当中出现一个新的跃进，为明年生产和革命打下一个良好基础。

首先我要讲一下在思想上、组织上如何进一步落实市工代会的精神问题。我们上海这一次工代会的召开，目的就是为进一步从思想上、行动上进一步落实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这次工代会

还准备进一步加强和充实领导班子，通过这一次工代会还想进一步地清理我们的阶级队伍。我们工代会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要进一步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一切工作中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放在高于一切，大于一切，先于一切，重于一切的地位，特别是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华东等地区所作的一系列对文化大革命的最新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的贯彻，不折不扣地执行。所以我们这次工代会就提出来，首先就是怎样把这一系列指示在我们行动上进一步落实下来的问题。在这里面，我想谈谈我个人对铁路各部门的一些看法。我《铁联》总的来说，在广大革命造反派、广大革命职工的努力下，在这一方面，也要很好地开展，特别有些站段也正在办各种学习班、学习小组，我们认为这样做很好。但是我们偶也应该看到我们有一些同志还没有很好地把这个学习放在首位，比如讲我们《铁联》常委，我记得我今年六月份就跟《铁联》常委谈过了，你们的工作不管怎样忙，一定要把学习放在首位，经过我们的检查和我们所了解到的我们这些常委同志，根本没有很好坐下来学习，因此在工作当中，就出现这样的那样的问题。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广大造反派的战士比头头学得好，所以这一次我们工代会提首要任务就是如何把学习主席著作突出出来。如果离开这一条，那么我们这支队伍，我们这个组织的寿命不会长的。张春桥同志曾经跟我们讲过，他说，你们这个队伍你们这个组织抓什么，他说第一个就要抓思想教育，第二条抓阶级斗争，如果你们不抓这二条，你们的寿命不会长的。所以我们觉得从当前来说，如何把学习主席著作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非常重要的。因为毛泽东思想是一切工作的灵

魂，你离开了毛泽东思想就寸步难行，事实也是这样的，那一个单位那一个同志学习毛主席著作学得好，能够活学活用，学用结合，他的工作就一定会工作得好，不管是革命也好，生产也好，都能抓好。如果那一个同志、那一个部门他不学习毛主席著作，甚至不重视学习毛主席著作，他那个部门就必然会出现各种问题，甚至有些问题是严重的。这在我们《铁联》、我们铁路系统这样的教训也不少，我想当前来说如何把学习主席著作、进一步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放在首位非常重要，所以我想同志们能够象林副统帅教导我们的那样学习毛主席著作要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一定要做到这一点。我们现在就是有一部份同志不注意这一点。有一点小事情就大闹特闹，甚至造成打内战，造成流血事件。当前我觉得铁路系统还存在矛盾也只有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来解决。所以有的同志讲工总司派二个同志到这里来，就是把我本人派来也不解决问题，最关键最根本的问题是要依靠我们铁路系统的广大革命造反派和广大革命职工群众一起来解决，特别是要通过毛主席著作的学习，用最高指示来解决我们铁路系统的问题。所以，这是我们工代会的第一个主要任务。第二个任务就是狠抓阶级斗争，这也是张春桥同志历次跟我们所讲到的。如果我们不抓阶级斗争，我们的生产就没有办法搞好，我们过去不是提过嘛以阶级斗争为纲，现在我们提出来以斗私批修为纲，有的同志说这二个是矛盾的，我说一点也不矛盾，斗私批修难道不是阶级斗争吗？所以讲，我们要狠抓大抓特抓阶级斗争，在当前尤其重要。我想在这里面讲一讲我们市里面的全市的阶级斗争等情况，我们上海总的来说形势

是大好的，可以说越来越好，最近我们感到特别好，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经过一年多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成立了我们的临时权力机构，我们夺了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通过今年来，斗争逐步逐步地深入下去了，把混入我们党内政府里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以及叛徒、特务等等逐步逐步地揪出来了。比如讲，最近也就是十月份农村政治部的一部份造反派起来造反了，那么原来那个政治部他们说有的干部可以解放了，有的干部问题不大，因此他们得就保的保，藏的藏，全部藏在那里不揭了，甚至有的提出来要解放，在十月份以前的工作当中，我们许多同志就发现农村政治部他们有一些人不是处处为造反派讲活，而是处处在保，我们曾经作过建议，但是由于我们拿住的东西不多，他也不服贴，以后我们就说走着看吧！在十月份一部份同志认为这样做不对，就起来造反了，一造反以后，里面揪出了五个叛徒，原来要解放的，就是那个刘杰（音同），这个人看来也要打倒了。今年三、四月份以后他大肆活动，到了南汇他说南汇的李均（音同）是十个县的最好的一个县委书记。好，一部份群众就听了他们的话，上了他们的当，就保，这样一保，就把真正革命派打成保守派。到了奉贤，他说那个曹汉林（音同）是最好的县委书记，因而有一部份同志上了当，又保，好，又出来了，所以，他走到那里就干到那里，青浦的问题也这样。那么，农村一部份造反派杀出来以后，这些家伙全部暴露了原形，这在我们造反报上已经登过了。这是一个例子。还有一个例子就是那个旧市委的组织部长杨士法，这

个老家伙在十月份以前他得就准备解放了，认为这个干部是比较好的，是可以结合的，结果给交大反到底的同学一下冲击了一下，不能解放，这人有问题，现在查出来嘛，这个所谓组织部长啊连个党员都不是，是个叛徒。最近总工会也揭出了一批，一共三百人都不到的总工会初步揭了一下就有十几个叛徒、特务。从张琪，张琪是主要头头，到施惠珍、周炳坤（音同）等等，他们旧党粗组里面没有一个是好的，有的是解放以前参加地下党被敌人逮捕叛变自首了，出卖组织的；有的是解放以前，表面上是共产党，实际上是特务，然后解放前夕又潜伏下来继续搞特务活动等等。这一些都说明了一个问题，阶级斗争是非常复杂、非常尖锐的，就是经过这一个旧市总工会整个的斗争情况初步揭露一下就揭出这么一大批特务，这么一大批叛走，据我们了解那里面问题还大呢！还有现行反革命！最近我们揪了一个家伙，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中还往香港、台湾投递我们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情况，有一些人过去都是叫所谓白皮红心，过去是地下党，当时是白皮，但是心是红的，实际这些家伙皮是白的，心也是白的，是一个样，就是这一批家伙混到我们的内部来了。我们再看看旧华东局，旧华东局里面现在我们可以跟同志们谈一谈，他那些人里面究竟有几个是好的？里面大部份干部都是十五、六级以上的，从魏文伯开始，一个个排下来，那里面，看来大部份人都有问题。所以，我们应该看到，阶级斗争逐步深入了，这些家伙也逐步被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揪出来了，但是他们越是在这个时候越是要作垂死的挣扎。这个在铁路系统也有。所以我们无论如何也应该广大的群众要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今天我在这里讲话，我就不是讲你是那一派，他是那一派，我不是带派性来的，我也不知道那一派好，那一派不好，可能我调查不够。总的来讲，我总觉得，我们广大的革命造反派、广大的革命职工群众应该团结起来，通过我们的团结，我们团结得越牢，敌人越害怕，我们不应该被分裂，我们越分裂，敌人越高兴，为什么呢？他有机可乘。你不搞，他也可以搞。我这里面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铁路上的，我本来不想讲，根据当前铁路局的情况，我想还是讲一下好。我们铁路竟然有人把一个特务派到长江大桥，就是那个严兆雄吧！严兆雄实际上是不特务，在长江大桥企图捣毁长江大桥，同志们想一想谁派去的谁应该负责，对不对啊！（群众齐声高呼：对！）这不是阶级斗争吗？是不是啊？所以我们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忘记阶级斗争！严兆雄已经抓了一个多月了，是我亲自动手抓的，现在同志们已经知道了，他不但企图捣毁长江大桥，还在南京、全国各地收集军事情报，东西已被我们抄到了。就这样一个人，我居然有的同志有的人把他当作亲信，派到要害部门去。这里面说明什么问题？当然有的同志是阶级觉悟不高，看不清阶级斗争的尖锐复杂性，也应该看到，有的同志是知道这个问题的，有的人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物！他为我们《铁联》决策小组的成员，同志们可以想想这样的人能够搞出什么样的决策呢？所以很复杂，我们也有有的同志就被他收买罗，给他钞票，人家利用金钱、利用物质来腐蚀我们，我们有的同志竟然就要，人家从美国带来的烟？（听不清楚）香烟伸手接过来也吸，同志们，这种烟你们都是知道谁吸的。据我了解我们铁路上的阶级斗争没有那么顺利，比有些

部门要复杂得多，据我所知道我们铁路上过去军统特务、中统特务，都是由国民党中央直接掌握的一个部门，加上解放十几年来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我们铁路系统的统治。

我想再举个例子，可能有的同志听不进去，但是这个例子我讲了有好处。我们同志还记得南站八·二五的武斗，那一次武斗有的同志是参加的，我不怪这些同志们，我也没有理由去怪这些同志们，你们不了解那里面的情况，所以要讲清楚这个问题，余宝华是什么样的人物，余宝华是一个表现极坏的反革命家属，这个同志们有的比我了解，他两个父亲，有的被我们抓了，有的被我们枪毙了。南站的武斗，我们知道有个老工人，三次见过毛主席的老工人，我找他谈过话，就是那样一个老工人，竟然有人拿着长矛刺他一刀，就这样讲：“我再让你去见毛主席。”同志们我们想一想三次见过毛主席的老工人，他对毛主席是深有感情的，也可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当中有缺点，但是我们总看到他是个老工人，毛主席三次接见过他，但是，就有这样的人边刺边讲：“我再让你去见毛主席。”我告诉你们，这个人到现在我们还没抓呢！以后一定要抓的。南站我们通过多次了解、访问，被打伤的最厉害的是什么人？是比较好的监督四类分子的小组长，同志们有时间能够到南站去访问看一看，是什么样的人！把那两个被打伤得最厉害的人找的来，就可以知道了。说明我们铁路上的阶级斗争是很复杂，很激烈的。打伤了二百五十多人，大部份都是老工人，在那次武斗当中是我们上海第二次开枪，是周国庭同志朝天开了三枪，同志们我这件事从来没有讲过，能是偶然的吗？我们觉得不是的，这样

的事就这一次吗？也不是的。我今天不是批评那一个，我也不想讨好那一个，但这个事情是客观存在，我总是要讲，所以同志们想一想。对于这样一些问题我们有的同志就视而不见，看不到阶级斗争的复杂性，特别是我们《铁联》的常委，当然不是都是这样罗。我们有人调查了两份材料，本来准备登报的，决定没有登，我们考虑因为南站的武斗，有一些同志参加了的，当然我们说，我可以肯定这样讲，我们参加的同志他是不知道这里面的详细情况的，这是一个事情我想讲一下。

另外一个，我们《铁联》从成立到现在，在党中央、毛主席的关怀下，在文革小组的关怀下，在春桥同志、市革会的领导下，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在“一月革命”风暴中，你们挑起了革命和生产的两付重担，为国家为人民作出了巨大贡献。可是当我们每一次要将斗争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派的时候，这里面不是武斗，就是磨擦，企图多次转移斗争大方向。我们每一次刚刚航向稍为跟上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都遇到敌人在里面搞鬼，根据我们所了解情况，经常是有这种情况出现。为什么？我们说《铁联》他有光荣历史传统，但是到后期，从整个来看，对铁路局阶级斗争的盖子揭的怎么样？为什么揭不开？反正我总觉得这里面有阶级敌人在里面搞，有一小撮走资派在搞。春桥同志有次讲话的时候，讲过这个问题。

还有一点，我们铁路系统里面，有的人他的手南面伸到广东，北面伸到北京，最近在有的同志身上还看到六八年的免票到广州去的已开好了，我不知道这些同志准备干什么？这是干什么呀！我觉得当前

在我们铁路系统里面，是存在着这样的情况。最近一个黄盘林被抓了，这同志们都知道。黄盘林所交待的问题，不仅仅是我们上海局的问题，还牵涉到整个江苏省的问题。最近上海抓了三个伸进江苏省的黑手，其中一个就是黄盘林，他们利用我们铁路上的便利，帮助人家运枪枝、运弹药车等，造成了江苏省大规模的武斗。黄盘林的被抓，有些人还想不通，我今天把情况告诉同志们，他们勾结了右派、勾结了地富反坏右，把黑手伸到扬州、伸到常州、伸到南京、伸到无锡、苏州，而且有他们一套罪恶计划。同志们都知道嘛，我们今天抓了一个罗胜寿（音同）和戚雄（音同）嘛，就这么三个人，一个是黄盘林，就这么三个。所以我们应该看到这场阶级斗争是激烈复杂的，而这一些黑手呢是我们铁路运输把他包下来的，运枪枝、弹药我们包，人到那里去坐火车我们包。谁包的我今天不讲，同志们你们将来去揭，谁包谁就负责，反正我这里有材料，他们已交待了。

同志们，我们铁路工人是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在历史上每一次革命运动当中，我们的铁路工人都站在斗争的第一线，在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当中，我的铁路广大革命造反派、广大铁路革命职工又坚决地响应了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把抓革命、促生产两付重担挑起来，总的讲我们是作了巨大贡献。但是也应该看到，在我们的队伍里面也混进了一批坏人。据我们掌握你们铁路系统有的单位造反派不在造反派手中，有那么一些单位就是坏人当道，伪警察、反革命、重大的嫌疑不清的、特务问题还没有搞清的当造反派的头头，同志们可能会问到底是谁呀？我下面讲（听不清楚）。还有的受到了一小撮

走资派的委托，在我们造反派内部搞鬼，从这点来着，我们的同志们一定要提高警惕，狠抓阶级斗争。我们广大的造反派战士，我们广大的革命职工把阶级斗争方面抓住了，很多问题就可以解决了。这是我讲的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清理阶级队伍，这在我们工代会任务当中已经提出来的问题。我们通过一年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总的来讲在我们上海，也就是说我们上海的工人阶级这支队伍是坚强的。特别是去年十一月九日成立了工总司以后，广大的革命造反派、革命职工都是冲锋陷阵，充分地发了主力军的作用，为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主流。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一年来，确实有那么一批坏人，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甚至有的特务站到我们的队伍里面来了，因此，我们提出了要清理阶级队伍。在这次工代会过程当中，我们所考虑的委员、常委包括老的，很多从政治上做了一次彻底的审查。不管你怎么样，队伍不清，特别是头头不清，就不能打仗，要不你怎么搞阶级斗争呢！比如最近我们就发现，有的抓叛徒小组本身就是叛徒，所以他抓叛徒根本就抓不出来，揪不出来，定案了，好了，啊！不用去查，他就是一个叛徒，这样的人不少，当然比较起来还是一小撮罗，是不是？你把他集中起来，排排队，可不少，所以前一阶段我们也曾经抓了一批人。比如说南市区的袁根林，是南市区原来造反派的负责人，是个强奸犯，已经把他抓了。卢湾区的王宝全（音同）也是个负责人罗，是卢湾区原来组织部的一个头头，他造反到现在贪污了一万多元，已被抓了。化工局我们也抓一个己华，这个同志

大概已经看到了，张己华是什么样的人物呢，他鬃（听不清）是个反革命，他本人到化工局来以后，根本不掌握大方向，也不研究大方向，他手下有一批人专门领着人去搞打、砸、抢、抓、抄，就干这个事。有的地方搞阶级报复，因此我们也抓了，把他抓起来了。最近轻工业局联络站里边，又发现强奸妇女、污辱妇女的好几个，有的已经抓了，有的还没抓。最近我们又发现，有的人大肆搞……（听不清楚），我们查了一下是什么人呢？是一个表现极坏的反革命家属。还有一个手工业局，最近又被文攻武卫抓了一个王文海（音同），这个有些同志可能知道的，原来是我们总部的秘书嘛，后来搞……（听不清），叫他回去了，他到处搞枪搞炮，而且跟伸向江苏省的黑手有密切关系，企图搞垮工总司，这里面还有些事情，跟我们铁路某些同志有关系。最近看了他们的交待，有的人就交待出来了，他到苏州、到无锡、常州，票子都有我们铁路的免票。同志们谁给他们免票？我们一般工人能有这个权利吗？这些人怎么办呢？我们觉得都应该从组织上清理，统统清理出去，坏的该抓的要抓，该处理的要处理，该判刑的判刑，该枪毙的枪毙。毫不客气，前一段我们确实抓人太少了，我们有毛病，应该向同志们检查，首先对阶级斗争的认识问题抓的不力。所以我们这次工代会就提出来要清理阶级队伍，把混进我们队伍里的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表现极坏的反革命家属，坚决清除出去，有些人道德败坏的也应清理。同志们，象这样的一些人不清理，甚至于让这样的一些人当我们的头头，我们的国家也不会多久的——（听不清），非清理不可，这个决心总部已经下了。至少在我们每一个系统在工代会

成立时要加以清理，我们铁路怎么办？我说，同志们讨论一下，我们每一个造反派都要讨论一下，首先你们自己应该对你们自己的头头审查，一定要审，我不管你们是那一派。

我在这里讲的话，大部份人鼓掌了，但有的人恐怕不高兴，啊！总会有人不高兴的。反正要清理，依靠谁？依靠我们广大的造反派战士，我们所相信的是我们广大的革命战士，我们广大的铁路上的革命战士，我们相信广大的革命造反派和革命职工能够完成这个任务，对那些少数的坏的就应该抓的抓。

我想说的总的就是这三点，结合我们当前讲情况一下。

再一个问题，我想对当前铁路局的情况，提出我的几点看法。工总司铁路联合指挥部是一月革命中作了重大贡献的，分开来说前一段和后一段不同，例如在进度上有所不同，但总的来说，我们广大的铁路革命职工、革命造反派战士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做了大量工作。但是，因为我们这个队伍里边、在我们内部混进了一小撮坏人，造成了领导班子不纯，特别是五月份以来，我们《铁联》有些人实际上是转移了斗争大方向，就是刚的有些人甚至把特务派到要害部门，所以，我有下面几点意见供同志们参考。

我们《铁联》广大的战士，还应该继续地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斗私批修为纲，坚决贯彻毛主席所教导的：“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根据这样的教导，进一步地从思想上巩固我们铁路系统的革命的大联合，促进革命的三结合

和本单位的斗批改。同志们可以想一想，如果我们按照现状下去，我们铁路上的阶级斗争的盖子什么时候才能揭开？有的同志讲现在已经揭开了，我说还早啦！可以举个例子，自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到现在有哪一个人敢讲我们的阶级斗争盖子都揭开啦！？刚才就举了一个旧农村政治部组织部的例子，我们还没有跟同志们讲咱们那个旧教卫部、旧宣传部那个地方问题可难弄啦！十分难弄！根本没有揭开！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铁路系统各站的情况吧！最近我们已经看到了，有的已经结合的，又被揪出去斗了，是不是呀！实际上斗争还非常复杂的呀！一般说，象现在这种情况，我们老是大家搞派，你要拉势力，他要搞班子，大家专门去搞这些东西，我们有些头头也就有时间随便到南京去逛一趟，到广州去逛一趟。同志们过去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掌握铁路的时候，他也不大敢那么动的，而我们有些同志就很随便，东跑西跑，不去领导广大的造反派战士把斗争的矛头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派，不去经常研究一些斗争的策略问题，不去研究党的方针政策，搞派性，想一想看，这样下去，阶级斗争的盖子到什么时候能揭开呢！不行的，所以我们要提出来要清理队伍，也只有这样，我们的三结合才能尽快地建立起来，才能够把我们路局的斗批改搞好。我想这是一点意见。

第二点意见，有一部份同志过去跟着坏人，比如讲严兆雄，我们有些同志过去跟着他跑吧！甚至有的同志干了些坏事，我们是不怕，只要我们改正缺点，改正错误，甚至反戈一击，把那些坏人坏事充分的揭露出来，怕什么！包括周国庭同志有错误，应散要严格检查错误，

还是要保的，这点可以跟同志们讲。有些同志虽然犯了些缺点错误，但是我们觉得只要这些同志能够认识缺点错误，并能改正，每一个同志都应该欢迎，不应该打击。这里边也要讲到一点，特别是我们每一个头头，对待群众的问题，不管是那一派的群众，都不能用打和压的办法来解决，只能用说服教育帮助的办法来解决。这是第二点意见。

第三点意见，就是在整理我们队伍的过程当中，必须放手发动群众，依靠广大革命造反派和革命职工。清理队伍，我们必须联合起来清理。你们这里边有的讲我们是一派，都是《铁联》，这点我承认。但我们这里有派，实际上我们铁联有三种力量。是不是？我在这里讲不管你是那一种力量，不管那一种，自己首先应该清理你自己那一种、那个组织。比如南站就清理南站的，东站就清理东站的，杨浦站就清理杨浦站，你不管是那一派，都是要清理，这也是共同的问题，我建议同志们联合起来，联合起来嘛！为什么一定要揪住你干你的，我干我的呢？完全可以团结起来嘛！所以，我们应该在清理组织过程当中体现我们大联合，而且要体现思想上的联合。只有这样，才能够防止坏人乘机钻空子、捣乱，转移斗争大方向，如果我们自己一乱，敌人正好，你们清理阶级队伍，我就搞乱你的阵线，那我们就上当！所以，我们讲在清理队伍的时候，不管清理了那一派的头头，任何人不允许用打砸抢，打组织、砸组织就不行。不应该砸组织，他头头有问题是头头的事，他两个头头有问题是两个头头的事。

刚才漏了一点，对表现坏的到现在立场观点还未转变过来的原来的赤卫队头头，就不能当头头。我讲的是头头啊，同志们！是立场观

点没有转变过来的过去是赤卫队的头头现在摇身一变是造反派的头头，我王洪文不承认。这是三点意见。

第四点意见，就是我们建议非铁路系统的工人和各组织不要介入铁路系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近我们发现有些外地学生在铁路的也有，其他系统的也有，我建议这些同志立即回到原单位去，不要介入我们铁路系统的文化大革命，铁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由铁路的广大革命造反派和广大革命职工自己来解决。这是一点意见。

第五点意见，我们广大革命造反派的战士必须坚决贯彻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的伟大方针，在任何情况下面，不管我们怎样清理自己的阶级队伍，受到多大的挫折，我们都不能影响抓革命促生产，特别是春节快要到了，我们的运输任务更忙，要完成这样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就需要我们全体造反派战士、全体职工一起来挑好这个担子。而更重要的是，首先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的头脑，用毛泽东思想克服我们运输当中的各种困难和障碍，严防阶级敌人阴谋破坏。如果我们在清理队伍整顿组织的过程中，有那么一些人胆敢破坏和制造各种事故等等，我们警告那些人，我们对他们坚决的实行无产阶级的专政！所以，我想同志们我们还是应该根据林副主席所教导的那样，毛泽东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我们一定要学好和用好毛泽东思想。

在当前我们希望铁路系统的广大革命造反派战士和广大革命的职工，特别是各站各段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最近我们铁路系统也有些混乱，有的头头犯了错误，有的走掉了，但是我们相信我们广大

造反派的战士依靠我们广大的革命职工，一定会把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办好，我们完全可以在人民解放军驻路局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帮助下，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这里要把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办好，一定要我们大家动手，大家支持，我们相信我们铁路系统广大革命造反派一定会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我们广大革命造反派战士、在广大革命职工的努力下，在不久的将来，把我们铁路系统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把我们这个队伍切实带好，切实把我们这个队伍建立成为一个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革命化的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队伍，把我们各项工作做好，正象英雄四排、英雄爱民模范排、四排长李文忠同志那样“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我们相信我们的广大造反派战士和广大职工一定会这样做的。我的话完了。

另外，市革委会要我宣布一件事，这里边刚才同志们都敲锣打鼓的讲了，我们三个人，蒋周法、王明龙同志到这里来，昨天市革会开了一个会，有个决定，因为工总司最近工作比较多，有些任务还需要蒋周法和王明龙同志去处理，铁路的问题需要大家来关心，包括市革会，看来那一个部门、那几个人驻在这里，一时很难解决。要解决《铁联》的问题，必须依靠广大革命职工和革命造反派战士自己来解决，还是要贯彻毛主席所提出来的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革命这样一个伟大教导。所以根据市革会的建议，工总司经过商量决定：蒋周法同志和王明龙同志暂时不驻在这里，要撤回去，但

是他们两个人仍然负责联系铁路的工作。就是把这个事情讲一下。完了。

工总司《铁联》分局机关革命造反大队整理

《铁路工人造反报》翻印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1968

王洪文在沪东造船厂发动群众对敌斗争现场会上的讲话

王洪文

1968.1.5

一、进一步放手发动群众

当前对敌斗争形势大好，斗争在深入发展，还要进一步放手发动群众，挖出的敌人，质量都很高，群众政策水平有很大提高。有些单位群众发动得不那么好，要进一步用党的政策武装和发动群众。

二、只有用党的政策武装和发动群众，才能进一步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

把政策和发动群众对立起来的观点是错误的，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严格区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不分清这些就不能胜利，就会给革命造成损失。中央两报一刊七一社论指出，

“要始终把斗争矛头对准一小撮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叛徒、特务以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工总司 5·5 扩大会议纪要中提出了这个问题有几个“严格区分”，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好与不好要严格区别。

有的把矛头不指向敌人，而热衷于处理男女关系、小偷小摸，这些问题是要在经常工作中帮助教育的，不是这次运动的对象，对这些人要做思想工作帮助他们，对男女关系非常感兴趣的人本身思想就不健康，对于一般的国民党员、三青团员、护工队员，交代清了的，运

动中不干坏事的，要教育他们不要有顾虑，更不许打击他们，对于表现不好的当然要打击。

敌人毒辣的手段是故意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矛头指向有一般政治历史问题的人，搅乱阶级阵线，我们必须针锋相对，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能否善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能否团结大多数的很重要的问题，如果去年一月狠狠打击了赤卫队员，可以想象今日上海的局面，由于我们遵循了毛主席的教导，就团结了极大多数，现在仍然应该团结大多数，打击的对象应是百分之几，干部和群众95%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这样才能深入开展运动，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

沪东厂做后进工作者的经验，对每个同志都有启发。如正确对待一个做过妓女的，这很能说明问题，如整了这个人很可能有反革命就挖不出，有历史污点的人顾虑较多，有一个人想交待政历上的严肃问题，又不敢，因为他单位里打人很厉害，有政历问题的人往往是知情人，是敌人与我们争夺的对象，如果我们不争取他，敌人就要争取他，有的敌人压制他们交代问题，要帮助他们放下包袱，使敌人害怕。

三、利用矛盾，区别对待，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

对敌人也要一分为二，它不会是铁板一块，要善于发挥党的政策的威力，分化瓦解他们，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不要一概而论，凡是有问题的都打击，那就不对了，沪东厂是榜样，有的单位不按政策办事，狠斗、游街、排队示众，看的人说：“你们干什么？搞动物园吗？”这解决不了问题，如果一律对待，

不加以区别，有利于敌人，不利于我，要学习新华厂。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离开了群众，专政就谈不上加强，对敌斗争就谈不上胜利，侧重点还是发动群众，依靠群众。

有人企图扩大打击面，破坏革命委员会与群众的联系，阶级敌人从而蒙混过关，我们要坚决依靠无产阶级革命派，依靠群众，毫不动摇，我们要打击一小撮死不混改的走资派、叛徒、特务、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这些人，就是国民党残渣余孽，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国民党残渣余孽了，这一小撮人代表了蒋匪在大陆上的利益，这只能是一小撮，所以称之为残渣余孽，另外去找残渣余孽，就会把一般问题的人带进去。

搞清楚了依靠谁，打击谁，革命委员会就掌握了大方向，就得到群众的支持，革委会就巩固发展。这是关系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前途和命运的大事。革命委员会巩固的过程，就是严肃的阶级斗争过程。破坏革命委员会会有种办法：一是削尖脑袋钻进去；一是破坏革命委员会与群众的联系，清除了这些，革命委员会就朝气蓬勃。

不断学习群众，这是七一社论的要求，新老干部一样要继续总结群众的经验，加以推广，革命小将、新干部，一定要谦虚谨慎。学习群众，学习老干部，学习解放军，革委会吸取这样的革命小将，一定朝气蓬勃非常有生命力。

联系群众不是一天到晚拉家常，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群众。沪东厂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巩固和发展了革命大联合，三结合，学习

班要随时跟着群众运动的发展增加新的内容，这是七一社论提出来的。邮电系统对敌斗争近来很有起色，重要的原因是解放军在那里大办学习班。

对敌斗争，清理阶级队伍，根本目的不在于挖出一小撮国民党残渣余孽，完事如果只满足于故事，多多益善，越大越好，那又怎么样呢？根本目的是要铲除复辟基础，改造世界观，杜绝和防止修正主义，使党不变质，国家不变色。因此，一定要和革命的大批判、整党、本单位斗批改结合起来，那批坏蛋不可能在工交战线上推行修正主义路线。

（记录稿，仅供参考）

王洪文同志 1968 年 1 月 11 日

在长宁区俱乐部的讲话

同志们，战友们：

首先让我们共同祝愿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同志们，今天听说同志们在这里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夺取 1968 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誓师大会。在这里我代表工总司表示对大会热烈的祝贺，坚决的支持！（鼓掌，口号）同志们，今天没有准备，只发表几点意见，供同志们参考。

从上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全国一样，正象毛主席教导我们的一样，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上海也和全国一样，比任何时候都好，我觉得我们长宁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也有了新的飞跃，已经向新的纵深发展了，从整个上海未说，即去年八、九、十月份由机关特别是从原来的旧市委、农村政治部一部分同志，杀出来之后，把旧农村政治部阶级斗争盖子揭开了后，各机关、学校、工矿企业，阶级斗争不断地深入发展。同志们都知道，通过最近一与时期，有许多单位揪出了大批的叛徒、特务、自首变节分子，原来没有被挖出来的走资派也被挖出来了。根据长宁区同志们提供的材料看，许多同志认为阶级斗争盖子至今没有揭开，在这里我们表示支持同志们揭开阶级斗争盖子（口号，热烈掌声），我们也希

望长宁区的革命委员会的常委以及所有负责同志能够支持广大革命群众来揭开长宁区阶级斗争盖子（口号，热烈掌声）。同志们，我们要抓的工作很多，但是我们觉得最根本的还要抓住两条：第一家，就是要狠抓大抓毛主席著作的学习，大办特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市里，区里办，各个基层单位也要办，不但要办，而且要办好。就是要用毛泽东思想不断地武装我们广大革命造反派，武装广大革命职工，武装广大革命小将，只有这样，才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进行到底。第二条：就是要狠抓阶级斗争，我们抓了阶级斗争，敌人就无处藏身，最近一个时期，由于阶级斗争深入了，阶级敌人也是拼命地在反扑，最近也有那么一股势力在继续反市革委，反张春桥，反工总司。我们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如果那末一小撮敌人胆敢继续兴风作浪，我们要警告这一些敌人，你们的下场也决不会好到那里！

（掌声）我们建议各造反派组织，全体造反派战士，一定要提高革命警惕，那里有这股清流，就在那里坚决打击敌人。（口号，热烈掌声）我们一定要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同志们，这一点很重要，当我们抓的阶级斗争的时候，敌人的气焰就下去了，如果我们不去抓阶级斗争，敌人就会反过来，向我们进攻。所以从这一条，我们请同志们无论如何不能忘记，任何时候也不能忘记。有的同志说我们要揭开长宁区阶级斗争盖子，我们说，那里没有揭开就要在那里揭，也包括我们各厂、各工矿企业、各个学校、机关都应该更进一步揭！（热烈鼓掌）只有这样，广泛的发动群众，群策群力，大家动手才能够把混进党内的一小撮走资派、特务、叛徒、自首变节

分子统统揪出来，只有这样才能够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另外我们希望同志们在斗争中还要根据毛主席的伟大教导：“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根据这条教导，我们希望同志们在这场斗争中应该充分注意党的方针、政策和策略，斗争要讲究策略，不但要讲究策略，还要根据毛主席的教导：“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不能乱打一通，我们的这场斗争特别是当前的斗争深入，阶级敌人的手法也更加隐蔽，他们就更加狡猾，特别昨天报纸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这是写给江苏、上海、浙江、安徽造反派战士的一封信。我们从这封信里清楚地看到，一小撮阶级敌人他们从来也不会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总想进行反扑，如李顺之、戚拯之流他们在上海，看来在上海不行了，因此又把他们的黑手伸到江苏各市，如南京、常州、无锡等地，进行反革命活动，这一点，我们一方面应该提高警惕，另一方面，我们确实要掌握方针政策，在这场斗争中，敌人很可能从各方面干扰我们，这个仗怎么打？我们认为首先还是应该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进攻我的目标，我向我的目标进攻，你来干扰我，我不理你。譬如讲，昨天这场武斗，我们同志们都很气愤，都怨上体司小将，怨交运联络站，我说同志们，我们还应该把中国仇恨记在一小撮走资派身上。这些家伙他们就会利用红卫兵小将没有经验，利用我们一部份同志没有经验，挑动群众斗群众，我们还应该团结广大的造反派，团结广大的革命群众，把长宁区阶级斗争盖子彻底揭开，拿出事实来教育这些群众，（口号）这是第二点意见。

另外，我想我们要注意到几个问题，最近几天：我们在长宁区发现有的单位，随便调动工总司所属队伍。在这里我们重申：工总司所属各基层队伍，除了工总司有权调动，除了文攻武卫指挥部经过工总司研究以后，有权调动工总司基层队伍。此外，任何人没有权力调动工总司所属队伍！（鼓掌）最近我们发现，有那么一小撮别有用心的家伙企图分裂我们工总司长宁区指挥部。我们警告这一小撮人，如果你们胆敢插手长宁区指挥部分裂活动，你决没有好下场！（口号，热烈鼓掌）

最后一点，我们也曾经研究过，对长宁区革命委员会的态度，我们认为，长宁区革命委员会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批准的一个“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我们应该团结广大革命群众，揭开长宁区阶级斗争盖子！继续揭！但是，同志们，我们还是应该按照中央和人民日报社论的精神采取补台的方法，我们不采取拆台。对长宁区革委会的错误缺点可以提出批评，批判。我们也希望长宁区革委会常委能够认真的倾听广大革命造反派、广大革命群众的意见，以改进工作改进领导作风，特别是应该领导、带领长宁区广大革命群众继续揭开这斗争盖子，长宁区不仅仅是旧区委、人委的阶级斗争盖不要揭，长宁区的“公安分局阶级斗争盖子也同样需要进一步揭开！（鼓掌，口号）因此我们希望同志们在这场斗争中，对区委会有问题、有意见，我们都可以提出来，都可以写大字报，但是我们无论如何不能采取拆台的方法，那个人有问题，我们应该同区委会协商的办法处理，不采取打、砸、抄、抢、抓、封的办法。这是我们对长宁区革委会的看法。不知道同

志们的看法如何？

同志们，战友们！一九六八年刚刚开始，去年的今天是我们伟大一月革命风暴一周年，我们永远也不能忘记去年的今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给我们所发来的电报也就是要求我们上海做六个模范。同志们，我们相信，长宁区的革命群众，广大革命造反派战士一定会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战一九六八年，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鼓掌，口号）最后让我们共同高呼：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王洪文在上海市“深入开展对敌斗争大会”上的讲话

王洪文

1968.06.24

同志们、战友们：

今天我们召开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大会，刚才有××二厂、染化十一厂和酒精厂同志们介绍了许多很好的经验。希望各区、各单位要很好地学习他们，如何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好的经验，好的方法。根据这些好的经验、好的方法，我想提几点意见。第一点形势大好，五月十九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北京新华印刷厂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的重要批示，给我们工交战线和各个战线上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以强大的思想武器。八日、九日两天市革委会召开了扩大会议，到会的同志学习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提出了全市革命人民进一步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进一步放手发动群众，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我们工交系统的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的革命职工，通过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的最新指示，特别是学习了毛主席最新指示和贯彻市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的精神以后，在各级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之下，在总结前一阶段的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已经进一步行动起来了，狠狠地打击了一小撮阶级敌人，取得巨大的成就。今天会上介绍的三个单位，已经说明了这一点。由于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广大革命群众，发动了群

众，稳、准、狠地打击了一小撮阶级敌人，因此在各条战线上面一小撮阶级敌人一个一个地被挖了出来，在这中间，革命的大批判也正在进一步地深入开展，形势越来越好。各条战线的工作，包括革命和生产，和各项工作都出现了朝气蓬勃的景象，总的来说，形势一片大好，我们从最近有些单位的经验来看，说明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发动起来了。比如说上海有那么一个办事处，这地方只有四百多人，他们通过学习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和毛主席历来有关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学习，他们就在这 4 百多人的单位里面揪出了一些国民党的特务、叛徒等和国民党残渣余孽二百多名，通过进一步地发动群众，目前在全市许多单位隐藏的比较深的、比较久的、比较狡猾的一些阶级敌人，被揪了出来。比如说有一个地区他们把曾经干了六十多年特务工作的一个老家伙揪了出来，有的单位把那个蒋介石的臭老婆宋美龄的秘书也揪了出来，把工贼头子陆京士的小妹子，张闻天的妹子——大地主反革命都揪了出来，这说明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一小撮阶级敌人，虽然他们隐藏的比较深比较久，但是他们也逃脱不了广大革命群众的眼睛。总的来说，我们通过前阶段发动群众已经取的了很大的成绩，挖出了一些阶级敌人。这里我讲的第一点，运动的发展还是不平衡的，总的来说有这么几种情况，就是通过前一阶段发动群众的面来说，特别是深度来说还是处于中间大两头小的状态，一部分单位群众发动的比较广泛，比较深入，比如刚才介绍的单位以及有的局，比如化工局，上海外贸局等等，由于群众发动得广泛深入，因此就揪出了一些隐藏得比较深的阶级敌人，在这同

时他们的革命大批判也开展得比较好；大部分单位群众已经基本上动起来了，有的也揪出来了一些阶级敌人，有的揪出了已经暴露了的面上的阶级敌人，但是群众发动的面还不是那么广，还不是那么深，还需要进一步地广泛地放手发动群众；还有小部分单位群众基本上还没有动，其中有的阶级敌人还在幕后挑动，蒙蔽群众，制造分裂，有的个别单位，是篡夺了领导权，由于个别单位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他们就压制群众，掩盖了阶级斗争盖子，使那个地方的阶级斗争盖子揭不开来。就是在一个单位里边运动的发展也是很不平衡的，所以我们要狠抓二头，带动中间。对于那些群众还被压制的、发动不起来的那些单位，我们希望领导应该采取有力的措施，要坚决地支持那里的广大的群众，在这里边我也要说一下，要说明一下地区里边有一些组织不要都随便插手，各系统所属单位的对敌斗争，如果各个地区都插手各个工矿企业里面的阶级斗争，就容易被敌人钻空子。还有一些里弄里的群众专政的组织，也不要干预工厂里面的阶级斗争，什么时候，有什么问题，可以通过组织，相互之间取得联系，大家共同商量解决，这是第一个问题的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前阶段斗争的新动向，要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新的特点和新的问题。毛主席教导我们，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当前革命群众充分地发动起来了，但阶级敌人呢？也在蠢蠢欲动，利用各种办法进行破坏和捣乱，由于我们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牢牢地掌握了阶级斗争的主动权，敌人呢，他就采取了更加阴险更加隐蔽更加毒辣

的手段跟我们作拼死的斗争，也正象列宁早就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阶级敌人向我们斗争的新的特点，我们前一阶段初步的摸了一下，也还是很全面。我们也希望各系统各单位在下一步的斗争当中，进一步地把它摸一摸，我认为有这么几点，当前阶级敌人主要用，第一点就是造谣歪曲、迷惑群众。有一小撮阶级敌人，造出谣言，他们胡说什么清理阶级队伍就是整造反派，有的就散布，“现在又要整老造反了！”也有的胡说什么“前一阶段是整当权派，是搞走资派，而现在就要整群众了！”也有的说我们执行了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等一些谣言。比如在浦东最近就传出了在 35 岁以上的一些人都要经过审查，都要过关，也有的说，在市区里传来说，45 岁以上都要审查，等等谣言。制造这些谣言来企图扰乱我们的阵线，转移斗争大方向。他们有的以极“左”面目出现，乱打乱点名，把矛头指向了有一般政治历史问题的已经搞清了的一些人，或者是在生活作风上有一些小问题的人，一小撮阶级敌人就狠狠整这一些人来企图转移斗争视线。有的还说，这一次凡是参加过护工队的一般队员都要开除出造反队，参加国民党的一般党员也要开除出造反队，参加三青团的一般团员也要开除出造反队等等。以上面的这些流言蜚语制造混乱来扰乱我们的阵线。也有那么一些别有用心的家伙，一小撮阶级敌人，甚至把一些对他们知情的人揪出来，进行批判，进行斗争，企图进一步压制群众对他们的揭发，或者他们打击一些次要的人物，把一些主

要的阶级敌人保护起来，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丢车保帅”或者说是“丢卒保车”等等。比如我举个例子：上海光学仪器厂，自从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以后，他们就回到厂里边揪出一批小业主，把一批早已被群众监督起来的，地富反坏右揪出来斗，打一顿，他们还说是什么“最大的阶级斗争”，实际上呢？他们这里边有真正的阴谋，狡猾的阶级敌人还在他们幕后操纵着这个单位的造反队，他们就这样造谣或者打击一般的一些人员来转移斗争的视线，当然，对地富反坏右的斗争是应该的。但是我市革委会扩大会议绝对没有要你把主要矛头对准这些人，其他人就不揪了，我们更没有要你把斗争的矛头指向这一些小业主。他们企图以这样来掩护自己。有一些阶级敌人呢，有意制造了一些小偷小摸来转移群众和领导的视线，比如有一个单位有一个问题严重的人，当群众发动起来时，他自己害怕了，他采取了什么办法呢？他把人家的饭票、菜票、线票都偷掉，把自己的饭票，菜票，线票也拿掉，然后马上再去报案，他说我的东西丢了，因此就煽动群众要他去告状，以这种污蔑方法来转移群众的视线。有些单位，还有些阶级敌人蒙蔽了部分群众去斗争一些站错了队的党员、团员和一般干部，企图压住这些人对他们问题的揭发。有的呢，一揭到他们的问题就是“老保翻天”或者就是“右倾翻案”，戴上顶大帽子，这是第二种情况。

第三种情况呢，就是搞右倾分裂，策划武斗，两派没有联合或者联合不巩固的单位，敌人就充分利用了一些人的资产阶级派性，搞幕后操纵，制造分裂、策划武斗。比如最近益民食品厂，他们单位揪出

了一批特务，其中有的是国民党特务，有的是日本特务，有的是一些汉奸走狗。他们这个单位，同志们不知道进行了一次大规模武斗，但是他们最近两派的头头通过了坐下来学习，他们揪出了一批敌人，各自首先把自己这派的坏人揪出来了。从这一些例子当中就证明了敌人是千方百计地利用一些同志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派性来制造武斗，挑动分裂，来破坏当前的运动。那么也有一些革委会审批的时候，在“工代会”审批的时候，在“积代会”审批的时候，没有被批准，或对革命委员会，对工总司各级组织有些意见，因此以后阶级敌人就利用这部分人来拉山头，搞分裂，有的把矛头直接指向各级革委会和各级联络站。最近轻工业局，就出现了一个地下联络站，据我们了解，这个联络站本身里面就有那么一批是坏人，有的是被各级造反派清理出去的，有的一些同志是精兵简政回单位去的，有一些意见，而被阶级敌人利用了，因此呢，就搞分裂，企图把矛头指向轻工业局革委会，指向工总司。另外就有一些人就是借用清理阶级队伍这样一个机会，就是你用的人他都去反，比如，有的一个联络站谁一上去他就反对，制造种种借口，加以反对、歪曲。那么有的还利用我们清理阶级队伍这项工作，在各个单位里边重新拉队伍，成立什么所谓战斗组。我们今天在这里可以明确表示：我们不同意在工总司各级组织里边重新拉队伍，成立什么所谓战斗组，如果有人要成立他们的战斗组，那么我们就奉劝这些人，你们退出工总司，不要做工总司造反队员。也有一些人，企图跟外地的有那么一些来历不明的人勾结串通起来，企图分裂，大规模地分裂上海的工人运动，分裂上海的学生运动，我们在这里要

警告那一小撮阶级敌人，你们的阴谋永远也不会得逞，如果要赛一场的话就请你们表演，我们会对付你们的！（热烈鼓掌）这些讲的是第三种情况。

第四种情况就是制造事故，有的是制造破坏生产事故。比如最近有一个棉纺织厂，一个清花车间一共二十九个马达，一次在同一个时间里边全部烧掉，这个厂有两个班生产的布，全部是坏布，给国家损失了几万元。还有一个纺织厂，为了选择一个工长，这么一个小事，一群坏家伙就趁机挑动，挑动了这个布机车间有一千多台布机停工两个多小时。有的也制造凶杀事件，比如上海××厂出现了这么一件凶杀事件，把一个刚从部队回来的，五月份曾经见过毛主席的一个复员军人，现在是他们厂革委会的第一把手，把他拉出去毒打，打成了粉碎性的骨折，把胳膊上的筋也给割断了。从这些例子就可以看出，一小撮阶级敌人决不会甘心他们的失败，他们也必然会利用各种机会去挑动群众来转移我们的视线，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敌人总是利用各种办法来对付我们的，正象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的那样，我们革命党人必须懂得他们这一套，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以便战胜他们。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根据当前的阶级斗争的动向，我们希望各系统、各单位要进一步地放手发动群众，严格防止一小撮阶级敌人制造的破坏生产等各种重大事故，也要防止阶级敌人逃跑、自杀，有的搞阶级报复，在这同时也应该做好各个单位的安全保卫工作，特别是我们一些要害部门的安全保卫工

作,这项工作我们建议不要由少数人去管,应在各级革委会领导之下,充分发动和组织群众来做好这项工作,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就说一下放手发动群众,打一场对敌斗争的人民战争。当前我们的工作的重点,我们觉得还是要进一步放手发动群众。第一点,发动群众的关键在于领导,各级领导是不是敢字当头,是不能放手发动群众的关键。据我们了解,在领导上面,还有这么三种情况,一种是敢字当头,敢于站在群众运动的最前面,放手发动广大革命群众,相信依靠广大革命群众,向阶级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凡是这些单位的运动就搞得比较好,搞得朝气蓬勃。第二种情况呢,就是按部就班,群众起来了,对领导上促一促,领导就动一动,或者有的是勉强动一动,所以有的群众就说,这种情况就是小脚女人踢足球不得力。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畏首畏尾,前怕狼后怕虎,不敢放手发动群众,甚至群众运动起来以后,自己这个不行,那个也不行,给群众订了好多条框框,比如有这么一个单位,自从这次市扩大会议以后,群众发动起来了,但领导不但不在运动的前面带领广大群众前进,反而给群众作了许多规定,有的群众要看本单位群众的材料,他就讲要看材料,要经过市革会的批准,我们就感到非常奇怪,我们看档案材料是有规定,但是我们从来也没有规定过,看基层一些党员或者一般干部群众的材料,还要经过市革委会的批准。因此,造成群众意见很大,所以有的单位把领导踢开了,自己闹革命。所以有一些单位的领导当中还有着一些右倾保守思想。我们觉得这些右倾保守思想主要

表现有这么几种，一种是一怕二等三看四要。一怕什么呢？有二种情况，老干部比如怕打击面宽了，怕再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怕犯右倾翻案这样一个错误，怕人家说他右倾翻案。不是化工局有这么一个干部就说，上一次我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已经是罪该万死了，如果我再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那就更是罪该万死了，我永世不得翻身了。有一些新干部呢，也有些怕字当头，一个怕丢自己的乌纱帽，好容易自己造反造了个官，丢了怎么办？有的呢，也怕自己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有的就讲，如果我打击面宽了，整人家整错了，将来揪坏头头有我一份，所以我不干。所以有的就讲，抓生产比较太平，生产能够抓上去，还能够受到表扬，没有成绩也是如此，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所以还是抓生产太平。那么二等呢，等上面的布置，上面不布置，他就不动。我们这样讲，清理阶级队伍这项工作老早就布置了，问题就是我们自己没有做，如果上面没有具体布置，他就怕将来出了问题自己要负责任。三看呢，是看了别的单位有了经验以后，我再搞，如果别的单位没有什么经验，我们自己搞，担风险，将来要犯错误。那么四要呢，就是要办法，要具体政策，要派小分队，要军管。也有的单位就讲，北京新华印刷厂好是好，但是好就好在他们有军管会。所有这些想法都是错误的。我们觉得不管军管会也好，小分队也好，它最根本的问题，是要依靠广大的革命群众，要放手发动广大革命群众才能够搞这场阶级斗争。如果离开了放手发动群众，离开了毛主席革命路线，那么就是有小分队也好，军管会也

好，都不能解决问题。所以关键呢，还是发动群众，相信和依靠广大群众的问题。我们认为这些问题，归根到底还是怕字当头，怕犯错误，怕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也就说明有一些同志，他们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没有很好地学，还没有真正的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毛主席教导我们：“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毛主席的这一最新指示就彻底揭露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这个反动本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依靠国民党的一些残渣余孽来镇压广大的革命群众，来保护一小撮走资派，保护一小撮阶级敌人，目的是为了扑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烈火，复辟资本主义，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他们所代表的就是国民党反动派和资产阶级的利益。我们现在进行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是依靠了广大革命群众，来狠狠地打击一小撮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是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目的是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我们所代表的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这完全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它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本质的区别，因此我们必须坚决地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这场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进行到底。我们现在搞对敌斗争的群众运动也可能会犯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也可能会错伤一些好人，但是不管如何，我们的目的完全是为了狠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如果我们能够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把毛主席历来一系列的对敌斗争的方针、政策和策略交给广大革命群众，我们完全可以克服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所以有一些同志虽然在这一次运动中被错伤了一下，我们觉得也没有什

么了不起，也应正确地对待。当然我们也应该说，如果有那么一小撮阶级敌人，有那么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借我们清理阶级队伍为名来搞打击造反派，搞复辟，搞右倾翻案，那么我们是要认真对付的。各级领导一定要从两条路线的斗争的高度来分清大是大非，我们要像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干部、好同志那样，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放好哨，站好岗，打好仗，狠斗私字，大立公字，要生为毛主席而战斗，死为毛主席而献身。我们如果有了这样一个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颗红心，那么我们就没有什么可怕的，能够在对敌斗争中敢字当头。这是第二个问题的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要团结对敌。现在还有一部分单位两大派的联合还不是那么巩固，有的还在打内战，搞武斗，我们说这一些单位必须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在对敌斗争中来巩固大联合。现在有的单位各自用资产阶级派性来对待这场严肃的阶级斗争，有一些同志对于对立的一派，即使是人民内部矛盾，也要无限上纲，而对自己的一派里面的一些坏人，即使是敌我矛盾也是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不揪不斗，这样就给一小撮阶级敌人钻了空子。有一些同志被资产阶级派性蒙住了眼睛，因此就掩护了阶级敌人，敌人也还是利用了他们的资产阶级派性，制造武斗，挑动武斗，来保护自己的问题，必须引起我们各单位的造反派头头的高度警惕。同时我们还要按照毛主席的伟大教导，各方首先是揪出自己队伍中的坏人。染化十一厂和上海科大他们的经验我觉得很好。他们就是首先通过学习毛著，落实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首先统一思想，开展对敌斗争。然后自己首先揪斗自己一派里

的坏人，或者是双方把自己所掌握的材料互相交换，集中起来，共同调查。这样他们通过共同的战斗，揪出了一些坏人，他们的联合就巩固了。上面我们说的益民厂也是这样。还有一些单位最近还没有联合，还在打内战，这些单位的头头们，如果你们自己不是坏人的话，请你们想一想，下一步怎么打算。这是第二点要讲的。

第三点，能不能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是取得对敌斗争胜利的根本。发动群众最根本的是要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用毛泽东思想、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去武装广大革命群众的头脑，要把毛主席历来关于对敌斗争的一系列的理论、方针、政策和策略认真地组织群众反复学习，切实掌握。广大群众都掌握了毛主席关于对敌斗争的理论、方针、政策和策略，就能在对敌斗争中发挥最大的战斗力，就能够有最强的辨别能力，就能去发现隐藏得比较深的敌人，把他们挖出来，把一切狡猾的阶级敌人挖出来，就能够自觉地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就能够把斗争的矛头始终对准一小撮阶级敌人。如果我们离开了毛泽东思想，就无所谓去发动群众。因此我们希望各个单位首先还是应该通过办学习班等各种办法，首先是抓思想教育，最近有一些单位在这方面创造了不少好的经验。比如有些单位举办了干部的学习班，党团员的学习班，老工人的学习班，或者是退休工人的学习班，通过学习班的学习，进一步落实了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通过学习毛主席亲自批发的北京新华印刷厂的经验，他们大忆厂史，大查敌情，通过大查大忆，就挖出了一些隐藏得比较深的阶级敌人。也有一些厂，原来由一些小厂合并而成的，那么这些单位呢，

就把这些小厂的一些老工人，把一些对这些小厂比较熟悉的人集中起来办学习班，通过办学习班大家通过忆敌情，这样呢，效果也很好。所以我们希望各级领导能够在当前对敌斗争中狠抓思想工作，还是要坚持办学习班，还是坚持业余办，群众办这个方针。通过办各种类型的学习班，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广大革命群众的头脑，只有这样才能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把这场阶级斗争进行到底。在发动群众过程中，各级领导必须加强领导，发动群众当中，各级领导不能满足于一般的号召。要区别各种不同的情况，根据本单位的特点，根据本单位的具体情况，抓住活思想，作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只有我们抓住了活思想，做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我们就能够把各种积极性都充分地调动起来。当前主要注意的，就是第一点要把广大的革命干部，党员、团员充分发动起来，因为他们对这一单位的阶级斗争比较熟悉，有一些同志他们都有对阶级敌人斗争的经验，可以在这场运动中充分发挥他们的骨干作用。因为有一批同志在运动初期有的站错了队，有的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目前，他们有的同志有这样那样的想法，因此我们希望各级领导、各级联络站、各级造反派负责人应当帮助他们提高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我们广大的革命干部，我们广大的党团员，也要勇敢地冲杀到阶级斗争的第一线，在这场阶级斗争中很好地接受锻炼和考验，使之把我们锻炼成为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上港十区革委会和无产阶级革命派给我们做出了榜样，他们在这次清理阶级队伍中，充分发动了群众，充分地发动了广大的革命干部，广大的党员、团员，通过这样的发动，使

这些同志在这次斗争中起了很好的作用。第二点是要发动一些老工人，一些退休工人。这些老工人和退休工人，他们对一些厂的历史比较了解，他们对一些厂的老人马都比较熟悉，而且他们的多数同志也有斗争经验，也有不少单位在这些工作当中，他们通过启发一些老年人，回忆对比，激发他们对一小撮阶级敌人仇恨，因此他们的积极性也就调动起来了，所以我们还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能够发挥的力量都把他发挥出来，来共同地打一场人民战争。第三点，我就讲一讲如何区别对待的问题。最近据我们了解，有一些人，一些有一般政治历史问题的人现在搞得比较紧张，有的也怕搞到自己头上来。我们觉得，如果自己有一般政治历史问题，而自己已经交代清楚了，群众已经知道了，那么就不应该这么紧张，应该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即使是有比较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但是也还不是敌人的，如果他们一贯以来表现不是那么坏，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也没有什么坏的表现，我们也可以要他放下包袱，轻装上阵，给他们打消顾虑，因为这里边有一些人，他们也都是些知情人。比如参加过护工队的，那么他自己参加了护工队，他必然会知道一些人参加过护工队的一些情况。有的参加过国民党的也是如此。那么即使是对于敌人，我们也应该采取分化瓦解，利用他们的矛盾各个击破。我们要打击的还是那么一小撮顽固的阶级敌人，在这里边，我们一定要严格地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上面我们说过，有一些人现在企图把这场斗争搞到一般思想作风，工作作风或者生活作风上，我们也没有上他们的圈套。在这里顺便说一下，昨天我们开会的时候，有个同志提出来，就是有一些人生活作风

上有一些问题，而且有的问题比较严重，但是够不上敌我矛盾，能不能当各级造反派的头头？我们是这样的意见，如果是基层单位的，那么请那个单位的广大革命群众去讨论、研究，如果是公司、联络站以上的头头，根据工总司、工代会的政治条件来决定，如果你自己认为你不够当联络站头头，自己有问题，不够，那么你就主动的回厂抓革命、促生产，所以我们还是要根据条件办事，那么有的呢，特别在前一个时期，有一些同志，本来自己感到自己有问题，要求回去了，后来呢，我在革委会大礼堂，讲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他听到不是敌我矛盾，他又回来了。不符合条件的还是要回去，回去以后，如果在联络站，在各地，在上边没有干坏事，我们还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现在对敌斗争的人民战争已经打响了，广大革命群众已经基本发动起来，问题就是我们现在还要进一步地充分发动群众，我们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要敢字当头，依靠群众和干部的大多数，夺权这场对敌斗争的全面胜利，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1969

王洪文在“九大”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王洪文

1969.04.14

敬爱的毛主席、林副主席，大会主席团、全体代表同志们：

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我们党历史上具有极其深远影响的大会，是一次朝气蓬勃的大会，是一次团结的大会和胜利的大会。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开幕会上极其重要的讲话、林副主席的政治报告、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我们广大的工人阶级表示最热烈地拥护，坚决地照办。

林副主席的政治报告，高举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根据毛主席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总结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经验，分析了国内外的形势，提出了党的战斗任务，是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伟大的行动纲领。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坚决贯彻和落实。

我们决心做到以下几点：

一、狠抓根本。要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努力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在各条战线上，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迅速地掀起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的新高潮。坚决做到，紧跟毛主席，永远干革命，海枯石烂，红心不变。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这样一条真理：紧跟

毛主席就是胜利，背离了毛泽东思想就要失败，这个拿鲜血换来的经验，我们广大的工人阶级永远不能忘记！

二、我们要遵照毛主席“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和“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伟大教导，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巩固工农联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深入细致地、脚踏实地、合理地完成工厂斗、批、改的任务，认真搞好上层建筑的斗、批、改，落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各项政策，并且“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永远朝气蓬勃，艰苦奋斗，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三、按照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教导，狠抓革命，猛促生产，用革命统帅生产，促进生产和带动生产，坚决完成和超额完成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促使经济战线和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新的跃进，夺取革命和生产的双胜利。

四、我们要学习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坚持四个第一，大兴三八作风，加强战备，武装好工人，随时准备好粉碎一切敢于来犯的敌人，我们还要牢记毛主席关于不能轻易说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的教导，彻底埋葬帝、修、反，解放全人类，为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而努力奋斗。最后让我们共同高呼：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1970

掌握党的政策，深入发动群众

——王洪文在复旦大学“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清算胡守钧小集团反革命罪行大会”上的讲话

同志们：

今天的大会开得很好，开得很成功，大长了无产阶级的志气，大灭了阶级敌人的威风，这对我们每一个同志都是一次很好的阶级教育。

自从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发出了《打击反革命分子破坏活动》等三个重要文件以来，我们上海对敌斗争的形势和全国各地一样一直是很好的。这次复旦大学政治充分发动群众的基础上揪出了胡守钧反党阴谋小集团，这就是一个很大，胜利。胡守钧小集团的人数虽然不多，但是反革命能量很大。从这个小集团中揭露出来的大量材料，是很可以帮助我们一些好心的同志擦亮眼睛，受到阶级斗争教育的。

但是，当前对于打击现行反革命斗争的深远意义，并不是每个同志都认识得很清楚的。有些同志认为这场斗争仅仅是揪出几个现行反革命分子，这就把斗争的意义和性质缩小了。我们和反革命的斗争，决不仅仅是几个人的问题，而是两个阶级的生死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的继续和发展，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和国

民党反动派的政治斗争的继续和发展。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怒潮摧毁以后，资产阶级又会重新寻找自己的代理人。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所指出的：“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胡守钧小集团就是这种失败阶级的代表。如果我们不把这些埋藏在革命队伍中的帝、修、反的别动队清楚出来，将是后患无穷；把他们几个清楚出来了，就把坏事变成好事，真正做到了：揪出了几个，挽救了一批，教育和锻炼了广大群众。

前些日子，不是有的同志认为“这几年都是听的打倒声，现在该听听机器声、榔头声了”吗？今天的大会，对于那些对阶级斗争有厌倦情绪的同志，就是一个很好的教育。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光辉著作里教导我们：“必须懂得，没有肃清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不会死心的，他们必须要乘机捣乱。美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集团经常还在派遣特务到我们这里来进行破坏活动。原有的反革命分子肃清了，还可能出现一些新的反革命分子。”今天大会上揭发出来的事实，不就是活生生的教训吗？你想埋头搞生产，不问政治，但是阶级敌人却时时刻刻想的是“变天”，看来，敌人的政治敏感性要比我们队伍中的有的一些同志高得多。胡守钧小集团里不是有人写了“腰中利刃潜有声”的黑诗没咋？这是什么意思呢？“利刃”就是“快刀”的意思。什么叫“潜有声”呢？古时候的传说中说，刀碰到要杀人的时候就会自己发出声音来，这就叫“潜有声”。“腰中利刃潜有声”，就是说他腰中的快刀发出了声音，要砍人头、喝人血！他们说：“将来要是我们上台了，就轮到我吗砍他们的脑壳了”。

同志们！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只是几个书生造反，当心自己的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是怎么掉的呢！

在这次斗争刚刚开始的时候，有这样一种说法，说现在是“整老造反，整那些犯错误的小将了”。讲这种话的人，有的是反革命分子在搞捣乱和破坏，想把局势捣乱，有的是一些右倾思想极为严重的糊涂人。但是，不管怎么样，对于这种妨碍斗争深入进行的论调，必须进行批判。我们出来认为，对“老造反”一定要作阶级分析，大多数“老造反”是革命的和要革命的，不少始终紧跟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革命造反派战士，一直在为人民立新功。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在造反派的队伍中不可避免地混进了一些坏人。正如毛主席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中指出的：“因为我们过去是处在革命的大风暴时期，我们是胜利者，各种人都向我们靠拢，未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兴起的时候，革命运动的潮流把各种人都卷进来了，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其中也包括了胡守钧之流的所谓“老造反”。林副主席在“九大”政治报告中毛主席对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特点的一个重要分析，毛主席说：“过去我们南征北战，那种战争好打。因为敌人清楚。这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比那种战争困难得多。”“问题就是犯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还搞不清楚。”事情的确是这样，由于敌人打着“造反”旗号混进了我们的队伍，不少人手里他们的蒙骗，有的还把他们当作好人。但是只要我们依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是完全能够弄清楚这些反革命分子的本来面目的。我们应该好好学习毛

主席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按语，认清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反革命阴谋小集团进行活动的各种特点。比如，胡守钧小集团就是混进群众组织来造无产阶级的反的，他们有反革命纲领，有反革命计划，还有反革命地下活动的策略和纪律。复旦大学“胡守钧小集团”专案组编的《胡守钧小集团的有关材料》的小册子，大家可以看一看。它能帮助我们理解什么叫做新生的反革命分子。他们是怎么妄图推翻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向无产阶级夺权的？又是怎么搞地下的阴谋活动的？这本小册子摘录的那些材料，都是他们亲手写下的铁的罪证，白纸黑字，铁案难翻，要抵赖也抵赖不了。

从这些材料来看，胡守钧小集团难道说什么“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小将”吗？不对，他们是一批新生的反革命分子。这个小集团的成员自己供认，“再过二、三十年就是反革命老将了”。其实，胡守钧早就是一个老反革命了。早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他就恶毒地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胡说什么：“我向太阳，太阳像钢刀一样，要把我的心脏挖掉”。毛泽东思想就是太阳，就是专挖掉这批反革命分子的狼心狗肺的钢刀。他们恶毒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属于防扩散的材料有四百多条，其中近二百条研究得到旁证，有时间，有地点，有证人。这些材料的内容非常恶毒，简直叫人看不下去。这些家伙，对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如此刻骨仇恨，对法西斯头子希特勒，却崇拜得五体投地。有一本描写希特勒一生的书，叫做《第三帝国的兴亡》，在小集团里被捧为必读的“经典著作”，指定在小集

团内部学习、讨论。这个小集团的成员不是有许多人都喜欢写黑诗吗？那些黑诗里都谈到什么“十年为期”。为什么要“十年为期”呢？据这个集团的核心成员交代，希特勒从一九二三年在啤酒馆发动政变失败，到一九三三年爬上了德国元首的职位正好是十年。因此，这些人信仰的，完全是一条道道地地的法西斯理论。他们的反革命目标就是要将社会主义的中国变成法西斯中国。这种人还能说是什么“犯错误的老造反”吗？简直是犯了滔天罪行的老反革命！

现在许多单位的阶级斗争的盖子是初步揭开了，运动也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是，松劲麻痹情绪在这个时候也就往往又要抬头了。不是有人以为“问题揭得差不多了，深不下去了”吗？这种“深不下去”的思想很危险，它会使这场斗争走过场。目前这场斗争是清理阶级队伍的继续，是保卫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的重要战略措施，决不能中途停顿下来，一定要深挖穷追，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掌握党的政策，深入发动群众，不断地分化瓦解敌人，不让敌人有喘息的机会。

我们郑重地希望同志们能够好好地学习一次毛主席在一九四八年写的《将革命进行到底》这篇光辉著作。这对于推动当前的斗争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毛主席在这篇光辉著作里提醒我们，绝不要做那个对毒蛇怀有好心肠的农夫，绝不要去可怜蛇一样的恶人。同志们，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的确是毛主席当时所指出的那样：“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

那就是用革命的办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问题就是这样明白又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

我们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彻底摧毁这样一个反革命小集团，就非搞大批判不可。不搞革命的大批判，不开展政治思想上的斗争，阶级敌人就还会有活动的市场，有的人就会与敌人划不清界限，敌人就会有翻案的客观条件。现在看来，有些单位，包括复旦大学的某些系，大批判工作还做得不够，希望能够抓上去。大批判搞得好不好，实际上是说明你这个单位群众是不是真正发动起来了。如果真正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必定是大批判搞得轰轰烈烈。否则，大批判必然是冷冷清清，运动也肯定热烈不起来的。希望各单位认真检查一下大批判的深度和广度，把群众的革命热情进一步鼓动起来，保持下去。

同志们，战友们！为了更好地开展这场伟大的斗争，我们一方面要克服右倾思想，进一步发动群众，进一步开展革命大批判。同时，我们必须很好地学习党的对敌斗争政策和掌握政策，才能使运动始终沿着毛泽东思想的革命轨道胜利前进。毛主席在清理阶级队伍期间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关于“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的指示，关于“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的指示，都要坚决照办。一切违背毛主席指示，搞逼、供、信，搞体罚或变相体罚都是错误的，都必须立即纠正。同时，必须严格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矛盾，注意区别对待。这里，我想谈谈如何历史地辩证地去看一些现象，做到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的问题：

第一，要正确处理批判反动思潮和打击现行反革命的关系。当前这场斗争，既是一次严肃的政治斗争，又是一场极其深刻的两个阶级的思想斗争。既要发动群众，在政治上查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又要搞思想斗争，开展对各种反动思潮的革命大批判，以便教育广大群众，提高我们的阶级斗争觉悟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增强识别能力；同时也帮助那些受反动思潮影响而犯了错误的同志，迅速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一小撮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要明目张胆地进行反革命活动是有困难的，他们总是利用极“左”思潮来掩护自己和迷惑群众，利用极“左”思潮向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进攻，向毛主席亲自批准的新生的革命委员会进攻，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攻。所以那些极“左”思潮泛滥到极点的地方，往往有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在那里活动，有的甚至就是这些阶级敌人在幕后操纵。因此，我们只有坚持革命的大批判，彻底批判反动的极“左”思潮，才能把那些煽动反动的极“左”思潮，并利用极“左”思潮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反革命分子揪出来，才能教育群众，识别敌人，堵塞敌人的后路。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看到，被卷进各种反动的极“左”思潮的人，不都是反革命。我们一定要对那些受极“左”思潮影响的人，进行具体分析，他们是一时一地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提出或赞同了某些窗口化呢，还是一贯地系统的提倡和宣传极“左”的理论？是在运动的前期、中期

时一次后来已作了检查或改正呢，还是一贯坚持直到今天还在积极宣传极“左”思潮？是一小撮牛鬼蛇神向党、向无产阶级进攻呢。还是好人犯错误？这些都应该进行历史的具体的分析。特别重要的是，要区别哪些是至今还在坚持极“左”思潮的人，哪些是在过去一段时间受过极“左”思潮影响的人，不加区别不加分析地一律乱揪，是不对的。现在有这样一种人，一面拼命地叫嚷现在斗争打击面过大了，一面或者躲在背后煽动资产阶级派性，或者自己赤膊上场，大打“横炮”，妄图捣乱阵线，造成一场混战。对于这种人，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他们这种的“一左一右”，不就是要破坏这场斗争吗？对于这些家伙可要查一下究竟是怎么回事。

当然，我们说要区别对待，并不等于说，过去卷进过极“左”思潮的调整，就不要自觉地进行“斗私，批修”了，决不是这样的以上。对一切反动思潮，无论右的，或是极“左”的，都应当坚决批判。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帮助和教育犯错误同志，真正孤立和暴露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

第二，要把犯过错误的群众组织与反革命阴谋小集团区别开来。

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群众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在向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党内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夺权的时候，曾经建立了各种群众组织，这是一个伟大的创造，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很大贡献。但是，当全国陆续建立了各级革命委员会以后，特别是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了党的“九大”以后的今天，一切跨行业跨系统跨部门的或者死抱住

自己的小山头的群众组织，就都应该立即停止活动，归口闹革命。如果坚持不改，最后必然被一小撮阶级敌人所利用。有一些群众组织在运动的前期、中期或后期曾经犯过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或者有的曾经被坏人所操纵、利用，这就要把这个组织中混进来的一小撮坏人和广大群众严格区别开来，要看到广大群众是革命的和要革命的。但是，象胡守钧小集团就根本不是什么群众组织，他是一伙混入群众组织的阴谋分子、反革命分子。胡守钧小集团有纲领、有计划的反革命阴谋组织，采用的是极其诡秘的地下活动的方式，完全不同于一般的学生组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用的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的办法，就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要搞秘密活动干什么呢？只有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才专门鬼鬼祟祟搞秘密活动，特别是到了革命委员会成立以来，还继续这样搞，肯定有它不可告人的目的。这种搞秘密活动的组织和人应该查清楚，那些屡教不改的人是决没有好下场的。

胡守钧小集团里的骨干，有点曾经是炮司的头头，有的曾经是中串会的头头。那么，是否参加了炮司的都要揪呢？这是不对的。不能把胡守钧小集团和炮司混为一谈。对有些事情，我们要作历史的具体的分析。拿工学运动来说，在一九六六年九、十、十一、十二月间，对促进工人运动的兴起，有些学生组织当时起了一些很好促进作用的。广大革命学生、特别是红卫兵小将在下工厂的过程中，尽管有的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大方向是应该肯定的。但是，工人运动研究起来以后，特别是当一九六七年初中央发出了归口闹革命的号召以后，一些学生还指手画脚，想来包办代替工人运动，这就很不对头了。至于

胡守钧小集团，他们是打着工学运动的幌子，英控制工人运动，甚至妄图与工总司合并，这是有他们的阴谋和透明度野心的。他们甚至背着工总司，搞了很多阴谋活动。当他们的阴谋被我们识破以后，就在背后骂娘。现在有些厂里对本厂的工人同学生串连过的，也不管是运动的早期还是晚期，都认为有问题，要调查，我们建议，对这类问题的调查要慎重，不能一律都去调查，都要搞。在运动的早期，在一九六六年底和一九六七年初的时候，学生与工人串连是普遍的，也是很正常的事，有些在提出情况下，不值得怀疑和追查的，不然就很容易打“横炮”。如果有什么问题，那只是个别的。再拿中串会来说，曾经写过《一切为了九大》这篇大毒草，但这只是小部分人干的事，并且背后还有坏人在指使和修改，如胡道静，就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还有这个反革命阴谋分子胡守钧，也是修改过这篇大毒草的。中串会的头头办了学习班，他们通过学习，效果也比较好，提高了认识。今天，不能因为有几个头头参加了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就认为要在中串会和胡守钧小集团之间划个等号，或者甚至认为参加过中串会的都要揪，那也是不对的。中串会是个犯过错误的群众组织，它与胡守钧小集团完全是两码子事。

第三，要把卷进“炮打”逆流的与搞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的区别开来。

搞反革命必然要“炮打”，这是肯定的。第三，这和一般犯过“炮打”错误的人性质上是根本不同的。说什么“凡是搞炮打过的都要揪”，

这是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在搞“人人自危”，实际上是妄图把水搅浑，为一小撮反革命打掩护，值得我们引起严重警惕。

我们对犯过炮打错误的人，要看他是为首的呢，还是卷进去的？性质是不是严重？情节是否恶劣？不能一概而论。过你去犯过一般“炮打”错误，后来认识到了，已经作过彻底交代和认真检查了的，以后又没有重犯而能表现在行动上改正了的，今天就不要再“老账新算”了。思想上的批判、帮助是可以的，但是要重在教育，不能揪住不放，还是要容许人家改正错误嘛！但是对那些隐瞒了“炮打”错误，或是隐瞒了主要情节，特别是今天仍旧偷偷地窝藏“炮打”的黑材料、继续搞“炮打”活动的人、继续搞“炮打”活动的人，对于这种人，一定要揪出来，追查到底。当然，只要这些人能够痛改前非，彻底坦白交代问题，主动把黑材料交出来，今天交出来，明天交出来，还算是交代得早，肉鸽这样做了，我们都可以宽大处理。

总之，我们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实行区别对待，防止“左”倾和右倾两种倾向。胡守钧小集团的问题，根本不是什么一般“炮打”的问题。这个分段小集团在上海地区先后掀起的两次“炮打”逆流中，都充当了炮打中央文革的急先锋，这是他的严重罪行，但还不是它的主要罪行。这个小集团直到今天，还在疯狂地恶毒地攻击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攻击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和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并且有纲领、有组织、有纪律，妄图进行变天活动，这才是它的要害。

第四，要把犯错误的学生与现行反革命分子区别开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于我国革命青年一直寄予着无限期望。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我们的青年学生、青年工人极大多数都更加热爱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更加愿意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法家朝气蓬勃。在处理青年中的问题的时候，既要注意将那些青年学生或青年工人，由于受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犯了错误，受了批评，消极不满，说了些有损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话，同那些一贯坚持反动立场，进行恶毒攻击的坏人区别开来；也要将那些青年学生青年工人中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人，和由于极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而走上反革命道路的人区别开来；还要将青年学生中那些出身不好又犯了这样那样错误的人，同妄图搞阶级报复、时刻盼望复辟、变天而又有现行反革命活动的人区别开来。对于前一种人，也要进行思想批判，特别是他们自己，必须认真吸取教训，只要他们不再发展下去，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我们要欢迎他们回头改正；而后一种人，则就是敌我矛盾，必须狠狠揭发、批判、斗争。

胡守钧小集团，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小集团。这个小集团里的人是不是都一样呢？也不一样。其中也有的人是属于前面一种人，还有些人是属于所谓边缘性人物。但是，他们的性质与一般的又不同些，因为这是个集团，要看他们的悔改的表现，决心改正的程度，才能确定对他们的处理态度。

第五，对于现行反革命分子以及反革命小集团中的人，态度好的与态度坏的，也要区别对待。

毛主席明确指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个原则，是永远适用的。我们对胡守钧小集团以及其它一切反动分子的态度，是很明确：一、罪行是客观存在的，“**隐瞒是不能持久的**”，企图隐瞒罪行或者掩盖罪行是自欺欺人，你不谈别人会谈，攻守同盟是靠不住的，到头来还是得坦白，别人揭发不如自己坦白的好，迟坦白不如早坦白的好；二、罪恶不管大小，关键在于态度，“**竹筒倒豆子**”，向人民彻底投降、缴械，就会得到宽大处理，顽抗下去，罪上加罪，就要受到无产阶级的严厉制裁；三、要将功赎罪，重新做人。不要看罪行严重，真正坦白彻底而悔改表现好的，还是可以考虑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四、坦白的根本目的是同反动阶级的思想彻底决裂，将破坏元素变为有利因素，这个转变必须通过内因起作用，就是真正作了彻底交代的人，也还应该狠触自己的灵魂，狠挖自己的反动思想，检举揭发同党分子的犯罪行为，并对自己进行一清二批；五、辩证法就是革命的、批判的、斗争的哲学，阶级斗争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回避斗争是不行的。我们要正告胡守钧小集团的成员，农民或者经过七斗八斗，把问题斗出来，变好了，或者变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两条路线任你选，做人做鬼随你挑。

经过这一阶段的斗争，这个小集团内部的各个从长远态度是大不一样的，我们根据他们的态度将作出不同的处理。现在坦白是不是来得及？还算不算你自己交代呢？也还来得及，也还算你自己交代。当然，迟坦白与早坦白，在处理上是有不同的；但是，还要看到迟坦白与抗拒坦白，处理更是不同的。现在再不坦白，到了定案的时候，就

要后悔莫及了。最近我们根据这样文件杀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并且还贴了布告。凡是想顽抗到底的人，我们现在警告农民，如果不立即转变自己的态度，那你们决不会有好下场。还有一些反革命小集团和反革命分子，我们野日忙于别的案子，还没有来得及触动农民，但你们可别高兴的太早，以为没有你们的事情了。奉劝你们还是不等我们动手，主动坦白投案的好，我们可以考虑从宽处理；你们想侥幸滑过去，那是决计办不到的。

最后，还有一点要请各单位来开会的同志们注意，学人家的经验还必须结合你们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照搬是不行的。复旦的基本经验，例如，始终以毛主席亲自批发的党中央的三个重要文件为强大武器，用革命大批判开路，充分发动群众，注意调查研究，大搞政策攻心，严格掌握党的政策，实行分化瓦解和区别对待。这一些，是有一定的普遍意义的。但他们的具体经验，具体做法，就不能够完全生搬硬套。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牢记“**对于具体情况作具体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复旦揪出了一个集团，好，我也来揪集团；没有集团也要硬揪，这样做就不行了，无论如何不能这样搞。我们说，胡守钧小集团性质是反革命的，是因为他们恶毒地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反对毛主席亲自批准的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反革命有各种各样，挖出来是什么东西就是什么东西。比如

说，最近揪“五·一六”，不是所有的反革命集团但是“五·一六”集团。除了“五·一六”集团以外，还有其他的各式各样的反革命集团。有集团就揪集团，有几个就揪几个。总之，各单位搞斗争要靠毛泽东思想，靠群众路线，靠党的政策，而不是把别单位的经验全部照搬。

同志们，战友们！目前革命形势大好，“一打三反”的运动正在稳步地结界进展。让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沿着党的“九大”指引的胜利航向，步步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认真学习毛主席亲自批发的北大的三个经验，认真学习各兄弟省市的先进经验，遵照毛主席“有反必肃”的教导，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将这次伟大的斗争进行到底！

1973

王洪文在中共十大上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王洪文

1973.08.24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报告，八月二十八日通过)

同志们！

现在，我受党中央的委托，就我们党的章程的修改问题，作一个扼要的说明。

根据毛主席、党中央关于修改党章的指示，今年五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了九大党章的修改问题。会后，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党委和中央直属单位的党组织，都成立了党章修改小组，广泛征求了党内外群众的意见，正式向中央报来了四十一份修改稿。在这同时，各地党内外群众还直接寄来了许多修改意见。现在提请大会讨论的修改草案，就是根据毛主席关于修改党章的具体建议，在认真研究了各地修改稿和意见的基础上起草的。

在讨论修改党章的过程中，全党同志一致认为，从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在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九大路线指引下，深入进行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在国内和国际斗争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伟大胜利。四年多来的实践充分证明，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

九大通过的党章，坚持了我们党一贯的根本原则，反映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经验，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起了积极的作用。修改草案的总纲部分，保留了九大党章关于我们党的性质、指导思想、基本纲领、基本路线等规定，结构和内容作了一些调整。条文部分改的不多。总的字数略有减少。九大党章总纲中有关林彪的一段话，这次全部删去了，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一致要求，也是林彪叛党叛国，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必然结果。

修改草案和九大党章比较，主要是充实了两条路线斗争经验的内容，这也是各地送来的修改稿的共同特点。

我们党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已经取得了十次大的路线斗争的胜利，积累了战胜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的丰富经验，这些经验对于全党是十分宝贵的。毛主席说：“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我们全党同志都要十分注意路线问题，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加强党的建设，保证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的实现。

在这个方面，修改草案增写了哪些内容呢？

第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也是一次深刻的整党运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领导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粉碎了以刘少奇为头子和以林彪为头子的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这是对国际国内一切反动势力的一次沉重打击。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

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修改草案充分肯定了这次革命的伟大胜利和重大意义，并且明确写上了：“这样的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不仅国内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国际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要对我们进行侵略和颠覆，也必然会到我们党内来找代理人。一九六六年，还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刚刚兴起的时候，毛主席就指出：“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阶级斗争的现实已经证明并且还将继续证明毛主席揭示的这个客观规律。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深入进行思想、政治、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还要进行多次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政治大革命，才能不断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夺取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

第二，坚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毛主席提出的“三要三不要”的原则，最基本的是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搞马克思主义，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大多数人谋利益，就一定要团结，要光明正大；搞修正主义，专为少数剥削阶级分子效劳，就必然要搞分裂，搞阴谋诡计。修正主义是一种国际性的资产阶级思潮。修正主义分子是资产阶级和帝、修、反采用打进来或拉出去的手法，安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刘少奇、林彪这类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死不改悔的走资派，

尽管表现有所不同，本质是一样的，都是搞修正主义的头子，从思想、政治到生活，都彻头彻尾资产阶级化了，烂透了！毛主席说：“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这是千真万确的。修改草案根据各地的建议，把“三要三不要”写进了总纲。在党员必须做到的第一条、基层党组织任务的第一条中，还吸收了北京市修改党章座谈会上工农兵同志的意见和有些省、市的建议，增写了“批判修正主义”的内容。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学习马克思主义，批判修正主义，是我们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一个长期任务。

第三，要有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毛主席指出：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许多同志在讨论修改党章时，联系党的历史和自己的经历，认为这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党在民主革命前期，曾经几次出现过错误路线的统治，在民主革命后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也有过某种错误路线、某种错误观点一度被许多人当作正确的东西加以拥护这样的教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同那些错误的东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且取得了胜利。事关路线，事关大局，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就要出以公心，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怕离婚，敢于反潮流。

当然，对错误潮流，不仅有个敢不敢的问题，还有个能不能识别的问题。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是极为复杂的，当一种倾向被另一种倾向掩盖着的时候，许多同志往往不予注意，而那些搞阴谋诡计的人，又故意制造假象，更增加了我们识别的困难。经

过讨论，许多同志认为，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一切客观事物都是可知的。“我们的眼力不够，应该借助于望远镜和显微镜。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政治上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只要刻苦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积极参加斗争实践，努力改造世界观，就能够不断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区分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正确观点与错误观点。

在开展斗争的时候，要学习毛主席关于两条路线斗争的理论与实践，不仅有坚定的原则性，而且实行正确的政策，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注意团结大多数，遵守党的纪律。

第四，要在群众斗争中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毛主席说：“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里所说的要培养的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千百万。这样的任务，只有全党重视才能完成。在讨论修改党章过程中，许多老同志都有一个强烈的愿望，要求进一步做好培养接班人的工作，使毛主席领导我们党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后继有人。许多年轻同志也热烈地表示，经过长期革命战争和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有丰富的经验，要虚心学习他们的长处，严格要求自己，努力接好革命的班。新老干部都表示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根据大家的意见，修改草案在总纲部分加了要培养接班人的内容，条文部分加了各级领导机关要实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我们要根据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

人的五个条件，着重从工人、贫下中农中选拔优秀分子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还要注意培养妇女和少数民族干部。

第五，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发扬党的传统作风。无产阶级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党必须领导一切，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则。修改草案吸收了各单位关于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建议，在条文部分规定：国家机关、人民解放军和各个革命群众组织，“都必须接受党的一元化领导”。党的一元化领导，在组织上应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同级各组织的相互关系上，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不是平行的，更不是相反的；第二，在上下级关系上，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是我们党历来的规矩，必须坚持下去。要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不能用几个方面的“联席会议”来代替党委会的领导，同时也要充分发挥革命委员会和各个方面、各级组织的作用。党委会要实行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体领导。要搞“五湖四海”，不要搞山头主义。要搞“群言堂”，不要搞“一言堂”。党的一元化领导，最根本的是正确的思想和政治路线的领导。各级党委都要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

修正草案把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三大作风写进了总纲。毛主席倡导的我们党的这个优良传统，是老一辈共产党员熟知的，但也有一个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继续发扬的问题；许多新入党的同志，更有一个学习、继承和发扬的问题。毛主席经常拿党在艰苦斗争年代的事例来教育我们，要与广大群众同甘苦，共命

运。我们要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和糖衣炮弹的袭击，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坚决反对特殊化，认真纠正“走后门”之类的一切不正之风。

这里，着重讲一下接受群众的批评监督的问题。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广大劳动群众，是国家的主人。他们有权对我们党和国家的各级干部实行革命的监督。这个观念，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全党是加强了。但是，目前仍有少数干部，特别是有的领导干部，听不得党内外群众的意见，甚至压制批评，打击报复，个别的还相当严重。对人民内部问题，采取“说不服就压，压不服就抓”的错误做法，是党的纪律绝对不允许的。修改草案在条文部分增加了一句话：“决不允许压制批评、打击报复”。我们应当提高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认识这个问题，同这类违反党的纪律的现象进行坚决的斗争。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经常运用“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武器，努力“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

第六，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我们党的一贯原则。这次修改草案，又写上要“反对大国沙文主义”。我们永远同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站在一起，反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在当前，特别要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新的世界大战的

危险依然存在,我们务必做好一切反侵略战争的准备,防止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

毛主席说:“中国人在国际交往方面,应当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主义。”我国人口众多,地大物博,我们一定要使国家富强起来,也完全能够富强起来。但是,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坚持“不称霸”的原则,不做超级大国。全党同志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一百年也不要骄傲,二十一世纪以后也不能翘尾巴。同时在国内,也要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的各种表现,进一步增强全党、全军、全国各民族人民的革命团结,加速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努力完成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

同志们!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我们相信,全党按照十大确定的政治路线和通过的新党章去做,一定能够把我们的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更加朝气蓬勃。让我们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新华社一九七三年九月一日讯)

王洪文同志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问题的讲话

王洪文

1973.12.30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给大家吹一吹。最近接触到一些情况，有些省老大难问题解决不了，主要是路线没有搞对头。有些地方闹，除少数坏人外，多数是领导人的路线没有搞对头。主要是没有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没有正确对待群众，没有正确对待运动初期受冲击。如四川十二个厂的问题，都是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带有普遍性。今天吹一下，希望起这么个作用，就是希望大家能把毛主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指示重温一下。同志们正在学习毛主席最近五次指示的要点，学习中央两报一刊元旦社论，这个问题已经涉及到了。抽点时间学习讨论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很有必要。

一、为什么要正确对待认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

因为文化大革命这是关系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一件大事。同志们都知道，九大和十大的政治报告，都把文化大革命写上了，而且写进了党章。党的代表大会作了决定的事，全体党员都应该照着去做，而且应该做好。新的一年开始了，国际国内形势很好。对革命来说，形势一片大好。我们要发展这个大好形势，把革

命和生产都搞上去，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在大好形势下把我们国内的事情办好，把根据地建设好。要解决一些省、市的问题。首先要解决路线问题，把路线搞对头。主要是解决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文化大革命不仅从历史看是完全必要的，而且从现实意义看也是完全必要的，捍卫文化大革命就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我们每个共产党员，特别是高中级干部更应把这个责任担负起来。

为了充分认识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首先要重新学习一下毛主席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系列重要指示，这是我们认识文化大革命的纲。现在有些人把毛主席这些指示忘记了。现在有少数地区，还搞资产阶级专政。

早在一九六六年底，当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刚刚揭开，即批判《海瑞罢官》时，毛主席就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这就明确地指出了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决不是单纯学术讨论。运动初期有些人就上了当，以为这是纯学术讨论，实际不是。在刘少奇指示下，彭真一伙跳出来搞了一个修正主义的“二月提纲”，这实际上是包庇右派，打击左派，妄图把运动引向纯学术讨论的资产阶级轨道。毛主席毅然决然地叫彭真一伙靠了边，同时指出旧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毛主席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机关起来造反，向中央进攻。”这里干坏事指的就是搞修正主义。主席在杭州对许世友同志谈话时还讲到：“中央出了修正主

义你怎么办？”主席反复讲了这个问题。一九六六年五月，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了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在这个文件中，毛主席作许多重要的指示。毛主席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的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个指示已经发表了。这些指示非常重要，但是九大、十大，有些人就忘记了，有些人就不承认有走资派了。

广大革命群众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积极投入了文化大革命。这时刘少奇一伙慌了手脚，急忙炮制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来镇压群众，在这个关键时刻，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制定了《十六条》，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大字报。这样轰轰烈烈的一场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展起来了。

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作了很高的评价，指出：“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意义。”毛主席号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毛主席鼓励革命青年在文化大革命中经风雨，见世面，在战斗中锻炼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在这同时，毛主席对广大干部也非常关心，亲切地指出：“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毛主

席亲切希望我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发扬光荣传统，保持革命晚节，在文化大革命中立新功。一九六六年底，文化大革命出现了大好形势。当一九六七年来临时，主席在十二月二十六日讲：全国全面开展阶级斗争。就是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夺权。早在一九六六年十月，毛主席就坚决支持了上海的工人运动，支持上海工人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工人运动起来了，主席很高兴，《十六条》讲，青少年是文化大革命的闯将，工农兵是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工人运动起来了，主席很高兴，当时派了中央领导同志（张春桥同志）去上海支持工人运动，处理安亭事件，同意工人群众成立自己的革命造反组织。毛主席指示说：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到一九六六年底，毛主席又指出：上海大有希望，工人起来了，学生起来了，机关干部也起来了。在毛主席亲切关怀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下，在驻沪人民解放军的支持下，开展了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夺权的斗争。这不只是上海的事，而且是全国的事。是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夺权的。不然，这个权是夺不过来的。六七年一月十六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了常委会，热情支持自下而上的夺权斗争。对《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夺权斗争作了很高的评价，指出：“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件大事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必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一月二十六日，毛主席又向全军发出伟大号召：“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毛主席还亲自总结了夺权斗争的基本经验，毛主席说：“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

权派的权！”并指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

在上海一月夺权，打退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时，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了贺电，指出要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和无产阶级的经济命运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

一九六七年八、九月间，毛主席亲自视察了三大区，对进一步推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作了重要指示。毛主席高兴地指出：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在文化大革命高潮中，毛主席就高瞻远瞩地指出：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同志们现在回顾一下，毛主席这些指示是多么重要！当时是第九次路线斗争，接着就是第十次路线斗争，我们学习毛主席的指示，往往当时并不很理解，没有都懂，而是经过一段才理解了。我们很有必要学习毛主席这些指示，这对于提高我们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很重要。最近中央准备把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指示编一本印发，只有把主席的指示看懂了，才能识别那些是马克思主义的，那些是修正主

义的，有利于开展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为什么讲这么一段？因为现在党内有些同志不理解，主要是在这一段。

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从上边毛主席一系列指示中可以看出，毛主席是下了很大决心发动和领导这场文化大革命的。现在这个革命已经取得了极其伟大的胜利。

首先是粉碎了以刘少奇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接着又粉碎了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这是最大的胜利。同时，文化大革命锻炼了广大干部、锻炼了广大群众，促进了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和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大大解放了生产力。这个很多同志看到了，但有少数人看不到。特别是出现了普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在全国这个运动正在逐步深入。八年来的实践充分证明了毛主席的这段指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要是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现在我们国家的情况会怎样？

最近中央准备发一个材料，即《林彪与孔孟之道》（一九七四年壹号中央文件），发给全党，准备批判。林彪、叶群夫妻两个，加一个陈伯达，他们对社会主义极端仇恨。这个材料给那些工作的同志谈了一下，大家感到很气愤。

关于这场政治大革命，国内国外的阶级敌人必然要百般攻击，这是毫不奇怪的，蒋介石不是天天的骂文化大革命？苏修的报纸、电台也骂了七、八年了。林彪在“571”反革命政变纲领中用苏修的语言

骂我们。这正如毛主席所说的：“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这证明我们文化大革命搞得是对的，搞得是好的。我们的批孔运动一深入，蒋介石、南朝鲜、南越、苏修又都大骂我们批孔。这从阶级斗争的观点看是不奇怪的。问题在于我们队伍内部包括党内外，有的同志直到今天对文化大革命还象七、八年前那样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有的甚至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个别的甚至把文化大革命描绘得一团漆黑，简直象洪水猛兽一样。有的说：“一提起文化大革命就毛骨悚然。”十大党章中，党的决议中讲，文化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有的说文化大革命完全没有必要搞，今后也不要再搞了，特别是高中级干部，说法是各式各样的。

有的说：“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取得了伟大胜利，但在我们这里看不到”。意思是说，在这里看不到，在那里看不到，加在一起全看不到，那还有什么必要呢？前边说过，这次文化大革命打倒了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这是最大的胜利，怎么能看不到呢？要说看不到，就把自己置于全党全国人民之外了。刘少奇、林彪一伙要上台，资本主义就要复辟，中国就会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去，就会变成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成千上万的人头就要落地。到那时你还说看不到？我们说，文化大革命不仅从全国来看是必要的，及时的，从一个工厂，一个学校，一个单位来看，也是必要的及时的。

毛主席说：“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刘少奇、林彪的路线在那一个单位都有影响，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大多数地方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有的地方，修正主义路线是

相当厉害的，如旧中宣部、中联部，两个重要的部都不在我们手里。不要说被资产阶级专了多少年政的文教战线了。就拿工业战线来说，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还是很深的，文化大革命后好多年了，专家治厂、管、卡、压，洋奴哲学这一套不搞掉，工人阶级怎能成为工厂的主人呢？社会主义的生产怎么能搞上去呢？正是由于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我们的钢铁生产才十年徘徊。有些企业形式上是在我们手里，实际上掌握在资产阶级代理人手里，有的甚至在资本家手里（上海有一批厂，实际还是资本家当厂长）。在这样一些单位，如不来这场革命，怎么行呢？怎么能把领导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呢？毛主席高瞻远瞩，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运动，解决这个问题。当然一次还不行。现在有些省、市个别单位，问题比较多，关键是领导的问题，不能怪群众，不是群众不好，关键问题是领导。当然不是说那些人都是坏人，有些是好人，但思想是修正主义的或者半修正主义的，一旦把这些问题指出来，这些同志是会改正的。文化大革命七、八年了，有些地方问题应该解决了。要解决问题，首先要把原因找对头，这样才能对症下药。有些不分青红皂白，把一些单位的坏事统统归罪于文化大革命或者说是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这是错误的。这本来是修正主义的后遗症，怎么能说成是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呢？这些问题恰恰说明了文化大革命非搞不可。那些地方路线不对头，那些地方就不能团结广大的群众和干部，坏人就挖不出来，有些是批林整风搞不起来。最近我们解决四川十二个厂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就是没有深入批林，关键就在这里。我们认为，只要按照文化大革命的精神办事，问题是可以

解决的大同××厂闹了几年，这次两个月就解决了。主要是原来的路线搞错了。当然我们不否认个别单位有坏人捣乱。但也要发动群众，把坏人孤立起来。把这些说成是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实际上就是要把文化大革命前的一套再搬出来，那就会越搞越乱。江西省委有人就在干部会上传达反革命谣言！“打扫庙宇，请进真神，老师归位，小兵回营。”把小兵全打下去了。最近看到一个电报，现在小兵都造反了，把两个头头弄得不亦乐乎。“压而不服”，这是一条真理。我们同江西一些领导同志当面说过，你们那里有人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十大以前谈过，十大中也谈过，但没有用。不过也不要担心，中央是知道这些事的。

还有人讲：“文化大革命好是好，但形式是不是非要这样搞？”就是说不能搞“四大”，不能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他们不主张直接发动亿万革命群众，不主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夺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权，无非是这么一个问题。因为否定了这些，就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在一九六七年谈话中指出：“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的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现在我们找到了这种形式，这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老实说，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怎么能把刘少奇这样一个藏得很深的叛徒挖出来呢？对刘少奇的一些东西，特别是历史问题，过去我们并不完全掌握，刘少奇的叛徒问题是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到处查，搞出来的（当然对他

的公开发表的修正主义的东西我们是掌握的），同时，文化大革命暴露了林彪反党集团，把他粉碎了。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这样一种形式，怎么会出现革委会，五七干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一系列新生事物呢？不可能。工农业生产也不会发展这么快。没有文化大革命这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也不可能普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当然，文化大革命作为新生事物，它本身也有一个发展和完善的过程，毛主席指出：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就是要发动群众。现在，毛主席的指示，中央的指示，在有些地方，到个别人的那里就卡住了，不告诉群众。有的给群众讲时，那些是主席的话，中央的话，那些是自己的话，搞不清。

有些人不赞成文化大革命，说文化大革命后群众不听话了，动不动就贴大字报，开会七嘴八舌。这不很好吗？其实这正是文化大革命带来的一个胜利。毛主席历来指示，我们党内生活要生动活泼，朝气蓬勃，不要搞得那么死死板板的。主席对王海容同志的谈话，说学生可以在课堂上打瞌睡，看小说，有人很不理解，我体会就是不要把学生搞得太死了，号召学生要敢于造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反。

部队也有这样的问题，叫无条件服从命令，绝对服从。其实也是有条件的，就是服从你。服从是有条件的，不是无条件的。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服从，不符合的就造反。我们每个共产党员执行上级指示，是建立在自觉的基础上的。有些人对这类事看不惯，主要是怕战士难管，爱提意见，这是很显然的。要路线对头，执行正确的路

线，正确的命令，不正确的就不能执行。现在部队出政治事故，主要是对战士的教育简单粗暴，不作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结果闹成堆，使矛盾激化。这里的关键也是个路线问题，如何对待群众的问题。现在形势发展了，要研究政治思想工作怎么做。完全用过去那一套吃不开了。

这些事，在我们看来是好事，有些人不这样看。

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工农兵是各项事业的主人，这一点不能忘记。十大报告中提出，要有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我们应当欢迎李庆霖、张铁生这样的人，敢于反潮流，敢于向上级反映问题。我们应赞扬这样一种精神。包括最近报上登的两个小同学，一个叫黄帅，一个是广东的，先写了一封信给人民日报，要求支持，写得很有水平，很有感情。我们看了觉得应该支持。

主席最近又讲，牛为什么长两只角？就是要斗争。这个话一九五五年就讲过了。毛主席还说，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说话为什么吞吞吐吐呢？要少吹多批。我们就是要靠头上长了两只角，敢于造修正主义反的工农兵群众。有些单位对十大提倡要运用“四大”武器怕得要命，到现在还不敢组织群众学习，群众起来搞“四大”，反潮流，我们应该赞扬，为什么要害怕呢？只有搞修正主义的人，才怕搞“四大”。凡是搞马列主义的，就应该支持群众的革命造反精神。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帝国主义都不怕，为什么反而怕老百姓呢？怕老百姓，认为人民群众不讲道理，只能压服，不能说服，这样的人不是真正的共产

主义者。”有些人对毛主席这句话是听不进去的，他们就喜欢压，压不服就抓。

有人讲：“老干部过去南征北战，文化大革命中七斗八斗。”这话不对，这样说，也不符合老干部的心愿。应当说，老干部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他们过去南征北战，有的负过伤。但他们并不因此就以为自己可以脱离群众，就以为自己可以摆官架子，而是积极投入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去，发现自己有错误缺点，就作自我批评。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立了新功，这样的老干部不是一个、二个，而是一批。这才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真正代表。至于有些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比较多，这是要具体分析。毛主席在视察三大区时说，有些干部为什么会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呢？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得，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严重脱离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爆发了，一爆发，就不得了，弄得他们很狼狈。像毛主席指出的这些人，为什么就不可以批判一下呢？你可以训人家，群众为什么就不可以批评你一下呢？主席这些指示，本来是大家很熟悉的，但有人忘记了。这里弄得很狼狈的干部，也是一分为二的。有的从积极的方面总结经验教训，改了，坏事变成好事，取得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成了真正受群众信任的好干部。这样的老干部不少，如上海的马天水同志，文化大革命后精神面貌不一样了，更加深入群众了，路线也对头了。

另一种情况是从消极方面总结教训，在群众面前扭扭捏捏，缩手缩脚。实际上还是脱离群众，不过形式不同罢了。

还有一种人，对文化大革命打倒了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这个关系到国家变不变颜色的事根本不想，面对群众的冲击总是耿耿于怀。解放了，上台了，一有机会就想整群众。江西省的干部就是如此。这样整的结果，势必整到自己的头上。三气不改，总是要摔跤的。这个问题不解决，现在解放出来，将来还得被打倒。

有人说：“文化大革命中被揪斗，帐总是要还的，不拿利息就不错了，出出气有什么不可以呢？”我们要向这样的同志大喝一声同志！太危险了，人民群众欠了你什么帐呢？毛主席说：“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劳动群众给的。我们代表了无产阶级，代表了人民群众，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就拥护我们。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要是一定向群众讨帐的话，群众就有权把你的权再夺回来。

还有一种倾向，认为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不是极右而是极左，其实林彪修正主义的实质是极右而不是极“左”，右得不能再右了。但不久前某一个大学有人说：“极左不批，是非不明。”最大的不明是所谓“十七年功过谁与评说？”评过了，中央下发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已早评说过了。就是说教育战线上十七年来基本没有执行主席路线，被修正主义路线专了政。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中说：北大清华是根深蒂固，盘根错节。现在有人说这个纪要不灵了，说这个纪要

是极“左”思潮的产物。把这些屁话到处吹。对某些人来说，批极“左”，批林彪是假的，批文化大革命才是真的。我们的结论：“极右不批，是非不明”。当前，我们要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就要深入批判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不批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要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是断然不可能的。去年有一个单位写了一篇文章，说那个单位的青年都是极“左”分子。把青年说得一无是处，全都是坏的。如果这样，中国革命的希望在那儿，我们的班交给谁？中央在几个省召开团代会的报告上批示，指出大多数青年是好的。否则我们的革命就没有前途了，就不光明了。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地方传播反革命谣言。如“打扫庙宇，请进真神，老师归位，小兵回营”。不管什么叛徒、特务、走资派通通都归位，包括刘少奇也要请回来，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要统统打回去。这是典型的复旧，或者说复辟，也可以说是反攻倒算。这个谣言是从部队的两个高级干部那里传来的。传播这些东西是很坏的。象这样的反革命谣言，江西省还当作主席的指示在几百人干部会上传。这些怪事，也不怪，原因就在于我们一些干部头脑存在着谣言市场，谣言到手，立即贩卖，因此，从阶级斗争的观点看，就不奇怪。有些不是坏人，但思想上早已解除了武装，那有辨别香花和毒草的能力？最近毛主席严厉地批判了这个反革命谣言。把它改成：“打扫庙宇，请进真神，老兵带路，小兵提升。”毛主席的指示充分体现了在干部问题上的革命路线，我们应当发挥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传、帮、带的作用，这是非常重要的。同时要大力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千

百万。不发挥干部的作用是错误的。但一讲老干部就论资排辈，不讲现实阶级斗争中的表现，也是错误的。过去南征北战，能打仗，这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看在现实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和表现。如果思想是修正主义的，能为无产阶级打好仗吗？我不相信。特别是在重大的关键时刻，考虑干部不应当光看历史，不看现实。主要的还是要看他在路线斗争中的觉悟，不管是地方的，还是军队的，老的，新的干部都应当这样看。

老干部犯错误要一看二帮，允许改正。对新干部也应该这样。但现在有的地方老干部犯了错误可以一看二帮，允许改正，解放了。但新干部犯错误就一棍子打死。为什么老干部犯错误都可以教育，新干部就不能教育；就要打下去呢？这不公平嘛！不利于党的团结嘛！毛主席最近批评好多人看不起儿童团，指出：你们那个十几岁二十多岁的时候，就那么高明？当然新干部要谦虚谨慎，不要骄傲自满，翘尾巴。要尊重老干部，向老干部学习。老干部要传、帮、带，新干部也有个接受传、帮、带的问题。

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一项重大的战略措施，是百年大计。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大事抓好，从上到下地培养接班人。培养接班人的问题，地方阻力小一些，军队阻力大一些。我就主张找一个三十岁左右的人当大军区的副司令员。

关于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究竟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这个争论由来已久。可以说贯穿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彭真的二月提纲，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目的都是要扼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林彪在本质上也搞了一条同刘少奇一样的修正主义路线。他伙同陈伯达在九大前搞了一个唯生产力论的政治报告，说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妄图以合法的形式对文化大革命实行反攻倒算。毛主席否定了这个政治报告，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了九大的政治路线，坚持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九大以后，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取得了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伟大胜利，斗、批、改运动正在继续深入。但文化大革命好得很还是糟得很的争论还没有结束，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以来，有一股右倾的翻案思潮在各地时隐时现。如新疆的龙书金，四川的×××，河南的王新，都是这样干的。他们转移批陈和批林的斗争大方向，企图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反攻倒算。这样作法实际上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这种斗争今后还会有。毛主席最近讲，对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还要看十年。这就是提醒我们要有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同志们最近看批孔的文章。讲秦始皇搞了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的一场革命，被骂了两千多年，何况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呢？当然有人要骂，要准备十年，几十年后还会有人出来为刘少奇、林彪翻案。孔子死了几千年了，还有人崇拜。秦始皇当时还是革命的，结果被骂了两千多年。

反对文化大革命，就是反对党的九大和十大这不是一般的问题，就是要搞修正主义，要搞资本主义复辟。我就是这样认识的。反对文化大革命，必然要搞资产阶级专政。同志们不要以为现在没有走资派了。不对，有的地方刮起了一股风，说今后没有走资派了，甚至连“走资派”三个字都不能提了。有的地方在讨论修改党章时就不同意写上

走资派，真是奇谈怪论！只要阶级斗争存在，资产阶级就会到党内找代理人，就会有走资派。如果没有走资派，那连过去的一切运动都要否定掉。三反、五反运动，五七年的反右派，五九年反右倾，还有四清运动，这些统统要否定。因此，坚持要写在党章上。这是大事情不是一般问题。至于有些人犯了走资派的错误，经过帮助已经改了，改了好嘛！但不能因为改了，就不存在走资派了。走资派不仅过去有，现在有，今后还会有，少数人到现在还对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甚至说造反派没有好人，这些话那有一点共产党员的韵味！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我们的老祖宗马克思就是领导我们造反的。《共产党宣言》就是造反宣言。现在是毛主席领导我们造反。有人骂我们是造反起家的，说对了。共产党人就是造反起家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造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产阶级的反，才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夺取了政权，这有什么不好！文化大革命中我们造了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反，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这有什么不好呢？有的人过去是造反派，现在也骂造反派，可见他的思想变了，忘记了过去。过去打土豪分田地，难道不是造反？打日本不是造反？打蒋介石不是造反？不是造反那是什么呢？有些人把这些都忘了。当然一场大革命，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造反派中混进少数坏人，这有什么奇怪呢，我们最初组织工农红军时，就不那么纯嘛！不可能。这是不可避免的现象，怎么能骂造反派没有好人呢？说造反派无好人岂不也否定了自己！他忘记了是谁带着我们造反，忘记了造反派的老祖宗。一个共产党员，

不造旧世界的反，你要干什么？一个共产党员说这样的话，意味着对共产党的背叛！共产党员就是要造反，造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反，当然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作为人民的内部矛盾问题，认识问题提出来的，也要从世界观上找原因，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把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一番，有少数人可能改造不过来。两类矛盾可以转化，有的向好的方面转化，有的向坏的方面转化。有的对错误认识了，好转一些，或者完全变过来，敌我矛盾转化为人民内部矛盾，有的人民内部矛盾可能转化为敌我矛盾。

在我们一些同志的头脑中，不是把文化大革命看成解放以来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而好象是晴天霹雳一样，一个早上爆发的，甚至有人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一场误会，非常反动。他们有一整套说法，“老干部回岗位，新干部回单位，支左人员回部队，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大误会。”这是思想问题还是典型的唯心史观？他们既然把文化大革命说成一场大误会，就对当前的一切看不惯，总是等呀、等呀，等到一切都恢复正常了就好。他们把发展不是看成螺旋式的上升，而只是看成在一个封了口的圆圈里打转转。在工厂他们实行管、卡、压，在学校里把智学第一的一套搬出来。总之，一切都照老格式重做一遍，这是一种什么思想呢？是一种典型的庸俗进化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都处在不断的向前运动发展中。这些主张复旧的人，口头上承认辩证法，实际上反对辩证法的，一提到企业管理，就主张把被群众冲掉的旧的规章制度全恢复起来，热衷于搞计件工资，计时工资、奖金等。他们说，这样可以调动积极性，他们就没有想想

中国革命几十年靠的是什么？是靠奖金，计件工资和计时工资吗？不是，我们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靠的是亿万革命群众，靠的是小米加步枪，如果说搞物质刺激，苏修搞得很厉害，搞得工业停滞，内外交困，如果那东西灵的话；列宁格勒工人为什么要造反呢？文化大革命是靠物质刺激，还是靠群众的觉悟，还是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发动广大革命群众？当然不是说不关心群众生活，但关心群众生活同搞物质刺激是两回事，提高劳动生产率，应在技术革新、机械化方面想办法，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适当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平是必要的。但搞计件工资、奖金，这不是关心群众生活，这是对工人阶级的莫大侮辱，我们的铁道兵修了那么多铁路，靠的是计件工资？这些战士一个月拿八元钱，没有奖金，这完全靠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些部门不是每个人都知道，中央两个部就是搞这个，到上海去试点，被工人赶出来了，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文化大革命，我在这里吹一吹，希读书班的同志回去，在这些部门，要组织斗争，起码要向中央反映些情况，有些地方提出来，能不能恢复文化大革命前的规章制度？在计划会议上，有人回答得很干脆，说不能，他讲了三种情况，第一，管、卡、压的那一套我们反对；第二，搞奖金挂帅的我们反对；第三，过去是正确的一旦现在生产发展了也不能把老一套原封不动地搬进来套，就象成人不能再穿小孩子的衣服一样。这个工人很懂得辩证法，他讲的就是对，事物发展了，我们领导的思想和工作要跟上去，适应新的形势，我们要坚决反对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现在有些人就是想倒退。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

我们要把批林整风运动深入搞下去，就要打倒孔家店，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系统的全面的鼓吹唯心主义的思想家。一切守旧的家伙都吹捧孔子，林彪是当代的孔老二，批林和批孔完全可以结合起来，也必须结合起来，要打倒我们头脑中的“孔家店”。孔子生活在中国由奴隶制进入封建制的社会大变动的时期，他仇恨社会变革，死命推行奴隶制，反对封建制度，妄图阻挡历史车轮前进。孔子在鲁国当宰相时，上台七天就杀了革新派的少正卯，他的学生冉求有革新思想，他就挑动另一部分学生鸣鼓而攻之。主席说：孔子很有些恶霸作风，法西斯作风，由于他倒行逆施，上台三个月就下了台。他虽然下台了，但复辟之心不死，他到处游说，看到大好形势，就叫喊“礼崩乐坏”，认为是坏事，昨天人民日报发的哲军的文章，希望大家好好看一看，这篇文章写得很好。（按：元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刊载哲军所撰“孔子的中庸之道是反对社会变革的哲学”文章）

有些人对马列主义没有感情，对修正主义却留恋顾盼，脉脉含情，对文化大革命中的新生事物看不惯，对旧东西却非常留恋。

毛主席说：“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唯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一个以共产主义作为奋斗目标的共产党员，为什么对旧事物那么留恋呢？这是我们在座的同志应好好研究的问题，我主要是想提倡同志们好好学习一下文化大革命以来毛主席一系列的重要指示，

牢牢记住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的三个原则。毛主席最近还说，中国如果要出修正主义，同志们要注意呀。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也不议政。毛主席的这些指示适应于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各方面，就是告诉我们要抓大事，学习讨论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这就是大事，很值得同志们议一议，今后出修正主义，还是在上层建筑领域。

毛主席最近多次指示并亲自指挥我们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就是要我们牢牢记住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我们对主席的指示要有正确的理解，以便更好地贯彻十大精神，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1974

王洪文江青就印发北大清华汇编《林彪与孔孟之道》

给毛泽东的信

王洪文、江青

1974.01.12

主席：

我们看了北大和清华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这份材料，觉得对当前的批孔有很大帮助。各地也迫切需要有这种简要的材料。我们提议，可否转发各省、市、自治区、各军兵种、各大总部、国务院各部，作为当前批林批孔的参考。现将材料呈上，妥否，请批示。

王洪文 江青

一九七四年元月十二日

王洪文张春桥在军委办公会议听取三总部汇报批林批孔运动情况时的插话（摘录）

王洪文 张春桥

1974.2.8

当总参仲华同志汇报时，

张春桥同志（下称张）：汇报不要照本子念。抓点，要首长自己抓。五十七张大字报，三万多分之五十七。主席讲批孔不是从七三年五月开始，以前不说，八届十二中全会即讲了。

当才千同志讲到阎仲川、温玉成问题未搞清时，

张：你们很多问题都没有搞清。说不深不透，一点具体的不讲，张挺的问题我今天才听到。

当别的领导同志批评总参领导太软弱时，

张：你们的大事，光我知道的没有哪一件有结果的。如总参作战部有人跑到山东，跟袁升平一起骂浩亮，报告我逐段批，你们写了几页顶了回来，我不想管。艾玲的丈夫在你们二部，未解决嘛！上海给你们提供材料，你们一点不提供。知道的人不多，为什么不发动群众揭呢？

王洪文同志（下称王）：她是有言论有行动。邱、李、叶在那里指挥干的。

张：你们就说没事，到你们那里就说没事。

王：应该充分发动群众揭。

张：张挺翻案也未解决，不是下面的，你们几个怎么样？

王：总参领导右，右得很。群众批评你们从“九·一三”以后一直被动，有道理。许多问题有题目，无下落。如温玉成、黄永胜，他们经营那么多年，不搞几个人依靠谁呀？

当别的领导同志问雷英夫怎样时，

王、张：关起来是一回事，要查清，不然关两年又放出来了。

王：总参领导对批林整风领导不得力，很不得力。

张：儿童团我还是第一次从贵部听到，我是反驳了的。五十年后主席、副主席都要从幼儿园找。你们这些问题未解决嘛！要研究、讨论、解决、落实。

王：批评是一回事，落实解决又是一回事。

张：不抓大事不能光要你们负责，军委有责任，有些事可以这样说。你们的精神状态还有些问题，让群众推着走。

当别的领导同志对总参运动作指示时，

张：要放手发动群众，不要怕，坏人利用要跳出来是好。要保证作战指挥。空军有些提法值得考虑。不算历史旧账，什么旧账？不要打横炮，遗留问题向上写小字报。总参情况你（指才千同志）是否有数？我看你也不一定比我知道的多。

录入自《“四人帮”罪行材料（九）》，总参谋部政治部印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

王洪文在接见四川大足汽车厂在北京学习班同志的讲话

王洪文

1974.2.9

我没有什么准备，昨天，先念、登奎、江青同志给我讲，大足汽车厂同志要回去了，我觉得再忙也得见了，原因这个厂很重要，是国家的独生子，国家很需要大足汽车厂出的汽车，部队装备特别需要这个车，讲几句话希望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这次同志们来北京，时间稍长了一点，但收获还是很大的，今天和第一次见面时，大不一样了，精神面貌变了，大足厂有了希望，是不是问题都解决了，没有斗争了？我看也不是。同志们回去以后，还会碰到各种问题。斗争还会有的，有时甚至还很激烈，怎么办呢？同志们要按党中央的布置，把批林批孔这个大方向抓住不放，不管有多少问题，都要通过批林批孔去解决，把全厂职工团结起来。

现在全国都要开展批林批孔，大足也不例外，这是解决大足问题的最大动力，回去后，首先把批林批孔抓起来，另外要注意防止阶级敌人的破坏捣乱。同志们觉得我们问题解决了，思想通了，大足厂也改变了面貌，但阶级敌人是不会甘心的，我们应该警惕，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这两条抓得好，就能把学习班取得的成绩，巩固起来发展下去。

各级领导要抓大事，就是要批林批孔，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联系四川的实际，要批梁兴初、陈××的错误路线。四川的许多问题是他们推行林彪路线造成的，你们来的时候，一方要批，一方怕批，有顾虑。第一次接见时，不讲话，不敢揭矛盾。通过学习解决了，现在精神面貌好了，所以还是应把批林批孔这个头等大事抓紧，无论如何不准放松。有了共同敌人，共同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向就明了。所以还是抓批林批孔这个方向。刚才先念同志讲，不应把仇恨记在阶级兄弟分上。群众之间，工人内部，要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团结起来，但对阶级敌人要批要斗，毫不客气，有些领导象×××他们厂的同志，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至今还有三气：不服气、泄气、怨气（登奎同志插话：主席在天津说，实际就是一气，不服气）文化大革命是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你不服气是对的谁？所以不要做一般的缺点错误，文化大革命到现在已经八年了，如果就在六七、六八年不理解还是可以理解，我们党的十大都开过了，还不理解就不是一般的问题了，做为共产党员是跟不跟毛主席干革命的问题，是不革命还是及时革命的问题。希望还有三气的同志尽快转变立场，如果还是不服气，早晚就被群众打倒，要被历史抛弃。有人主张一切一切都恢复到文化大革命以前，这是不对的，这就是孔老二的思想，倒退、复辟的思想，就是复礼嘛。我们这坐的是搞工业的，有人想恢复到文化大革命以前，什么新事物都不要，这就是复辟。我们前进还是倒退？我们是主张前进的。对文化大革命是拥护还是反对，就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

主义、修正主义的问题。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大足有没有我不清楚，但这样的人，这样的思想一定是有的，这次批林批孔运动，要结合解决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不是要联系实际吗？这就是一个极重要的实际。比如有人对取消基层革委会那么感兴趣，这股风从何而来？很值得研究。同志们要注意，有人就是要恢复厂长，总工程师、车间主任那一套，代替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革委会，这是不对的。主席讲过：革命委员会好！好就好在三结合。军、干、群、老、中、青。听说四川有个以工代干的说法，这是个新名词。什么叫“以工代干”？党中央没有这么说过，就是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干部。有的人根本不承认他是干部，叫“以工代干”。我就是这样的一个干部，也有的不承认我是个工人。还有的单位，讲级别，什么十八级，十九级以上国家干部。机关有个开会的报告，什么十九级以上的可以参加。我就在报告上批了：我就没有资格参加这个会，将他们一军，已经起了很大的变化。有些人想千方百计各种办法限制新生力量。在江西流传着一个反革命谣言：“打扫庙宇，请进真神，老师归位，小兵间道”。江西省委竟在大会上做了陈述，谣言说是主席说的。主席看了以后说，前两句不是主要的，要害是后两句。主席改了叫做：“老师带路，小兵提升”。主席针锋相对辟了这个谣言。（先念：还有一个伪造的中央 51 号文件，关键是搞复辟要翻解放以后历次政治运动的案。）同志们听到这些谣言，要狠批，伪造的 51 号文件就是要复辟，要把蒋介石请进来，要林彪、刘少奇这样的人上台。在我们革命队伍内部为什么有些人接受这些反革命谣言呢？说明他们的思想起了变化，对文

化大革命不满，就容易接受，还有一个单位相当负责的干部，骂造反派是一个也没有好的，我说：“你把自己都骂了”。（先念：我们也是造反派，造国民党的反。）（登奎：连马克思也骂了。）马克思是造反派的老祖宗，共产党宣言就是造反的。（登奎：河南有个书记，竟不准造反派结婚，叫它断子绝孙！）（先念：你看他对文化大革命多么仇恨呵！）修改党章时有人不主张写走资派这一段，说没有走资派了，当然是个认识问题，那么，刘少奇、林彪是不是走资派？还有那位县委书记是不是？你们厂那位陈德志是不是？陈德志叫蜕化变质份子也行。（先念：叫坏分子也行。）不但有斗争，仍然是十分激烈，所以要批林批孔，继续解决这个问题。许多单位的问题解决不了，我看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没有解决，对第九、十次路线斗争问题没有解决。搞得不好就会使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倒退变质。当然这里头有的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正确处理，但问题要解决。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谣言是很多的，各地都有，有的人讲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误会。这是很反动的，同志们不要这一派那一派，在工人阶级内部，不管是工人，还是干部，都要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大家团结起来，把矛头指向林彪和他的祖宗孔老二，狠批他们，狠批他们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谣言和诡辩。我没有准备，主要来看看大家，讲的不对可以批评，也可以贴大字报，希望大家把生产搞上去，早出汽车。

济南工人翻印，一九七四·三·四

王洪文张春桥在听取三部批林批孔运动情况汇报时的 插话

王洪文 张春桥

1974.3.6

当汇报即将结束时，

张春桥同志说：你们感到最难办的问题是什么？下一步怎么办？
谁讲？

当汇报到部常委的盖子没揭开时，

王洪文同志说：几个常委？

当汇报完以后，

王洪文同志说：你们（指青年同志）有什么意见可以提。

当有的同志讲到揭开三部的盖子还有困难时，

王洪文同志说：不要看得那么难，我觉得三部的形势是好的，三部的广大群众、广大基层干部是好的，盖子是能揭开的。揭不开咱们就砸，砸不开，就用炸弹炸！

当有的同志对军委和总参领导提出批评意见时，

张春桥同志说：我赞成你的意见，你对军委和总参有意见都可以批评，你的风格比他（指某领导同志）高一点。（说完张春桥就走了）

当有的同志讲到中层干部还有顾虑时，

王洪文同志说：你们想办法促他们嘛。

当有的同志讲到有的领导干部又要革命又怕革命时，

王洪文同志说：这话说得不错嘛！

当有的同志讲到四位副总长给胡备文同志回信时，

王洪文同志说：（对张才千同志）你给签了？签那个干什么吗？在那种情况下，你回这个信有什么必要？何必呢？对群众的影响多大呵！所以人家说上边有个盖盖，我看没说错。

当有的同志说群众揭发某领导对另一领导同志说“我们是患难之交，相依为命，形影不离”时，

王洪文同志说：这个问题是严重的。总参的问题要解决下，作战部、三部、机要局的问题，刚才×××同志不是讲盘根错节嘛，这话讲得对，你们研究一下，继续发动群众，把盖子揭开，揭总参领导的问题，包括你（指张才千同志）。刚才说什么“相依为命”，你说群众说的没道理嘛！你们上边这个盖盖自己削掉，问题不就解决了。

当×××说到林彪一伙非常注意抓三部这个阶级斗争工具时，

王洪文同志说：无产阶级为了革命要抓这个工具，资产阶级为了搞反革命，搞复辟，也要抓这个工具。

这样的情报部门，要注意一下，在阶级斗争中两个阶级都在争夺。王洪文同志说：从最近的揭发可以看出，捂盖子的这种人不多，是少数，只要把群众发动起来，是可以搞好的，应当有信心。总参比过去好了些嘛，还要继续克服右倾思想，发动群众揭，要把上边的盖子揭开，有困难，但不是那么大。这次我们要下个决心，一定要揭开，揭不开就砸，砸不开就用炸弹炸。这话可能有点过火了，但一定要揭开。

提出一个问题和你们商量，前一阶段你们写了报告，要不要写大字报，考虑到这个部门重要，上一次批了。现在考虑为了真正把三部的盖子揭开，更好地发动群众，如果考虑搞大字报行不行？你们适当规定一下，把大字报贴到机要区，涉及机密的，可写小字报，大字报小字报同时进行。涉及到黄、吴、叶、李、邱的可以用大字报揭，涉及到第十次路线斗争问题可以用大字报，涉及到技术业务机密用小字报。这样有利于运动。这个问题我们议了一下，这次与你们商量。规定不要太烦琐。大字报有个声势问题。大字报可以互相启发，扩大思路。有些干部还处在十字路口的问题，也可以促。

当×××提出常委加几个人领导运动时，

王洪文同志说：年纪轻的、有冲劲的搞几个，我赞成。

当有的同志讲到群众希望贴大字报，因为总参党委有规定，所以没有写时，

王洪文同志说：最近，我看了一些情况，根据有些单位的经验，这个问题可以考虑，但有两条：一是要注意保密，二是工作不能停，有人对小字报不怕，大字报一攻就怕了。过去有个经验，有好多保密单位在运动中不敢贴大字报，不敢揭发，结果在文化大革命中问题就爆发了，里边问题最多。我过去在上海所有的保密单位，到运动后期都是老大难。而民用工厂，每次运动发动群众都比较好。在文化大革命中那么多单位都冲开了，整了一下。现在怎么也没有文化大革命中死的人多。所以和三部商量一下，为了把三部问题彻底揭开，在一定范围内贴大字报。

当有的同志讲到三部领导都是三十多年的老关系时，

王洪文同志说：除了老关系，还有裙带关系。

当×××同志提到北兵南调问题时，

王洪文讲：才千同志，这个事值得总参重视。我最近看了一些材料，当时空军、海军给中央和主席写了报告，没讲调多少兵力，但空军大量兵力南调。调动一个团要经主席批准，他怎么调呢？一个营一个营地调，一个连个连地调，调十二个连还不是一个团。这些都是通过作战部的。海军舰只调了多少？七、八、九，直到“九·一三”事件发生，有的还在路上，有的先遣已去了，有的还在看地形，“九·一三”事件发生了才停下来。这是个大阴谋。所以，才千同志、作战部要搞好。

录入自《“四人帮”罪行材料（五）》，总参谋部政治部印，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

王洪文张春桥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五日在作战部汇报批 林批孔运动情况时的插话

王洪文 张春桥

1974.3.15

当汇报到原防突办副主任、林贼办联络员阎洪濠（现在押）的问题时，

张春桥同志问：你们给总参党委报告了吗？报告上怎么说的？

靳玉峰同志说：报告了，报告上讲了要追查。

张春桥同志说：你现在不能为自己辩护，不要总是认为自己做得对。交作战部后，你问过吗？你采取过负责态度吗？阎洪濠那么样反动，作战部那么样手软，总参党委不作处理，这样严重的问题，你是共产党员，你为什么不向中央控告？你对洪濠的结论是什么？（靳答：没有作结论。）

王洪文同志问：为什么不做？

张春桥同志说：你这个组长，为什么不做？你不会有一个坚决的态度的。你刚才说了一大套，都说你做得不错，没有说你有缺点。报告要查一查。

张春桥同志说：才千同志，阎洪濠这个人如此之坏，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张才千同志说：这次作战部开会，我才清楚。）在以前你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这些诗？（张才千同志说：诗没有看，知道

有诗不知道有这么多。) 阎洪濠盗窃机密你知道吗? 你最初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你是耳朵里刮了两句? 还是知道得清楚? (张才千同志说: 不大清楚。) 你不要含含糊糊, 要把话说清楚。

当汇报到阎洪濠在学习班期间盗窃了大量机密时,

王洪文同志问: 他在学习班怎么能盗窃到这么多核心机密呢? 我不相信你们那是学习班。本来办学习班是学习马列、主席著作的, 从清查“5·16”我就发现这个问题。你们知道他有那么严重的问题, 还让他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 放在这样重要的部门, 让他盗窃机密。

当汇报到阎洪濠学习班搬到防突办公室是同×××学习班搞平衡时,

王洪文同志说: 阶级斗争怎么能搞平衡呢? 作战部是搞作战的, 怎么能搞平衡?

张春桥同志说: 总参这样多的机密被人家搞走了, 才千同志, 你怎样向中央交代?

王洪文同志说: 如果苏修、美帝真的打来, 我怀疑作战部会有“维持会”。真的打起仗来, 才千同志, 总参会有维持会长、副会长, 一套班子都齐全。(国民经济计划) 为什么要发给它(指给防突办)?

王洪文同志说: 把全军实力、经济计划给他们干什么, 防办主要是搞防敌突袭的, 弄我们的东西干什么? 这个问题一定要查清。这样重要的东西, 都往这里来集中, 不管谁规定的, 都要查清楚。这实际上是我们的情报。你要这么多东西干什么?

张春桥同志说: 这要查清楚, 是谁规定的?

张春桥同志说：×××有什么问题？

王洪文同志说：防突办主任、副主任，和阎洪淦坐在一块，还给他机密材料看。对林彪这样一个死党，还在重用。才千同志，他盗窃了大量的机密，写了那么多黑诗，他就是林彪死党。蔡洪江同志，你们要看好，不要让他跑了。（张才千同志说：跑不了。）

张春桥同志说：靠不住。

王洪文同志说：不行，不行，要采取措施，要隔离远一点。你（指蔡洪江同志）回去要搞好，死了你要负责，跑了你也要负责。出了事，我要找你。才千同志，长期不警惕，再不警惕不行了，要当心人家把他整死灭口，这回要谨慎，出了事，我找你才千同志。总后邱如光，是邱会作的儿子，六个人看着他，跑了四次，其中有一次跑到钓鱼台来了。你以为看的人都靠得住吗？

当汇报到作战部党委在讨论阎洪淦盗窃机密问题，有人认为还没有证据能说明他已送到香港去时，

王洪文同志问：党委谁这么认为？没有拿走有什么根据？好多问题，蔡洪江同志说是认识问题，我觉得不对。“九·一三”以后，初期这么说，可以谅解，已经发现阎洪淦这样多罪行，还这样说，就不是认识问题了，是立场问题，站到敌人立场上去了。你们既不查清，又不处理，还说没有送到香港去，送到苏修去没有？

张春桥同志说：你晓得送到莫斯科了没有？

当汇报到部党委和总参党委讨论阎洪淦问题的情况有人告诉他时，

王洪文同志问：是谁告诉他的？对这样的人要采取措施，为了支持群众，至少要他离开防突办，要他交代问题。前段解决不彻底，今天要研究处理。

张春桥同志说：防突办过去是林彪搜集情报的机构，现在变成向我们袭击的办公室了。当有的同志说，林彪、叶群要阎洪濛搜集情报要象雷达一样灵敏，包括中央首长有什么新的看法，新的提法时，王洪文同志说：象雷达一样灵敏，才千同志，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空军就有这样一帮子人，到处搜集情报。林彪的话很说明问题，包括“中央首长有什么新的看法”，是对谁的？这不是很清楚嘛！

张春桥同志说：就凭阎洪濛盗窃这么多机密，早该逮捕了。

张春桥同志问：防突办有多少人？（众答：十四人）为阎洪濛辩护的有多少？

当汇报到对下一步运动如何搞法，群众中有不同意见时，

张春桥同志说：天下没有一致的事！都一致了，作战部也就完了！你（指蔡洪江同志）这个情绪就不对。

当有的同志汇报到林彪反党集团有三条黑线伸到作战部：一是林、叶贼联络员阎洪濛；二是四大金刚、温、阎；三是小舰队时，

张春桥同志说：你那个排列顺序是不对的，黄、吴、李、邱是第一位的，怎么把阎洪濛排在第一位。这不是排列问题，这是个大问题。你们这样对总参问题的估计要犯错误，大舰队厉害呀！然后是小舰队，第三才是阎洪濛。这不是小事情，我老是觉得你们不搞黄、吴、李、

邱的，为什么阎仲川的问题查不下去，就是不重视。闾洪淦是个小走卒。排列不对是会犯错误的。

当有的同志讲到对蔡洪江同志还有十个问题要谈时，

张春桥同志说：都是蔡洪江的吗？（答：是。）为什么你讲的都是蔡洪江的问题？（答：我们研究过，有侧重）你们串连过！（有的同志回，没有。）我觉得怪！我并不是包庇蔡洪江同志，你们怎么不提黄永胜这些人，为什么十个问题都是蔡洪江的，左勇有没有？是否那些人都是死老虎了？如果你揭黄、吴、李、邱、温、阎的问题我听，如果十个问题有蔡的，有左的，有王的，那还可以。

王洪文同志说：我们并不为蔡洪江同志说话，揭蔡洪江同志的问题是可以的，但不要把主次颠倒了。

张春桥同志说：你把十个问题都写出来，贴大字报也可以。作战部的问题，是不是主要是蔡洪江的问题，你今天没有提王扶之、左勇。你那个黑线的排列也不对，你的头脑中关于敌人的次序是否清楚，你写大字报，我也不反对，你自己决定，我们不干涉。

王洪文同志说：大字报、小字报都可以。

当有的同志建议中央军委派工作组、观察组到作战部来指导工作时，

王洪文同志说：历来派观察组没有好结果。

王洪文同志说：今天先开到这里，还要开一次，回去后要放手发动群众继续揭。形势是好的，主要是领导问题，比以前有进步，但还不大。

王洪文同志说：要把主次搞清楚。北兵南调的问题，提到了好几个人，确实要查清楚。我查过空军、海军的材料，你们也回去查一查，究竟是怎么回事，有些问题清楚了，有些问题还不清楚。与蔡洪江同志有牵连，你就带头搞清楚，与张才干同志有牵连你就带头搞清楚。你们都应把问题搞清楚。我查了空军的电话记录，跟作战部是有连系的，先不要作结论，查清后再说。你们也可以翻一翻作战部的电话记录。查清楚问题，要做细致的工作。海、空军会议上都提到过这个问题，但至今未完全搞清楚。

录入自《“四人帮”罪行材料（四）》，总参谋部政治部印，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

王洪文副主席给谭启龙的重要电话指示

王洪文

1974.3.16

一、浙江两派某些头头，一不批林批孔，二不批陈励耘、南萍，有些人到工厂、农村去搞串连、抢枪、抢物资、抢车辆等，完全违背了批林批孔的斗争大方向，是极端错误的。在外边的一些人，应当回到原单位，参加批林批孔。

二、省委，特别是省军区，不坚决执行中央、中央军委的两次收枪的命令，是错误的，必须同中央、中央军委检查。

三、省委里一些主要负责人，主要是指书记、常委到外地去养病的，应当回到工作岗位上来，同群众一起批林批孔，抓好工作。对不回来的，省委应当严肃处理。

四、在批林批孔的同时，要注意安排好工农业生产，特别是农业生产，要认真抓好，措施要落实。

温州的姚国彪抢枪等问题，已经不是一般的错误了，要赞成省军区抓起来，拘留在省里。

（这个电话是王副主席亲自打给谭启龙同志的，记录以后又核对了一次。王副主席说：前天晚上中央开会议论了这个问题，这是我归纳的几条。三月二十一日六时二十五分，王副主席办公室来电话，传达王副主席指示，将“浙江两派头头”，改为“浙江两派某些头头”。）

王洪文副主席重要电话指示

(一九七四年三月十六日凌晨二时零五分)

王洪文张春桥在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听取通信兵批林批孔运动情况汇报时的插话

王洪文 张春桥

1974.3.18

王洪文同志说：开吧，（对黄文明同志）你讲吗？不要照本读，简要讲，时间不长，人比较多，存在什么问题讲一讲，然后听听大家意见。

当黄文明同志讲到二月十一日前，我们对大字报既不提倡，也不制止时，

王洪文同志说：实际上是不让贴，就是这样嘛！

当汇报到本周通信兵机关准备开一次批判大会时，

王洪文同志说：通信兵主要是指北京的吧？有多少人？

王洪文同志说：（对黄文明同志）你们现在还有什么问题？当汇报到“六·二一”有个会后会的问题时，

周世忠同志：我没有参加。

黄文明同志：你参加了，这是有据可查的。（有人插话：是李如洪交代的）

当汇报到周世忠同志两次托人向林立果代问好时，

王洪文同志说：谁代问好？

黄文明同志：周世忠。

当汇报到李作鹏向周世忠同志透露温玉成“不围绕红太阳转”时，王洪文同志说：林彪“五·一九”讲话就讲了“围绕红太阳转”，李作鹏又到青岛、徐州讲了一通。

黄文明同志继续汇报，

王洪文同志说：（对黄文明同志）今晚政治局要开会，这个会要提前结束，最好简短扼要一些，让基层同志们谈一谈。

群众代表开始汇报。当汇报到周世忠同志参与告上海阴状时，

王洪文同志说：那是和路线斗争联在一块的。实际上，上海电子工业民用的多，大部分都是手工业发展起来的。他们一伙想将这批工业捞在自己手里，这在当时是违背主席指示的。厂不给，就给压任务，当时上海压得透不过气来。来一个说是中央，再来一个又说是中央，四机部、七机部都说是中央的，真正中央讨论过的专案落实不下来，压得没办法。因为全国的专案在上海配套的很多，许多重点东西上不去，他来个全国统一分配，耽误了全国的配套。他统统抓过来，然后给你统配。七〇年的计划会，当时我也火了，你们都代表中央，真正中央的任务落实不下去。

当汇报到李作鹏利用“六九一〇”会议否定毛主席革命路线在电子工业战线占主导地位时，

王洪文同志说：如果电子工业让他们再抓一年、两年，到现在的话，我看也差不多完了，都卡死了。我们搞军工，生产大批管子放在仓库里，别人不能用，生产单位赔本。

当汇报到整上海是周世忠同志亲自布置时，

王洪文同志说：整上海，他们的办法是挖墙脚，抓主任，不仅是整上海的问题。

当汇报到周世忠同志态度恶劣，把批林整风说成是“批周整风”，拒不参加常委会议，并破口大骂的时候，

王洪文同志说：他这个话，你们常委怎么办？

当谈到不怕周世忠同志打击报复时，

王洪文同志说：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老婆离婚……这些都不怕，还怕什么？

当汇报到前两次兵党委扩大会，总政派工作组时，

王洪文同志说：这次你们派工作组没有？（对张才千同志）总参有没有派？

张才千同志：运动归总政管，总参没有派。

王洪文同志说：总政也没有派？

黄文明同志回答总政没有派。

当汇报到总政两次派的工作组没有起好作用时，

王洪文同志说：总政工作组的头是谁？

汇报结束后，

王洪文同志说：你们还有什么意见，有什么不同意见没有？

众答：没有不同意见。

这时，张春桥根据汇报中提到的通信兵运动有盖子，与张才千同志有关，

张春桥同志说：才千，人家说你是一条原因，对你有一条意见，你不说说，表个态？你当着大家的面讲清楚嘛！

张才千同志：他（指周世忠同志）讲了他的错误，同黄文明同志的关系。我说你们的运动是归总政管的，可以向总政反映，同志之间的关系，在党委会上讲清楚。张春桥同志说：看你这话，起啥作用？人家说是路线斗争，你讲的是什么！

王洪文同志说：是路线斗争。

张春桥同志说：你就这几句话，人家就拿你张才千副总长的旗号说话了。

周世忠同志：我要他报告叶副主席。

张春桥同志说：你要他报告是什么意思嘛？

周世忠同志：要上面派人来。

张春桥同志说：周世忠，人家冤枉了你？要上面派“青天大人”来断你的案，为什么要派人？！

周世忠同志：我有错误，我要交代。

张春桥同志说：你交代个屁！首先是你的责任。你交代了什么？我们相信通信兵的广大群众会搞清你的问题。

王洪文同志说：通信兵那么多群众，我就不相信解决不了你的问题。

张春桥同志说：你说大部分交代了，我给你提个问题，为什么新的保密机不给主席？

周世忠同志：黄永胜勾掉的，只给军内安。

张春桥同志说：为什么这样的命令你执行？！你为什么不报告主席，你头脑里那有主席啊！

周世忠同志：我没有识别出来。

张春桥同志说：怎么没有识别？这是起码的常识，全军、全国、全世界都知道毛主席是军委的主席，你怎么识别不出来？

王洪文同志说：这不是识别问题。

周世忠同志：黄永胜的批件常委都看了。

王洪文同志说：你不要推给常委，你是通信兵主任嘛！

张春桥同志说：这个命令你怎么敢执行？你怎么能够不给主席安保密机。我对这个事，和他们（指汇报的同志）的意见还有一点不一样，这不仅是给不给主席安保密机的问题，而且是他们将这个保密机作为他们反党集团进行阴谋活动的工具。别人都没有，只有他们有，他们之间就可以用这种电话联系。

王洪文同志说：你们也没有吧？

张春桥同志说：主席都没有，我算什么！

张春桥同志说：我这个观点不是今天才有，“九·一三”以后，我在军委会上讲过，但没有下文。今天我又提出来了。如果讲阴谋，利用通信工具这是最明显的。你周世忠讲讲看。

周世忠同志：我没有顶。

张春桥同志说：你不是没有顶，是坚决执行，你没有向任何人报告，这个事要查。叶群要两部，你很快就给了。

王洪文同志说：那当然罗，那还能不给？这能说是团结问题吗？

张春桥同志说：才千同志，你刚才的表态我是不满意的。你应该支持通信兵的广大群众。

张才千同志：那当然罗。

张春桥同志说：什么当然罗，你说的就不对嘛。

王洪文同志说：你那个表态是不对的。

张才千同志：他（周世忠）说的是和黄文明同志的关系问题。

张春桥同志说：你看看是什么关系问题嘛！

张才千同志：通信兵群众对他的揭发、斗争是应该的。

张春桥同志说：你那次表态不对，今天这样表态就更不对。

张才千同志：对通信兵的运动我们不管。

王洪文同志说：你是共产党员！通信兵出问题，你作为副总长有没有责任？

张才千同志：那当然罗。王洪文同志说：通信兵被坏人控制了，权被篡夺了，你副总长要负责。你可以问问嘛。不了解情况，你可以不说嘛。

张才千同志：我没有答复。

王洪文说：我认为你每次开会，对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态度总是不明朗。所以，我批评你右。你应该坚决站在总参广大群众一边，把总参的盖子彻底揭开。要支持群众。

张春桥同志说：你至少应该这样说一句，我过去当了保护伞，现在不当了。（张才千同志又说了几句）你不要解释了，越解释越复杂。

张才千同志：不当保护伞了，检查错误。

张才千同志：我就和周世忠同志谈了一次。

张春桥同志说：你要是谈两次，今天就不是这么说了。

王洪文同志说：你不要解释了。作为总参来说，无论如何一定要支持通信兵的广大群众，把问题揭开。今天为什么要请你们来开通信兵的会，本来是要听别的单位汇报，后来同叶副主席商量了一下，原因是最近一段时间，通信兵的群众给中央写信的很多，揭发了大量的问题，需要解决，需要充分发动通信兵的广大群众继续揭发批判，应该查清。有些重大问题，如刚才春桥同志提的保密机问题，同志们不要小看一部保密机，这里有林彪集团的阴谋。如果是阴谋，周世忠同志是参与的，这个责任你推卸不掉。这样一个反革命命令，你坚决执行，坚决照办，证明周世忠你究竟是站在哪一边，或者说你究竟是哪个司令部的人。这不是一般的认识问题，看作是一般的认识问题是不对的。为什么黄、吴、李、邱、叶群、胡敏要就给，主席的却不能装。如果说是军用的，军委的主席就是毛主席，刚才春桥同志已经说了。转播电视，是属于亮相，实际上是造反革命舆论，是为林彪一伙搞反革命政变，为他们上台制造舆论、创造条件的。周世忠同志你是上场亲自指挥，亲自布置招待的，都是你干的。我大概没记错吧！难道能说这是一般问题，认识问题吗？分析一下当时的时间，（周世忠同志：当时我不知道九届二中全会的情况）我不管你知道不知道，这样一个行动，你向主席、中央报告了吗？这样的行动还不是黄、吴、李、邱一伙叫你干你就干。这也是团结问题？是内部同志之间的问题？这是

林彪集团的一次阴谋，是为他们上台准备的。这些问题，你必须向党，向党中央，向广大群众交代清楚。

你跑了那么多地方，讲了那么多话，为林彪一伙造了那么多舆论，这也是团结问题吗？

最近一个阶段，通信兵的群众来信相当多。当然，群众的来信有个别的地方可能不太准，但他们的意见绝大多数是对的。他们忧虑通信兵的问题解决不了，要求中央帮助解决，今天的会，就是在这样情况下开的。通过批林批孔运动，要联系通信兵部的实际，十次路线斗争的问题，应该解决。像刚才同志们讲的，通信兵是个要害单位，这里的问题搞不清楚，我们通信没法保障，特别是打起仗来，就保障不了，所以应该彻底查清。

这里首先是领导问题，群众对通信兵党委领导运动有意见，除了周世忠同志外，其他的同志也不那么得力。群众来信里讲到，刚才直接听到的意见，也有这个问题。其他犯错误的同志讲清楚了，也要站到群众一道去。这里包括周世忠同志，希望你把问题交代清楚，求得群众的谅解。要不然，像刚才有的同志讲，就信不过你。到现在还坚持反动立场，群众怎么信得过你。到现在还顶，有本事你就顶！相信广大群众是要跟毛主席干革命的，是会把问题搞清楚的。希望领导干部同群众站在一起，把通信兵的问题搞清楚，特别是党委常委的同志。因为林彪反党集团对这个部门很重视，通信兵的问题与作战部、三部也差不了多少。正象刚才有的同志讲的，他要搞政变不抓通信才见鬼呢！大量事实已经摆出来了。领导要同广大群众一道，通过批林批孔

运动，联系通信兵的实际，把这一系列的问题搞清楚，使通信部门掌握在忠于毛主席的革命战士手里，一旦有情况保证通信联络不中断，不然将来危险。

党委要向群众讲清楚，不准打击报复，可以放手揭发问题。谁打击报复，就应当以党纪严肃处理，甚至开除党籍、军籍。要保证，不保证不行，党委要向群众表明这个态度。党章有规定，群众有意见，可以向毛主席、党中央报告。一般群众揭发的问题即使有些不准确，或者有错误，也应该让人家讲，也不准打击报复。反革命例外。

当谈到周世忠同志是党委书记时，

王洪文同志说：群众写大字报不敢一个人署名，多是集体署名，反映群众有顾虑，怕打击报复。要相信群众大多数，部分群众有顾虑，党委的同志要做工作。对第十次路线斗争有牵连的人，跟周世忠犯错误的干部，要讲清政策，站出来揭发批判，有错误改了就好。

上次你们党委报告要开会，推迟时间就是考虑到群众刚刚发动，那样容易走过场。希望通信兵这次运动不要再走过场，彻底把问题搞清楚。

当有人提到周世忠同志有攻击毛主席的言论时，

王洪文同志说：要狠批狠斗。

王洪文同志说：行动也是大量的。

张春桥同志说：组织很严密。还有机动通信分队。

王洪文同志说：主席的都不给。

周世忠同志：我有几句话向首长说一说。我六九年七月四日晚到通信兵后，一头栽进了电子工业，任务压得很重，我跟人不跟党，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刚才黄文明同志的汇报，有些出入，我不在这里讲，另外写报告向中央交代清楚。

王洪文同志说：表这么个态，太不像样了。你这样的态度危险，周世忠同志！真的要改正错误，就得把问题交代清楚。你不是表态交代清楚，而首先说有出入，这态度是错误的。你这种态度能取得群众谅解？应该说，你的问题是很严重的。

王洪文同志说：不要怕他。

今天听了一下，你们回去搞，有问题以后再研究。党委同志要注意，不要给群众定条条框框。过去对大字报不提倡，实际上是不让贴。你不提倡，也不制止，这就是框框。

首先要放手发动群众，揭开了，群众没啥意见，到那时再开会也可以。有的同志怕大字报，那就不对，主席提倡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我们有的同志见了大字报就象洪水猛兽一样。怕什么，我说的是好人就不用怕，坏人当然怕。要同大家讲清楚，不要怕贴大字报。打击报复是不容许的。要坚持真理，不要怕打击报复。你们回去商量一下，把运动深入下去。

王洪文同志说：回去搞吧。

周世忠同志：我拥护中央首长指示，要向毛主席、党中央交代清楚。

张春桥同志说：还有一个向群众。你要向主席，向党中央交代，首先要向群众交代，否则你又说都向中央交代了。你那些问题没什么秘密。可以说，你是一头钻到林彪反党集团里去了。跟人不跟党，人是划分为阶级的，你跟谁呀？马克思、毛主席你不跟，你跟什么？跟党走，林彪的党你就跟，毛主席的指示你就不跟。我们这些人，糊弄一下也是不容易的。群众两眼瞪着，糊弄也是不容易的。

王洪文同志说：我们看你的实际行动。

录入自《“四人帮”罪行材料（十）》，总参谋部政治部印，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

王洪文张春桥在谢克成反映警备区批林批孔冷冷清清的来信上的批示

王洪文 张春桥

1974.4.7

春桥同志批示：

建议市委将这封信（指上海警备区政治部秘书谢克成同志 1974 年 4 月 2 日写的反映警备区批林批孔运动冷冷清清的信）印发市委常委、警备区党委常委，由市委召集两个常委开次会议一议，帮助警备区领导取得主动权为好。妥否，请酌。

洪文同志批示：

同意春桥同志意见，请转天水同志阅办。

温州地区革委会办公室翻印，一九七四年八月七日

王洪文对作战部领导同志的讲话

王洪文

1974.5.5

王洪文同志一九七四年五月四日下午对作战部领导蔡洪江、李力等同志谈了以下问题：

一、北兵南调问题，要作为一个重点，发动群众翻箱倒柜，彻底查清。把工作日记、笔记、电话记录、值班记录都翻出来查一遍。涉及到谁，谁知道的，谁就提供线索，提供材料。没有记录的也要通过回忆把它写出来。要把矛头对准“大舰队”，把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彻底查清。同时也把作战部的问题彻底查清，现在不查清，将来总是个事。

北兵南调问题，海军、空军他们都在查，有一些材料。你们这里也送过一些材料。我总觉得这个问题还不太清楚。不是所有调部队都是阴谋，但是这里面有阴谋，你们要进行分析。对付蒋帮师、团规模的窜犯，为什么调这么多部队？江苏、浙江、上海的海、空军很多嘛，为什么还调北面的？

为什么调长江以北的？南面的为什么不用？总之这里面有鬼，有真也有假，真真假假就是了。所以你们党委要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究分析问题，不要轻易肯定，轻易否定。没有把握的和难处理的，要给中央写报告。根据情况，可以综合报告，也可以专题报告。

二、搞北兵南调问题，同你们现在清查林彪反党集团在首都搞反革命政变阴谋是一致的，有联系的，你们要放手发动群众，同时进行。发动群众揭，发动群众查，使大家都有事干，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这样就活跃起来了。林彪反党集团他们总是利用合法形式搞反革命阴谋活动，你们要有敌情观念，把材料摆出来，交给群众加以分析研究，那些是阴谋，那些不是阴谋，都要搞清楚。

三、要反复交代政策，做好知情人的工作。要把斗争的矛头始终指向“大舰队”，主要是搞“大舰队”的问题，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做好知情人的工作，有牵连的同志不要怕，要揭发问题，把问题说清楚就完了。对犯错误的同志不是都打倒，而是要帮助、教育、团结、争取。林彪能把他们拉过去，我们还不能帮助他们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任何时候，都要按毛主席的政策，团结大多数，缩小打击面。

四、各部、局的领导班子基本上从自己内部产生，不要依靠从外面调。根据经验，从外面调的效果不好。你们要从斗争中培养选拔年轻优秀的干部，充实到领导班子里来。

五、要不断地总结经验。深入发动群众，边批边揭，边总结经验，搞一段总结一段。加强组织领导。我们要批林批孔，通过这场伟大的运动，通过群众性的揭发批判，提高大家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把广大干部团结起来。

录入自《“四人帮”罪行材料（八）》，总参谋部政治部印，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

王洪文在山东重点企业批林批孔汇报会议上的讲话

王洪文

1974.6.27

刚才白如冰同志讲了话，先念同志也讲了，我都同意。白如冰同志讲的很全面，同志们回去后，只要按照这个精神去做，我相信山东问题会解决得更好。先念同志在讲话中提出了一些要求，批判了一些错误观点，都很重要，希望同志们回去贯彻落实。最近一段忙别的事，对山东问题没有研究，只是抽出很少的时间听了一点意见，没有认真想。主要是先念、登奎、振华同志和大家一道解决存在的问题。

这次山东重点企业来京参加批林批孔汇报会议，经过一段学习，同志们都有很大提高。时间长了一点，但有必要。刚才先念同志说他有责任，我想了一下，时间长一点还是有必要的。因为思想问题不可能三天五天就能解决。要解决思想问题，需要经过一段时间。在这一段时间里，大家认真学习了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学习了中央一系列文件，批林批孔，联系山东实际，揭袁批袁，同志们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都有很大提高，对解决好一些重点单位的问题树立了信心。这四个多月的时间是值得的。过去有很长的时间，同志们没有坐下来研究问题，有些单位正气抬不起头来，错误的东西受不到批判，或者批判得不深不透，问题没有解决。现在，大家坐下来认真想一想问题，对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检查自己，

错误的加以批判，思想问题得到解决有好处。不是时间长了，我觉得有必要。

先念同志刚才讲的很全面，我没有多少话好说，有几件事说一说，错了请同志们批评。

一是同志们回去后工作很多，事情很多，究竟怎么办？希望同志们回去以后，要集中全力搞好批林批孔运动。事情千头万绪，要抓主要的。当前主要是批林批孔，要持久、深入地开展下去。联系山东实际，进一步揭发批判袁升平的反革命罪行，批判和追查社会上一系列反革命政治谣言。就是说首先要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这是最重要的。事情不管怎么多，这一条不能放松。中央十七号文件发下去以后，社会上少数人，个别是坏人，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十七号文件是“纠偏”，“前阶段搞过头了”，也有人认为运动“差不多了”。其实正好相反。十七号文件是为了使批林批孔运动更好地发展。不是什么“纠偏”，没有什么偏。整个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主流是好的。目的是排除干扰，使批林批孔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希望山东的同志回去以后，无论如何要把这项工作放在首位。这项工作抓好了，有些单位的问题就会解决得更快更好。同时，同志们要看到，批林批孔运动的深入还会碰到各种阻力和困难，会碰到右的或极“左”的干扰，刚才先念同志批判的那些错误观点还会出来干扰，一小撮阶级敌人还会千方百计进行破坏。在我们党内，也还会有不同的认识。要做大量工作，排除各种干扰。不要以为在这里解决了问题，回去后就很顺利，

我看不会，同志们要有思想准备。但我相信同志们一定能够把批林批孔运动深入开展下去。这是第一点意见。

中央政治局在研究山东问题时，大家有个意见，让我在这个会上说一下。这就是有关将来补台的问题。刚才白如冰同志讲话里头讲到了这个问题。前一段在山东，在其他地方，少数人伸手要官。也有个别单位、个别人提出，现在的党组织、革委会要推倒重来。我们认为这样做是错误的。要革命，不当官也可以革命，为什么一定要伸手要官呢？要官是没有出息的。凡是要官的人就不能给他官。如果自己是革命的，能够正确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在群众中有威信，群众信得过，用不着你自己要，群众会推荐你到领导岗位上来的。什么山头越大，腰杆子越硬，官要的越大，这个道理不对。即使要到官做，路线不对，不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而是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早晚还是要垮台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是成立较早的单位。一月革命，夺权后不久，就建立了，当时没有报批。春桥同志对主席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还没有批。主席说：群众承认就行。所以，关键不是你要不要，是群众承认不承认。你执行正确路线，群众就会推荐你。你要不执行正确路线，就会垮台。作为一个共产党员、革命者，不应该有这种想法。是革命的，在车间、生产队一样革命。伸手要官不是无产阶级思想，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思想。这是少数人。下一步，山东许多地方搞补台时，也会发生的。当然作为领导上来说，补台时应注意老、中、青结合，注意照顾到各方。这是领导的事情。在选拔干部中，刚才白如冰同志讲到了，要以主席提出的接班人五条为

标准。不是那个山头大，他就可以当个大官。如果山头大，是一派的头，根本不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根本不符合五条标准，也不能当官，不能参加领导。当然，也不是十全十美，如果是基本上搞马克思主义，不是搞修正主义，工作中有缺点、错误，是帮助教育的问题，要看主流。有的人不是搞马克思主义，而是搞修正主义，当然不行。下一步搞领导班子问题，要做好工作，有人可能伸手，要教育。伸手的就是不给。到群众中选拔符合五条标准的参加领导工作。现在有错误的，要好好学习，改正错误，取得群众的信任和拥护。

另外一点，同志们，特别是各级领导同志，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文化大革命八年多了，山东反复了几次。夺权没有多久，王效禹犯了错误。王效禹垮台后，袁升平也是支一派压一派，当然，根本的是他执行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省委个别同志也犯了一些错误。我们要从犯错误的人中间吸取经验教训，这是十分必要的。山东文化大革命初期，谭启龙同志犯错误。夺了权，没多久，王效禹犯错误。在清算王效禹错误的过程中，除了袁升平出于反革命的需要以外，有的同志也犯了错误。为什么？就是没有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所以，当前在批林批孔，联系山东实际，揭袁批袁的过程中，要吸取以前犯错误的经验教训，不要再“翻烧饼”了。一方压一方，都没有好结果。还是要正确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坚决按照党的政策办事，团结大多数。这样才能把山东革命、生产搞好。还有些同志要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吸取经验教训，特别是各级领导同志应认真注意这个问题。有些同志犯错误，一个重要原因，是不能正确对待群众。压人的，不能正确对

待群众，犯了错误。被压的人起来，不能正确对待群众，同样会犯错误。

中央十七号文件讲了一个重要的精神，全国要稳定刚才先念同志批判了很多错误观点，其中之一，就是有人攻击十二号文件所规定的不准搞串连、拉山头，说什么文件是少数人搞的，等等。那个文件是根据主席谈话精神搞的，写好后经主席批的。十七号文件也是这样。也是根据主席谈话精神写的，经过主席批的。十七号文件，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稳定。经过文化大革命，打倒了刘少奇、林彪两个反党集团，取得了伟大胜利。全国形势大好，而且越来越好。不论革命、生产形势都是大好的。当然，还有些问题要解决。有些问题是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没有解决好，需要继续解决，有些是新出现的问题但这是支流，不是主流。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深入，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为了巩固和发展大好形势，在全国来说，特别是要把批林批孔运动引向深入，需要稳定。不能再搞拉队伍、立山头、搞串连了，不能象文化大革命初期那样，现在形势跟那个时候不同，不需要那样做。最近看到安徽淮南市有人开会、广播，批十二号、十七号文件是非常错误的。山东有没有，不知道。这两个文件是为了更好地把批林批孔引向深入。

在有的人看来，他认为这两个文件是错误的，因为不利于他搞山头，搞资产阶级派性。广大群众是热烈拥护的，有少数人不那么高兴。也有些同志很好，他们成立了什么战斗队、联络站，见了文件立即解散了。最近中央讨论，还要发一个抓革命、促生产的文件。批林批孔

要深入，生产也要搞好。枣庄已影响到大局。希望枣庄的同志回去后说明一下与大局的利害关系，上不去对全国有影响，下定决心搞上去。不仅枣庄其他地方也是这样。搞不上去的地方，关键在领导。领导要发动广大干部、群众，把生产搞上去。现在有少数领导干部不是带头抓革命、促生产，而是不打自倒，一轰就跑。少数人擅自离开工作岗位，根本不工作。有的长期溜号，不知溜到哪里去了。山东有个县委书记，一年找不到。我看对这种人，工资就根本不发给他。这一点在山东执行不下去，是不对的。特别是干部，长期不上班，就不发工资。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劳动不得食嘛，为什么要发给他工资？那个干部长期不上班，要工资，就要到群众中去商量商量，给不给？极少数干部，屡教不改的，该撤职就撤职。对群众中有些人长期不上班，一方面要教育，但对极少数人也要作适当处理。

就这么几件事给同志们说一下。山东问题了解不多，许多事情没有深入了解，说的不一定准确，想到的讲一点，不对的请同志们批评。我相信山东汇报会的同志，经过四个多月的学习，批林批孔，揭袁批袁，回去后，一定会把各单位的革命、生产搞好，不辜负党中央、毛主席的期望。

还有一件事讲一下。山东的形势已经说了，贯彻十条以来，做了大量工作，形势很好。现在要继续发展大好形势，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落实政策。山东在清查五·一六中，由于林彪反党集团的干扰破坏，直接来说是袁升平的干扰破坏，犯了扩大化的错误。前一段，在落实政策上，省委做了大量工作。现在有少数单位还有阻力，

有的人犯了错误不认错。这不是基层干部的责任，上级领导机关的负责人要承担一些责任。把好人打成反革命，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应当解决，必须解决，不要吞吞吐吐，错了就改嘛！抓五·一六搞错了，主要不是在基层干部，是由于袁升平的破坏，省委有责任。各级领导要及时给人家解决，给人家平反，不要扭扭捏捏。

另外，对部队的同志，几位同志都讲了，驻山东的陆海空三军在支左工作中做出了很大贡献。山东形势大好，与三支两军是分不开的。犯错误的是极少数人，而且主要是袁升平的干扰破坏。这一点，同志们无论如何要区别开，不要把袁升平同支左的同志联在一起。即使有少数同志执行了袁升平的错误的东西，我们对他也要帮助，出以公心。不是都打倒，不能这样办。要把整个支左工作的主流和支流分开，把袁升平和广大三支两军人员分开。不要一犯了错误就打倒，就揪，这个办法不能搞。这个精神在中央十二号、十七号文件中都有了。只要正确地执行党的政策，我想山东形势一定会发展得更好。

王洪文在总参民兵组训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王洪文

1974.9.22

我没有多少话要说了，会上彭绍辉同志，总政、总后的领导同志都说了。我想简单说一点，其他同志再说。

民兵，在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各条战线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保卫海防、边防、空防，在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各项工作中，都取得很大成绩。许多地区的民兵，在保卫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作出了很大贡献。今天到会的有西沙的代表，还有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代表，还有新疆的、广西、贵州的都来了。总之，各个边防包括黑龙江的都作出了很大成绩。虽然边防条件比内地艰苦，但同志们兢兢业业守卫海边防，打击敌人，作出很大贡献。

民兵工作，解放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两条路线斗争很激烈，在怎样建设民兵上，两条路线斗争很激烈。十次路线斗争中，林彪一伙破坏民兵建设，七〇年民兵工作会，黄永胜一伙大放厥词，就是同志们批判的那些谬论，对民兵工作有许多破坏活动。林彪说民兵过时，他并不是不要民兵，他是要以他的路线、他的思想建设民兵，反对用毛主席的思想、路线建设民兵，现在问题解决了没有呢？并没有完全解决。林彪垮台了，死掉了，黄、吴、李、邱抓起来了，但

他们的思想流毒并没有完全肃清。所以批林是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到现在为止，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我觉得在少数人中间，林彪流毒没有肃清，在民兵建设上两条路线斗争仍然很尖锐。中央军委发了162号文件，对这个文件的理解是各式各样。我看到的材料，绝大多数单位、大多数同志是赞成的，也有少数人不太赞成甚至反对，或赞成一部分。除了林彪的破坏，在我们内部的少数同志中间也有不同认识。比如，这次会议中有的同志对改造民兵问题也有反映。提到改造可不舒服了，好象不能动了，这是不对的。民兵怎么不能改造呢？我可以明告诉大家，改造民兵是毛主席提出的。这个问题争论太大了，在全国各地的材料里都看出了这个问题，有的同志就攻这个话，说是上海××同志发明的，不是的，这是毛主席提出来的。改造这是普通的常识，不仅民兵，就是解放军，高级干部，我们每个同志都要在斗争中改造世界观嘛，为什么一提到改造就那么刺耳、不舒服呢？毫无道理嘛！

162号文件主要是转发上海的经验。上海民兵成立的过程是根据毛主席武装左派的指示。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一日，春桥根据主席多次指示，根据上海情况写了报告，主席同意，批给总理、××、中央文革各同志，都划了圈。报告是三十一号呈主席的，八月份在少数大联合搞得比较好的工厂成立了文攻武卫。上海文攻武卫成立后，主席每年多次问到这个情况，见到我就问上海文攻武卫还在不在。现在叫上海民兵。上海民兵这支队伍的建立，是经毛主席批准，一直在主席亲切关怀下建立成长起来的。所以，去年国务院、中央军委转发了上

海的材料，这个材料不仅适用于城市，对农村民兵也是适用的。有些同志不太了解这个情况，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今天把它说清楚。为什么上海文攻武卫改成上海民兵，还有少数人攻。林彪一伙攻了好多年了，“九·一三”以后还有人攻。这不是上海那个人搞的，是在主席关怀下成长起来的。严格检查，上海民兵工作也有缺点，有问题，执行主席指示、路线，不是十全十美的，还有个发展过程，但大方向是对的。根据民兵的任务，战时参军参战，支援前线，配合人民解放军作战；平时保卫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是符合这个任务的，是符合主席组织、政治、军事三落实教导的。这个情况要向同志们说一下。在这次会议上，少数同志也有这个看法。对 162 号文件，我说下自己知道的情况。

另外说一点，我们需要总结经验教训。民兵工作，解放后二十五年，民兵工作究竟有多少经验、教训，我看各地要认真总结本地区、本单位的经验，着重从路线斗争中总结，很有必要。

举个例子，文化大革命初期，斗争激烈时，为什么许多民兵组织瘫痪了，分裂了。这个经验教训要很好总结。现在也有这个问题，少数地区民兵也组织起来了，但在群众中威信不高，个别地区的民兵甚至参加派性武斗，我觉得需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这样才能使我们从路线上弄清问题，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提高对民兵工作的认识。解放二十五年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八年来，全国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经过九、十两次路线斗争，发生很大变化，民兵工作如何

跟上形势，提高到一个新水平，要总结经验。这样，才能使民兵工作更上一层楼，提高一步。不然就停止不前，原地踏步不动了。据我观察，有些同志还是解放初期的办法搞民兵，停留在过去的老一套上，那怎么行呢？民兵不仅是站岗放哨、军事训练，更重要的是搞路线教育，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不然，同样是拿枪，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也可以为资产阶级服务，为反革命服务。云南就有个例子，个民兵排长被敌人收买了，我们是有教训的。

这次会，有大军区、省军区、警备区、指挥部、内地边防的同志，还有基层的同志，希望大家都要总结经验教训，我认为是有必要的。

有的同志提解放军报民兵专栏为什么停了？因为过去有些东西错了，登些文章不对。我举个例子，七三年五月十七日解放军报民兵讲座，讲民兵不能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敌人在进行破坏，只能向公社、生产队报告，不能擅自处理，这是完全错误的。我曾问过解放军报的同志，这是什么人搞的，碰到坏人破坏生产，不能处理，不斗争，搞民兵干什么！

实质上这就是不要民兵抓阶级斗争，如果民兵离开阶级斗争，还有什么生命呢。当然，里面也说打击敌人的破坏活动，怎么打击呢，规定了许多条条框框，就是取消阶级斗争，实际上还是搞那种墙头上的官，抽屉里的兵，这是完全错误的。这种刊物当然要停掉。现在正在进行整顿。希望他们出些好文章。那样的刊物要停止，那样的文章把民兵引到错误的道路；有的人赞成这种观点，一直到去年还在登这样的文章，这是不对头的。希望同志们认真学习马列、毛主席著作，

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有些事好加以辨别。这种刊物不能再出了，再出是危险的。也不止这一篇，我没仔细看，解放军报他们自己翻了翻，有很多错误的东西。因为不对，所以要把它停了。

录入自《“四人帮”罪行材料（三）》，总参谋部政治部印，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

王洪文张春桥在总参民兵组训工作座谈会汇报会上 的插话

王洪文 张春桥

1974.9.22

当彭绍辉同志汇报到一九六九年精简机构时，总部、大军区、省军区军务、动员部门合并，削弱了民兵工作力量，与当前的民兵工作任务不相适应，建议恢复和加强时，

张春桥同志说：我不同意这种看法，不在于这个问题，问题在于全党重视不重视，军区党委重视不重视。搞一个大机构也可以，但党委不重视也不解决问题。这样的意见，最后还是归结到要增加人，不从路线上总结经验，这个问题解决不了。

当汇报到有的同志建议恢复《民兵专刊》时，

张春桥同志说：《民兵专刊》停得好，不停不得了，净宣传错误的东西，不从路线上讲。我给李德生讲停了。现在，有人又说停得不对了。

王洪文同志说：有些是完全错误的，有的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肃清。比如说，解放军报一九七三年五月十七日有一期民兵讲座，规定了好多条框框，有一条规定，民兵不能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只能处理敌我矛盾，这是一个错误的观点。说什么如果民兵发现敌人破坏，只能向大队、公社报告，不能把他抓起来。这是不叫抓阶级斗争，这要把

民兵引导到什么方向？我找张志说，小偷到你家里偷东西，你抓不抓？不是能不能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而是怎么样去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民兵有两大任务，平时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什么不能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呢？后来军报批判了这个问题，还有好几篇文章，也是有错误的。

当汇报结束时，王洪文问：国务院、军委发了 162 号文件，大家学习了吧？接受的程度怎么样？你们对这个形式（指民兵指挥部）看法如何？支持不支持。专职武装干部与部队干部不一样，长期闹矛盾，不是现在暴露的，从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以来，每年我接触这些人，都有这个矛盾。我工作的那个厂就是这样的，有专职的，有兼职的，专职的与现役的有矛盾，专职与兼职的有矛盾，矛盾大极了。现在这个组织形式与这个东西有关系，矛盾长期没有解决。七〇年以后规定专职干部那里管的问题，矛盾就更加尖锐了。现在什么组织形式好，要认真研究一下。

当汇报到会议提出了几个方案，一是成立民兵指挥部，二是成立人民武装部，三是成立动员部时，

王洪文同志说：一个县几万十几万民兵，靠几个人去做能管得了吗？管不了的。还是要依靠群众，依靠各级党组织，不依靠群众，不依靠党组织，是管不好的。搞民兵，不懂工厂，不懂农村是搞不好的。我不了解农村情况，劳武结合就说不清楚。我们穿军装的讲武可以，讲劳就不行了。很多问题说不清楚。组织形式争论很久了，几年来一

直在争论，上海在争论，北京在争论，大军区、省军区、卫戍区、警备区都在争论。

组织问题，不一定要那么多人，人多了不见得搞得好，不从路线上去研究，不走群众路线，不按毛主席的路线去建设民兵，就是一个武装部放上二百个人，也解决不了问题。北京的情况我不清楚，上海一个区就有十万十几万民兵，有那么多工厂，一个区放上二百个干部一天能了解多少情况。

张春桥同志说：今天还讲话嘛！讲话有困难，与会议讲的不一致，与纪要又不一致，怎么办？讲了反而使思想弄得更乱。今天请我们来，就是照个像。

王洪文同志说：和纪要不一样怎么讲啊！

张春桥同志说：要我讲话有点难呀！纪要没有看，我可以完全赞成，也可以完全不赞成，你们说我怎么讲啊！

王洪文同志说：是否座谈一下，光接见、照像那何必呢？要讲，现在看有点困难。

靠我们讲能讲清楚嘛？不去认真调查研究，抓一点好的经验，很难解决问题。形势发展了，六五年到现在，形势发展很大，民兵工作要适应这个形势的发展，认识要跟上去。现在民兵形势发展这么快，做民兵工作是六五年以前的办法就不行了。提出改造民兵，有人听了“改造”两个字可不得了。改造民兵是毛主席说的。这两个字可有人反对。有人质问“是什么人发明的，民兵怎么能改造呢？民兵就不能改造吗！解放军就不能改造？我们每个人都要在斗争中改造自己。一

提改造民兵思想抵触得很。这次会议上对改造也有不同的看法，我听到了一些。你们说有没有？北京一度争论很激烈，目前没有完全解决，会议上我听到也有不同看法。

要总结经验教训，文化大革命以来，民兵工作的经验教训是什么？不要光抓业务，路线问题不解决，是办不好的。现在江西、浙江的民兵还在搞武斗嘛！我没有什么经验，但总感觉不大对头。路线不解决，民兵工作是抓不好的，就成了墙头上的兵，抽屉里的官，或者是墙头上的官，抽屉里的兵，有各种讲法。民兵工作三落实抓了这么多年，究竟落实的怎么样？有些地区民兵组织是好的，有的地区名单都有，营长、教导员也有，都是纸上的。

张春桥同志说：你们说需要增加修械员，我看高炮还是工人管好，工人管高炮比部队管得好。他们天天搞机械这些玩艺。战士大多是农民，是经过训练以后才学会搞的。一个是工人，一个是农民变成的战士，我相信还是工人管得好。王洪文同志说：上海的高炮，原来残缺不全，工人就自己动手配零件，不合理的地方还加以改进。

张春桥同志说：光增加编制不行，增加编制是无底的。

王洪文同志说：依靠广大群众还是依靠少数人，实际是个路线问题。

张春桥同志说：民兵武器仓库，一个省搞一个，不是见鬼吗？应该分散，集中管理不行，打起仗来怎么得了。要总结经验。提这个意见的人完全脱离群众，作官当老爷惯了，不了解下边的情况。

王洪文同志说：如果新疆建一个仓库，从乌鲁木齐到边境要半个月，打起仗来怎么行。建仓库要因地制宜。

当有的同志讲到北京市平时工人民兵巡逻一万多人，小偷小摸大量减少了时，

王洪文同志说：去年五月十七日，解放军报“民兵讲座”有篇文章说：“民兵在执行保护生产任务时，遇到损害生产的行为，可以劝阻制止，对个别情节严重的，可以向生产队或公社报告，但不准自行处理，更不准开枪动武”。这种刊物要停。表面上看很爱护生产，实际上不是。公社、工厂大办民兵，都是与生产相结合的，不仅完成民兵的任务，还要完成生产任务。文章里还说：“平时使用民兵武装要严加控制，注意爱惜民力。毛主席教导我们：‘必须十分节省地使用我们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力戒浪费’。民兵是不脱离生产的群众武装组织，他们是各条生产战线上的主要劳动力，因此，在平时分配给民兵担负的勤务应尽可能的减少。不需要经常看守的地方，就不必动用民兵。能由部队、民警担负的勤务，也不要使用民兵。必须使用民兵担负的勤务，也应严加控制。比如，需要派遣民兵担负海防哨、边防哨、防空哨以及保护铁路、桥梁和重要仓库等项勤务，必须由县（市）武装部按照上级指示和实际需要，协同驻军和有关部门计算出所需人力，报请县（市）以上党委和军事部门批准。”规定了一些非常繁琐的条条框框。海防上发生了敌情，民兵不能处理，要经过县里批准才能处理，真使人不能理解，叫民兵不要动，实际上是不要民兵搞阶级斗争。

当有的同志谈到河北省来了三、四十个人到北京军区上访，军区作工作做不通，打电话，要北京市民兵去做工作时，

张春桥同志说：在一月风暴的时候，东海舰队被冲了，都是找工人民兵去处理的。

王洪文同志说：不要把军队同群众对立起来。

张春桥同志说：我说过三支两军人员处理群众纠纷，总有一天会引起不满，还是靠群众自己去解决好。军队去，人家打你，就不能还手。他们都是工人，就好办得很，动动手也没有关系。

王洪文同志说：我要讲，就讲总结经验。总参、总政、总后都要总结经验教训。首先是三大总部要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可以说服各军区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思想上解决不了，下边思想更乱，下边的问题怎么能解决。

张春桥同志说：在民兵问题上路线斗争很久了，黄永胜时期也存在。转发上海经验，上面有“改造”二字，硬是勾去了。文件传到我那里，看到军委批示上勾掉了这两个字，我就在上海民兵经验这个文件上改了一句话，改成“武装工人、改造城市民兵”的经验。不是没有斗争的。当时不知道是谁勾的，后来才知道是李德生勾的。

王洪文同志说：一九六七年七月，春桥同志在给主席的报告中指出：“如果目前提出整顿，民兵条件不成熟，麻烦不少。不如成立工人‘武卫’组织，从小到大，从徒手到发枪，逐步地建立起一支以造反派为基础的人民武装。因为几次听到主席提出民兵的改造问题，造反派夺取的枪不要急于收回问题，联系到上海工人造反派提出的这个

要求，形成了以上想法，不知是否妥当。如大方向不错，可否在上海试验一下，请批示。”这个问题，当时上海争论很激烈，争论首先是从上海警备区开始的。

张春桥同志说：上海当时发了一些枪，请示主席是否收回？主席讲，收回干什么？那些人拿枪可以，这些人拿枪就不可以吗？都是工人嘛！

王洪文同志说：上海民兵是一九六七年八月建立起来的，当时叫“文攻武卫”。主席很关心，每年都要问“文攻武卫”还存在不存在。上海民兵是在主席亲自批示的关怀下成长起来的，现在有人攻这一条是没有道理的。

张春桥同志说：主席几次讲，才形成了文字的东西。

王洪文同志说：在黄永胜那时候就有斗争，一九七〇年民兵工作会议开完以后，下面意见很大。警备区派了一个班子要夺权。正式提出这个问题，还是在“九·一三”以后。

张春桥同志说：我给主席的报告，主席批示：我同意，请×、周和中央文革同志阅。都圈阅了。文件存在中央办公厅没有下发。

王洪文同志说：三大总部的思想问题要先解决。说改造民兵，讲话就不硬，究竟是怎么回事，对这个问题究竟支持还是不支持？

录入自《“四人帮”罪行材料（三）》，总参谋部政治部印，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

1975

王洪文关于学习毛主席理论问题指示的讲话

王洪文

1975.1.14

对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要逐字逐句地领会，主席的指示我也领会不深，到主席那里问了几次。主席作了解释。现在我还领会不深。主席的指示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原理，深刻发挥了继续革命的理论。主席指示告诉我们，既要抓好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又要搞好经济领域里的继续革命。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铲除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打击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过渡到共产主义而斗争，这是全党的任务。

主席几段指示，第一段是纲，指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第二段是分析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制度，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存在着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以及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重要条件；第三段是从分析社会主义国家阶级关系中，指出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可能性。对这几段话，我是这样理解的，也就是主席再三讲明白的，还不能说我理解那样深透。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为什么只提到列宁而未提到马克思、恩格斯？马、恩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有人问什么叫精髓）。精髓，是马克思主义最本质、

最核心、最精华的东西；是无产阶级专政。把无产阶级专政抽掉，就无所谓马克思主义。但马、恩也只有巴黎公社的经验，还没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实践经验也不多（指无产阶级专政）。斯大林对资产阶级法权无深刻认识，一九三六年提出消灭阶级，这个理论上的错误不小，后来有所认识，比如《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提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他宣布阶级没有了，但还是抓了阶级斗争，比如斗了几个主要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白俄罗斯反革命叛乱坚决镇压了。他有了认识，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问题就在这个地方。（一）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著作多；（二）在十月革命前后，列宁面临的任務更实际，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有七年经验；（三）列宁对第二国际叛徒考茨基的斗争很尖锐，有与修正主义斗争的经验，在斗争中发展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所以毛主席在这里只提到列宁，而未提马、恩，是因为列宁捍卫、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只提列宁，而未提马、恩，并不是马、恩没有提无产阶级专政，是说列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这方面的实际经验多，更接近社会主义革命的实际。

“这个问题要搞清楚”，我的马克思主义基础不好，不清楚就问嘛！我也想追根，找了主席好几次，哪些问题要搞清楚呢？如社会主义政权和国家经济制度中，有无资本主义因素、资产阶级法权；为什么会产生资本主义，怎样限制；对经济基础要不要继续革命，怎样革命；按劳分配、八级工资制是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为什么说搞不好会产生资本主义、资产阶级。讲无产阶级专政，就讲这些，不讲这些东

西，无产阶级专政就讲不清楚。理论上糊涂，行动上必然盲目，这就是主席讲的“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全国人民不懂得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怎么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呢？劳动群众的专政，是多数人压迫少数剥削阶级，这就是压迫新老资产阶级分子。

“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主席讲了有差别，一个是社会主义国家，一个是所有制变了即国家政权阶级性质变了，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了资产阶级专政，生产关系变了，劳动人民不仅是国家的主人，也是生产资料的主人。但主席指示精神强调是没有多少差别，是从资产阶级法权这个角度上提出来的。列宁讲了这么一句：“**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是一样的。什么是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法权的基础是私有制，或者叫核心。它的特点、特征是等级制，是形式上的平等掩盖着事实上的不平等，它的阶级内容是剥削阶级压迫劳动人民。资产阶级法权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不可避免地存在。因为资本主义不可能孕育着社会主义因素，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从内容上看，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个和资本主义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社会主义社会如有按劳分配，一来是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二来是资产阶级法权。说它是社会主义原则，就是消灭了剥削，这就和资本主义不同；资产阶级法权，按劳分配又分成了等级，事实上不平等，与旧社会差不多。从本质上看，主要从分配的等级制度沿袭了资产阶级的等级制度，资产阶级法权的特点、特征是等级制。

“这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为什么要加以限制？主席提出这个问题以后，我又清楚又不清楚。主席叫我想想自己，我又比较清楚了。从反面看，资产阶级法权又是产生资产阶级的土壤，苏修工资差距大，实行高工资、高奖金、高报酬，就是这样产生特权阶层和特权阶级的。从正面看，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如此巩固，有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正确的政策，对资产阶级法权给了一些必要的限制，但这种限制，还没有消除产生资产阶级的土壤。如不加以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就会发展、扩大、自由泛滥起来，如奖金挂帅、物质刺激，进而发展资本主义。主席多次提出这个问题，说苏修那一套搞不得。刘少奇搞了危险很大，林彪也很积极的想利用这个东西发展资本主义。“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主席讲这个，是主席预言林彪一类还要出来，搞资本主义很容易，为什么？鉴于苏修“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教训，我们党内多次路线斗争，特别是第十次路线斗争的教训，回忆国际、国内的历史经验就清楚了。所以，主席说“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如果不弄清理论上的问题，这些现象就搞不清楚。

主席为什么引用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当时列宁这段话，是小生产未进入集体农庄情况下讲的，现在我国已集体化是否适用？我体会主席引用列宁这段话是对列宁思想的恢复，因为斯大林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阶级、有阶级斗争，没有看清小生产自发势力的巨大影响，主席提出这段话，说明了列宁的论断没有过时。那么，列宁的这段话

是否符合我国的情况，主席反复讲了符合的理由，（一）我们有个体生产的残余；（二）小生产包括原来个体生产的农民，他们是从小生产过来的，小生产固有的特点还存在，自私性（注黄冈版作私有性）、自发资本主义倾向、习惯势力等等，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产生资本主义。主席这样一讲，我就清楚得多，原来道理就在这里。

“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主席这个指示，开始我是很不理解的。为什么在小生产后面讲这个？主席说，你想想你们工人一部分，党员一部分是从哪个阶级来的罗！难道有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吗？主席这个指示，是从分析社会主义阶级关系和社会主义现实阶级斗争情况提出来的，是对列宁思想的重大发展，充分说明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资本主义复辟有阶级性，不仅是地、富、反、坏、右，在我们领导阶级、先锋队内部也会产生资产阶级分子、反革命分子。

“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有无区别？我的理解，无产阶级包括工人阶级也包括一部分雇农，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也有产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一）指的范围更广泛些；（二）资产阶级作风是多方面的，反映政治、思想、经济各方面各条战线；（三）资产阶级生活作风非常广泛，影响到个人变质、国家变修，影响到下一代。主席很重视这个问题。这次我才搞清楚，资产阶级

生活作风是产生资产阶级分子的温床，是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是培植人们贪图享受的，搞特殊、脱离群众，它是动摇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因素。

主席对马列主义的重大发展，就是从思想上、理论上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一）不清楚对资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问题，就会变修正主义，这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尖锐、肯定地提出的科学论断；

（二）按劳分配是资产阶级法权，而且与旧社会没有多少区别。这是主席对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关系、阶级关系需要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大发展；

（三）对资产阶级法权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列宁讲了，斯大林没有讲，主席继承和发展了列宁的思想；

（四）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产生资产阶级的情况。这是对社会主义时期实际情况的具体分析，而且对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专政范围给予新的内容。

现在发表了“三十三条语录”，毛主席看过好几遍。主席说：“有两条顺序要颠倒一下，增加几条很好。”这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这是无产阶级最基本的东西，有了这个纲，读书就开了路。

对资产阶级法权要一分为二，即要肯定它的历史作用，又要看到它的消极方面，不能让它扩大、发展、自由泛滥。你肯定过了头，过于扩大它的作用，还要不要共产主义？不要一分为二批过了头，把它

说成很坏很坏，似乎马上取消，你要不要社会主义？要一分为二辩证地看。三十三条主席看过的，它的顺序安排，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打乱就不好，重复可以，条条都有侧重点，看你怎么领会。

语录是按主席指示顺序编的，所以说它是完整的体系，为了深刻地理解主席的指示，是根据主席四段指示选编的。是一回事，不是两回事。讲“语录”，“语录”虽未分标题，一看结构很清楚，就是主席几段话，应该分四部分，“无产阶级专政问题”、“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问题”、“学习问题”。讲后面几个问题，不能离开无产阶级专政。后面几个问题，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进一步阐明。开始可能有百花齐放的，有个学习、领会过程，有个深化过程，不要怕讲，大家都来讲，认识就深化了，再认识，再总结，再认识，再深化。

有人说，只要存在资产阶级法权，一定会产生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法权是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条件，但能否产生资本主义，是否必然产生资本主义，不在资产阶级法权本身，资产阶级法权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在革命路线指引下，能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第二种情况，在受资本主义侵袭的人，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人面前，资产阶级法权就会发展、泛滥、产生资本主义。所以说，重点决定的是路线、思想。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就要讲路线，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就是限制它的消极作用。这是向前看的，向共产主义看的，必须限制，要引导它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所以，毛主席特别强调看点马、列的书，强调提高三个觉悟，对共产主义除了消灭阶级这个问题以外，最重要

的两个因素：一是物质；二是共产主义觉悟。没有这两个条件，“按需分配”是不能实现的。

我已经讲了“语录”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你颠倒就不利于理解毛主席的指示，这是经过反复考虑的，是围绕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指示的顺序选编和安排的。

有的同志讲，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讲不清楚，讲不清楚的不要勉强，从实际出发，能讲多少就讲多少，讲不清楚就再学再讲，不要被讲不清楚束缚手脚。不讲不行，全国人民怎么知道？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不要乱讲、乱解释，实事求是。当然，这样讲不要怕讲，第一次讲错了，第二次纠正就深化了。不学，哪个讲的清楚。

录入自《学习理论讲话》，甘肃师范翻印，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九日

王洪文与江青的谈话（文艺方面）

1975.4.40

王洪文：电影工业最近开了个会，今天晚上请会议上代表，还有北京几个厂，北影、新影、科影、八一，有文化部的同志参加。目的是最近看了我们自己染制的片子，现在看进展很快，有了很大进步，借此机会跟大家见见面，有几句话要跟大家讲讲，主要请江青同志讲话。

江青：我也没什么准备，一个会连一个会，我昨天晚上，今天中午利用一点时间把同志们看二场电影的意见看了一下，送给洪文……

这几天我把这次电影会议的片子都看了，就差《杜鹃山》二本没看，其它都看了。开会我不知道，不知什么原因让我知道了。虽然我同洪文同志都不是国务院的，我抓了七年，洪文同志也抓了三、四年，我知道了就要尽点责任。

我总的感到不要有自卑感，不管是电影工业还是电影艺术，特别是科教片，这二年有很大成绩。但是问题也不少。

我看到感觉到的，你们对主席指示、马列语录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可能还有程度不同的不够深入，不够踏实，看不进去，甚至有的地方抵制。有些人一天到晚庸庸碌碌，忙那些玩意儿。我是觉得不能这样，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那就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艰苦奋斗。同志们有点进步我就鼓励，

看了上海平版工艺的《上海的西郊公园》我就鼓励，可以上演，边使用边改进可以。今天最后看了保定的油溶多层片，底片正片都是我们自己的，总的说比过去进步很大。清晰度差一些，反差大，调子硬，不柔和，这是找缺点。总的比过去进步了，我看是比西德、日本超过了，把苏修超过了，把苏修远远抛到后边去了。

我今天提个意见，向国务院建议，总的感觉《新西兰》不错，《渡江》看了二本也不错。我没有一个条件对照着看，凭记忆，你们找地方，我看看，这边是我们的，那边是外国的。

我推荐二部电影是什么原因呢？我觉得你们正面教育不够扎实，我找了两个反面教员教育你们。我的成长，我所走的革命道路就受过二个大的反面教员的教育，我童年时对封建主义非常恨，封建主义打我母亲，为了保护母亲，把我推倒在地下，我的牙齿跌坏了，一个牙齿发黄，就是那个牙，我从童年起就抵制封建主义。

我就受了封建主义和洋鬼子二个反面教员的教育。我高小时是学英文的，不肯学，说是洋奴化，但总要打 60 分，不然毕不了业，后来才懂了是工具，想补起来也晚了，也穷了，没有钱了。到了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帝国主义这个反面教员对我教育很大，我怕当亡国奴，奔走呼号，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后来才入党。这二个反面教员，促使我走向革命。我也是属于被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争夺的一个青年，我十五岁就被争夺，我选择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

我学第一本马列的书是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怕出问题，学习了六次，烧了六次，似懂非懂，懂了我就用，我当时就只懂得资产阶

级国家是压迫人民的。“九·一八”后，民族爱国运动高涨，有人说学生运动是捣乱，我想不通，躲到树林里气得哭，我说不出道理，也没有人向我解释。现在我们有党、主席率领我们向帝、修、反作斗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我们每个人脑子里都有不好的东西，程度不同，我在内，都有公与私的问题。公与私是对立的统一，没有公就没有私，没有私也就没有公。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共青团员，一个爱国者，公在前还是私在前，我看应该是公字在前。光明面和阴暗面也是对立的统一，把祖国看成光明面大还是阴暗面大，这是原则问题，应该说是光明面大。对自己是光明面大还是阴暗面大，也要恰如其分，要经常解剖自己。

我昨天对工人谈了，解剖了自己，我这个人有私，私字有时作怪，私字当头就不那么纯了，但从我总的历史来看我基本是公字当头的。今年三个月来感冒五次，连搞几天几夜，我狠命工作，当然这样做也不对，我作为主席身边的卒子对身体应该保护使用，为革命多干几年，不应该躺下去。

今天看到你们的反应，感到很高兴，有所触动。人家为发财、成名成家拼命干。我们不愁吃不愁穿，条件那么好，搞出来的东西，粗得很。有时候我都不愿看了，如《平原游击队》后面几本，颜色接不上，乱得很。导演白吃饭，摄影也不好，眼神光也不对，乱。你们再看看，今天导演、演员都来了？我看你们的片子有的是属于采光技巧，有的是片子问题，你们用的胶片可能感光度低，威斯顿 64°，我用的是进口 80—100°，你们的伸缩性小些，你们熟悉可以不用曝光表，

我是很仔细用曝光表的，连背景都仔细量。我不为了出名，我是为了锻炼听声音，看光，看是否能忍受，但钻进去以后对工作有所帮助，在这个问题上有人说我玩物丧志。我拍了好多照片也有人吹捧我，我还高兴，这是私。同志们，我把所有拍的大照片统统烧掉，我把工作室拆掉了，一切都交给新华社，统统交给党，有人说我是浪费，实际我是自己出钱买的，我的浪费比你们少得多，新华社记者拍照十分之三成功已很好了，而我百分之八十能成功，往往一卷胶片都成功了，这里有个条件问题，有个刻苦不刻苦的问题，胆子大不大。钱江、李文化、张冬凉，我捉你们到颐和园去，用用我的采光技术，就是不肯用，顽固到这种程度。你们从个人出发，生怕失败，丢了大名不得了，我就不怕，我不是认为自己了不起，也不是我高明，是我敢干。我希望你们从八亿人口出发，从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劳动人民出发，要为社会主义祖国争光，为社会主义添砖加瓦。应该甘心情愿做一块垫脚石，我就是一块小小的垫脚石，有的人特别是在暗房工作，不愿做垫脚石。

《南征北战》不比《平原》坏，我告诉你们要用柔光镜，导演就是不用，演员几次要求用，就是不用，弄得我不敢看。摄影是谁？（成荫答：聂晶。）为什么不给他用？（成荫：有柔光镜前后接不上。）导演应该打屁股，你们都是白吃饭。《南征北战》夜景拍得太不像话了，《鸽子号》夜景拍得多好，你们白吃饭。私字当头不得了。要在伟大的革命道路上做一块小小的垫脚石就行了。没有理想就是白吃饭，不能把自己的劳动当作商品卖出去。

你们北影什么全民所有制，从刘少奇起就不是了，文化大革命改了一点，没改多少，现在是“三自一中心”。我今天是点名，我关心你们够了，可是你们拿出的东西呢？当然不能全否定，《南征北战》还是好的，还是按我的意思改的。《智取》拍了三次，给你们交的学费不少了。

我关心你们已经够了，给你们说了不少了吧？钱江！你那一套还是苏修的，为了革命要树雄心壮志。现在全世界人民期望着我们，被压迫的人民都望着我们，我们应负起这个任务，我们变不变修，不仅关系到我国八亿人口，也关系到全世界被压迫民族，我们要遵照主席教导，不搞大国沙文主义，不称霸，谦虚谨慎，要大胆沉着。

今天取得了一些东西，我们刚才议了一下有利有弊，在依斯曼停止进口前，我们要打出去，正片、底片全用自己的，我对照了一下还是可以的。什么时间，搞个指标。要把涂布搞得匀一些，有的技术我不懂，摄影师要讲究曝光，注意对焦点，《冷酷的心》从主角到远处都是清晰的，我们就是主角清楚，摄影师要下点功夫，对对焦点，我们的焦点弄得那么一点点，就是对准自己些点花，其它都看不清。

我最近看了二份东西，一个是历史学家，一个是经济学家，说他们西方是用过去满清官员看西方的眼光来看今天的中国，这个版没有拆，印五百份发给你们，也给科影。

我找《鸽子号》花了不少时间，我陪你们看电影不少了，剥削了我的时间，就是思想不解放，打不破框框。

《鸽子号》是个大毒草，是个很好的反面教员，有很多可以借鉴。它不仅在技术上，技巧上有借鉴，在内容上骗了我们，说是没有出路，实际上是个人奋斗，成名成家，你们没有一个人说这个。资本主义没有出路了，让后代旅游世界，个人奋斗，成名成家，调动一切艺术手段，使他成人，成人在什么地方？是在他父亲要他把船卖掉回家的时候，用了那么多篇幅，描写他在一个岛上沉思，相当长的一段，还是航海回来，是骗了人的，你们都没有谈到。

第二个骗人的地方是，说是周游世界，实际上我们没有看到他周游，更多的是解剖青年人的内心世界，用了各种角度和很多画面，发疯、寂寞、欢乐，用各种光，胆子大得很，我现在有些镜头还不知他怎么拍的。大海拍得很有特色，很奇妙，变化多端，我在青岛看了几年海，那时有人说我是傻瓜、怪物，下大雨，我穿着小雨衣在海滨公园蹦到一块石头上看海的变化，汹涌澎湃，有晴天、雨天、刮风天。他这个电影没有什么演员，拍得就是海和小船，海很枯燥，拍得不使你枯燥，拍得使你看了还想看。你们在座的都脱离青少年，对青少年不能理解，女的跳到水里去，你们没看出来，只有八一厂提到出乎意料之外，这不对，我完全意料到，要是我，也下水，原以为青年人死了，后来知道他驾着船来了，要拚命去见他，这种情景，我童年有，现在还有，这可能是性格，一点没变。对青年人的心情刻画得非常细致，一点没有丑化他们。两个演员没有化妆，有也不多，女主角是自然的，男主角也是自然的，电影化妆不要太浓，不要夸张。尤其是故事片，要化得很自然。十二本基本就是一个大海一条船，但矛盾冲突

很多，胆子很大，这个公司要付出相当大的成本，要调动一切东西，如果他的片子不能吸引人，他就要倒闭、失业，所以要用一切手段来表现。我看他是打算解决资本主义青年的苦闷，他想解决这个问题，最后还是走向成名成家。开始他们两个都是无邪的，当他考虑卖不卖船时，很严峻成人了。人家的长处要充分看到，人家是既大胆又谨慎，他的中间色调很丰满。今天看菊花的片子，大红大绿祛得要死，反差太大，阴暗部分显得很突出，开头几个画面发蓝。这些都是次要的，主要是我们的出来了，《新西兰》不错，《渡江》衣服不绿发黄象国民党衣服一样，还是采光的关系？不知原来颜色怎样。

王洪文：那时的服装是偏黄的。

江青：资产阶级是为发财致富，成名成家，那么刻苦，我们为了革命，不要把自己当成商品，不要吃工农兵的，穿工农兵的，住工农兵的，不为工农兵服务。要学语录，一条一条学。学春桥、文元文章，春桥文章重点讲所有制，引用了毛主席在一中全会讲话，不知你们注意了没有？另外，我们党最大的危险不是教条主义是经验主义，不学理论用什么指导？过去延安整风时主要危险是教条主义。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

我们要认真学主席著作、马列语录，我不多讲了，我给你们开个书单，工人这样学。农民也这样学，你们应该学好。对国外的东西可以借鉴，就是不要学西太后。主席讲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外国好的为什么拒绝？我们可以借鉴，我们现在还没有超过它，要全体同志认识这个问题。分工是必要的，但不是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分工把

人分蠢了，苏修那一套太细，是要培养多面手不要做分工的奴隶，导演不会拿摄影机，摄影不懂戏，就只会那么一点，还拿那一点要挟党，要挟人民，这不是搞垄断主义，过去闭关自守，不搞协作，可不能那样。前几年我气坏了，什么上海染料不用，沈阳的不用，可不能这样，你们互相垄断，闭关自守，可不得了，你们讨论二天再说，我的话可能有片面不妥当，请大家批评。

王洪文：刚才江青同志都讲了，我完全同意。电影工业也好，电影制片厂也好，还需要我们共同努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刚才江青同志讲要有雄心壮志，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搞出来，我们东方无产阶级为什么做不到，我相信一定搞得出来。不能够爬行，我放了一炮，三年后不用依斯曼，不进口，要用自己的。

江青：我讲有了争气片，我们已出了些争气片已经争了一口气，不要都是灰溜溜的，资本主义拿不出好的片子，人家要我们的《智取》、《南征北战》。

王洪文：江青同志讲了，有争气片，保定、沈阳送来的比过去有进步。(江青：还有上海。)我估计三年以后可以不进口。

江青：科教片多数我都看了，今天我特别要表扬科教片，进步很大，当然还有些要改进。故事片要请我才看，科教片我还要提出一些片子要你们去拍，要为全国工农业生产服务。故事片太长，没有全部看，太累，我分几次看，一次只看二本。

王洪文：这几年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依靠工人阶级的努力，我们有了相当的基础，可以在三年左右实现不进口外国片子，完全用自己的片子拍故事片。

江青：英国设备什么时候来？

刘庆棠：今年下半年。

江青：那我们上半年就要打出去，打出去利多弊少。

王洪文：刚才我们商量过，打出去有利，利多弊少。你们要继续搞好电影工业，胶片、放映机械，要拍好我们的电影，当前首先要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主席的指示，学好语录，春桥、文元的文章要很好学，首先把学习搞好，抓革命，促生产，促科研，只有这样把学习搞好，把思想武装起来，才能使我们自己的电影工业做得更好。

江青：过去我们是东亚病夫，洋人把中国人踩在脚下，现在要有民族自豪感。今天毛主席领导下的八亿人民扬眉吐气，我有一部书，我们什么时候，有什么发明，英国××人讲，西欧的工业，是在中国古代科学基础上发展的，我要把这篇文章印出来，发给你们，他在剑桥做教授，生活很苦，给他点稿费。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威廉斯问我们，为什么那个时候，你们有了罗盘、指南针，到了南洋就不想走了，而让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我怎么回答？

王洪文：首先把学习搞好，这次我再重复强调，要把“三结合”搞好，科研、使用、生产，要大家共同协作。

江青：“三结合”问题大了，他们不搞“三结合”，导演、演员、摄影师，都要脱节了。（王洪文：要老、中、青三结合。）最近我看了

一个材料、科影的《小水电》，(刘庆棠：山村小水电的作者。)他多年一直当摄影助理，现在第一次独挡一面工作，还带一个青年，这样做就很好，不是又要你们来当师父，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孔老二那一套。各行各业都要搞“三结合”。

王洪文：结合得好，就多，就快，多快好省，合主席路线，避免脱节扯皮，过去林彪路线总是互相埋怨。大家共同努力，自己找自己的原因，不要首先找对方，科研有那些不够不要首先找对方，生产部门出了问题，首先找自己，使用部门也有这个问题，最近有很大进步，是和协作分不开。从侧面了解，现在协作还有点问题，如地区之间，使用、生产之间，希望自己协调好，总之要严格要求自己，不要把眼睛盯着对方，搞好“三结合”可以进一步提高，要打破洋框框，不要跟着人家屁股后头象小脚女人紧爬，要大胆实践。

江青：要迎头赶上。

王洪文：花一点学费没关系，不能老付下去。

江青：我付了多少年了？我现在抓评论队伍了，批你们导演、摄影师、演员，主要是导演、摄影不再老给你们付学费了。

王洪文：要打破过去框框，有些要破，不破不立，大踏步前进。

江青：主观世界不得到改造不得了，有些厂的人，要下去向劳动人民学习，谢添、凌子风这些人，八一厂也有，就是拿着高薪不干活，不下去就不能改造成为新人。我要学主席，主席在“四清”时对周扬说，你不下去用武装押下去。你不下去，我就武装押送，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了。客气一点叫他干力所能及的活。学一点劳动人民的高贵

品质。这个话你们带回去。你们北影欠国家多少钱，还没有写剧本就要钱，那国的规矩，钱迷，寄生虫，垃圾堆。有的人把自己当作商品，有的人没有商品就伸手要钱，他是买空卖空。(王洪文：这是空头支票。)

王洪文：要学主席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找找有那些资产阶级法权，各行各业也要查查，有那些被资产阶级法权把我们陷得迈不开脚，要踢开它，大踏步前进。

江青：成荫，你就是北影四大帅之一，还有四小帅，八一也有，这几年拉扯着你过来了。三自一中心是什么？成荫你说说。自由结合，自由创作，自负盈亏，把全民所有制变了，还要分红，这些你们都有分，钱江、李文化在内，八一厂搞了没有？(答：搞过。)成荫是部队的记者，拍《南征北战》是我调来，你就是忘本了；后来，回来了，要解剖自己，认识一点学一点，你给我写的自我批评都是假的，这次学习要认识一点，就写一点。

王洪文：总的来说一分为二，有成绩也有问题，成绩很大，问题不少。

江青：对。

王洪文：希望大家共同努力，把电影工业和拍摄搞好，电影工业我是外行，只能从总的方面提些意见，供参考。

江青：我们片子的宽容度很小，感光度低，这个地方能不能攻一步，从惠斯顿 64° 提到 80° 就好办了。64° 拍牛蜂很困难，要等，你们更困难。64° 你们就不太敢大胆用光。(王洪文：破一破这些框

框。)我还拍过 13D° 西德的片子，也不错。拍静的还可以，拍动的就不行了。

江青：今年拿出去行不行？

顾明：染印法可以，油溶性弱点比较大，保定彩底是灯光形，不象依斯曼是两用的，还要赶超。

江青：要赶超，要解剖分析迎头赶上，不要自卑感，解剖它，不要亦步亦趋的模仿。

江青：所有的摄影师都要带徒弟，师傅师傅，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是孔孟之道。

王洪文：各单位还要搞二个“三结合”。

江青：不下去的，我派人武装押送，回去传达一下。我工作不比同志们少，一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干，我的工作时间比人家长，从来不知道星期天，就是大看小看，大看是看电影，小看是看文件，从不计较工时，那有这一套。亚丁，给心刚、勇手，安排了导演工作没有？(亚丁：安排了。)要帮助他们写分镜头，有合适的还可以演。《海鹰》怎么还不给我送来。我不高兴了，再不拿来，我不看了。(亚丁：材料在文化大革命中搞散了，有的弄到上海去了，今天送来了。)《万水千山》要在我健在时搞出来。否则主席交给我的差事就完不成了，怎么办？对陈其通不能老批，要保护他一下，不能老压，不要用我压他，想办法帮助他，将戏搞出来，这是重大题材，二万五千里长征没有戏，没有电影，气馁得很，我也愁，搞这么大班子，戏出不来。我希望在座同志能想到，我们是站起来的中国，是共产党员、共青团

员，是爱国主义者，我们有责任对人类作较大的贡献。李文化呢？不敢见我，不要像李文化匆匆忙忙搞了个《侦察兵》，搞出来，牙牙乌。应该记住，光阴是一去不复返的，太宝贵了，要抓紧光阴弥补过去。有的人是有罪的，但弥补不晚，要加强学习，改造世界观，掀起理论学习，好不好？放假三天，专门学习务虚，再多一些也可以，付得起。要养成认真学习的习惯。我去年十二月起，生了三个月的病，我还通读了《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论人民民主专政》、《井冈山的斗争》，通读了《国家与革命》二次、《哥达纲领批判》二次，《五卷》也通读了，语录也读了，但还不够。还要一条一条学，围绕着看别的书。要联系实际，首先联系自己，分析自己。我就不相信，你们有那么多公？没有私？那么多光明，没有私？大多数同志是“公”字当头的，我给你们肯定成绩很大，问题不少，今年要把我们的片子打出去。日本要我们的《智取》、《南征北战》、《闪闪的红星》，你们有没有胆量接，什么时候拿出来？五月份行不行？

顾明：片子我们负责，没有问题。

王雄：《南征北战》已经供给他们日本翻底。

江青：另外二部用染印法行不行？

李高峰：达到《新西兰》水平可以。

江青：也可以了，再加加工。

你们洗印厂已经不象话了，乱七八糟，人人都可以进去，不穿工作服就进去了，要有个制度。

王洪文：以后送审片要加片头说明，《新西兰》大家看了没有，看了是高兴的，给大家看看。

江青：看了没有？还有油熔也看看，中间片多少工序。

王雄：先做反正再做反底，反转片正在试验，效果还不太好。

王洪文：注意总结经验，那些是成功的，那些是失败的。

江青：《新西兰》是那儿洗的？（王雄：底片是新影，正片是洗印厂。）不错的。《马科斯》不错，《渡江》也可以。我还建议你们看看《网》，没有十句话，还有《摩拉托》，也没有几句话。《网》成本很低，就几个人，但印象深。《红星》里有个青年演员到处都有他，就是没有印象，现在改了可能好一点。

王洪文：今天就开到这里吧。

（来源：记录稿 一九七五年四月四日晚十时 文化部电影局提供）

王洪文在省委工作会议召集人和县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王洪文

1975.7.9

七月九日晚上，省委召集参加省委工作会议的各单位召集人和县委书记开了一个会。会上，谭启龙同志代表省委常委和他个人作了自我批评。王副主席、纪副总理作了重要讲话。

这次登奎同志我们两个，经主席、中央批准，到浙江来，做点调查研究，协助省委把浙江的问题解决一下。几天来，我们参加了省委常委的会议，到下面跑了一些单位。我看浙江整个形势，正象同志们所讲，是好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浙江存在的问题，不能再拖了，必须解决，应当尽快解决。难不难解决呢？我同登奎同志商量了一下，觉得也难，也不难。还是这几句话：根本在路线，关键在领导，主要在省委领导。在座的都是各级领导同志。我讲几点意见：

（一）学习问题。启龙同志刚才代表省委作自我批评里面，讲到为什么犯错误，主要是由于学习不好。这是讲省委常委。许多同志在讨论中也讲到，主要原因是对毛主席一系列指示、中央有关文件精神，没有学好，这个教训我们大家都应该记取，包括我自己在内。现在全党全国都在学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读马列的书、毛主席

的书形成了风气，我们浙江也不能例外，应加快步伐跟上去。各级干部，首先是省、地、县主要领导，一定要带头学好。学习问题，希望形成制度，有督促，有检查，坚持下去。不仅要学好马列、毛主席著作，而且对中央一系列文件都应很好学习反复领会。浙江有不少好的单位。县以上机关都有好的，要总结好的经验、典型，加以推广，帮助大家学习。我们到齿轮箱厂看了下，这是相当好的一个单位。这个厂的党委一班人学习很好，中央每次来的文件，他们都反复学习、领会。去年有些地方、单位突击提干，突击入党，风刮得很厉害，他们顶住了，没有发展，重要原因在学习。这个厂革命、生产都很好，生产搞得热火朝天。抓学习，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要抓批判，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批判资本主义倾向。通过学习和批判，努力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说明问题，逐步做到五个统一：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

（二）团结问题。毛主席多次强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今年，文化大革命已九年多了，我们更要不折不扣地落实毛主席的指示。浙江地处东南沿海前线，我们担负着保卫祖国东大门的任务，我们决不能让敌人有空子可钻。全省三千四百万人民群众和驻浙江人民解放军，广大干部、党员、团员，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都要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紧密团结起来。就是说，在工人阶级内部不要再争你是我非，要讲团结。一个地区，一个单位能不能搞好团结，首先是这个地区、单位的领导班子能否团结好。刚才讲的齿轮箱厂党委一班人就很团结，所

以他们就容易做到五个统一。在毛主席亲自倡导下，我们党在处理党内矛盾方面有许多好的传统，毛主席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里面系统地讲了这个问题，希望同志们去看一下。浙江由于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我们党的好的传统制度不同程度地被破坏了。我们应当把党的好的传统恢复起来。毛主席说，在党内生活中，书记和委员之间的“谅解、支援和友谊，比什么都重要”。毛主席又说：“我们都是从五湖四海汇集拢来的，我们不仅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同志，而且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这是主席的教导。我建议浙江的同志从这次省委工作会议开始，大家一道把党内生活某些不正之风改变过来。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做到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说，不利于团结的事不做。大家都应当成为执行毛主席安定团结指示的模范。

（三）关于作风问题。各级干部，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应当深入到第一线去，参加劳动，搞点调查研究。最近红旗杂志有一篇文章：《提倡调查研究》，大家好好学一下，同群众一道，把革命、生产搞上去。有些地区、单位，在一部分干部身上特殊化作风在抬头，资产阶级法权有扩大，丢掉了党的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我们最近跑了一些厂，个别地方，干部带头抢房子，游山玩水，对群众生活根本不管，这个问题值得注意。广大群众对这种现状是不满意的。我们各级干部一定要把自己的作风切实改变一下，群众积极性才能充分调动起来。我们相信，只要全党进一步团结起来，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落实毛

主席一系列重要指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要很长时间，浙江的革命、生产一定会出现一个新的局面。

最后，说一下这次会议。这次会议总的情况是好的。常委通过交心，把肚子里的意见都说了，说完了。大家心平气和，和风细雨。省委常委过去这种会开得不多吧？个别同志反映，现在还要看看，不大有信心。我们大家应当有信心。在批林整风、批林批孔中，省委、谭启龙同志有些缺点错误。刚才，启龙同志代表省委常委和他个人做了自我批评。要相信他们一定会改正，一定能改得很好。希望浙江省的广大干部、各级领导同志，要支持省委的工作，支持谭启龙同志的工作。主席教导我们，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主席说，犯了错误，改了就好。意思就是不要去纠缠。希望同志们顾大局，向前看，团结全省军民，来发展浙江的大好形势。

录入自《王洪文、纪登奎同志在省委工作会议召集人和县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室，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二日印发

1976

中央领导同志关于解决郑州、兰州铁路局问题的指示

王洪文

1976.2.15

洪文、国锋、登奎、吴德等中央领导同志，于一九七六年二月十五日凌晨一时至二时，接见了河南、甘肃省委，郑州、兰州铁路局党委和铁道部临时领导小组的同志，作了如下指示。

洪文同志讲话

完全同意国锋同志的意见。国锋刚才传达了毛主席最近的重要指示，大家要认真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办。只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办，问题一定会解决好。国锋同志已经讲了，还是抓革命，促生产，把群众引导到回击右倾翻案风上来。在共同批判右倾翻案风中，加强两派群众之间的团结，通过批判右倾翻案风，共同努力，把运输生产搞好。这是大局，无论如何要保证铁路畅通无阻，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运输计划。希望大家顾全大局，不要带气上阵，不能把气处在群众身上。千万要注意这一点。我们相信大家不会这样。要通过批判右倾翻案风，团结大多数干部和大多数群众。要顾全大局。情况不同，有的同志对某一方面说话灵，就让他去说。总的大家都要做好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这几年来处理两派的问题，有正反两面的经验，如果处理不好，很容易发生问题。我相信，经过这一段工作，铁道部作了自我批评，两个省委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大家一定会把工作做好。

中央领导同志接见参加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议代表时 做的指示（记录稿）

王洪文

1976.7.30

国锋、洪文、江青、吴德、锡联、文元、登奎、桂贤、振华、志福同志接见了参加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的各省、市、自治区的全体代表。

国锋、洪文同志做了指示。

洪文同志：

刚才国锋同志讲了，我没有什么意见，补充说一个问题，不一定对。计划座谈会总的开的是好的，基层同志参加会议，对中央有关部门提了意见，开了一炮。这一炮开得很好。这次会议学习毛主席指示，深入批邓，我认为，中央部委，不如省、市、区的同志学习得深，特别是不如基层同志学习得深。批邓也是这样，中央部门不如地方同志批得深。

我们意见，各省市区同志回去以后要联系实际，深入批邓，各部委的同志更要努力。这次大官们不如基层同志学得好，批得深。正如主席说的，上级往往不如下级，领导往往不如群众。希望各部委同志努力学习，把批邓深入下去。

上层建筑搞不好会影响经济基础，甚至会破坏经济基础。前一段主席说过生产关系破坏生产力。（文元同志插话：是针对铁路运输讲

的，右倾翻案风造成的恶果。）大家共同努力，深入批邓，加强团结，把上层建筑和工农业生产搞得更好。

录入自《中央领导同志接见参加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议代表时做的指示（记录稿）》山东汶上县

王洪文在平谷县的讲话节录

王洪文

1976.10.03

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打倒！别人搞修正主义我也打倒他，我搞修正主义，你们也来造反。最好是不出修正主义，但这只是个人愿望，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建国以来，中国就出了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不出是不可能的。今后还可能出什么唐小平、王小平之类，要警惕！不只是邓小平搞修正主义，出是可能的，不出是奇怪的。

我们要和贫下中农划等号，你们也要和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划等号，你们要在农村多呆一段时间，要把眼睛睁的大大的看着修正主义，包括我。我这个人又听人家的，又不听人家的。

附录

王洪文同志的一生

1934年12月，王洪文出生在长春市郊区的开源屯。大家都知道，现在的东北人中，十个有九个祖籍都是山东，王洪文的祖上也是“闯关东”来到关外的。但是因为年代久远，到了王洪文他爹那辈，自己都说不清楚祖上是从哪里“闯”过来的了。

开源屯这个地方离当时吉林省省会长春很近。东北到处都是黑土地，肥沃富饶，矿产资源也非常丰富。伪满时期，日本人在这里建造了很多大型工厂，所以，东北的工业基础也相当好。但是在当时，开源屯的人还是非常穷，这主要是伪满时期的高压统治造成的。

王洪文家里世代务农，一直都是贫农，东北地广人稀，土地肥沃，一年种下的粮食也足够家人填饱肚子了。

王洪文的父亲叫王国胜，娶妻杨氏。王杨氏嫁到王家后，先后生了五个孩子：四个儿子，一个女儿，这让家里充满了希望！

王国胜天性开朗、乐观，这和他喜欢看“二人转”有关。那时，东北的“二人转”经常演一些以古代历史故事为背景的戏，其中三国的戏比较多，有演赵云的，也有演关二爷的，反正无一例外，都是夸他们忠肝义胆、文武双全的。

王国胜对这两个人特别崇拜，他自己是个没有文化的农民，一辈子只能靠种地为生了，就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儿子身上，希望他们将

来能像关二爷那样出人头地。因此，他给四个儿子的名字中分别带了一个“洪”字-大儿子叫王洪文，二儿子叫王洪武，三儿子叫王洪双，四儿子叫王洪全，听上去还挺讲究的。

王洪文出生时，伪满洲国已经建立三年多了。日本人对东北人民实行残酷的压迫、剥削，东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王国胜家里本来就清苦，这下就变得更加困难了。

王洪文后来回忆说，从他出生那天起，就没有吃过一顿饱饭。直到四岁时，他还和母亲呆在家里，那时候，孩子到了四岁就要开蒙识字了，但是王洪文家哪来的钱给他上学啊？

五岁时，王洪文开始有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小伙伴，就是乡亲家年龄相仿的孩子们。他们经常一起玩耍，到屯子边上的河里去摸鱼、游水。在冬天严寒的日子里，就不出屋子，就在家里玩。

王洪文到了七岁，同一个屯子的孩子，家境好一点的都去念书了，洪文跟着读过三个月私塾。而之后王洪文家里由于家里财政紧张再没有钱让他去念书。不仅不能去念书，王洪文还要承担一些劳动，给家里增加一点收入。七岁的孩子能干什么呢？

王洪文的姨嫁给了一个富裕的人家，正好需要一个小孩子给他家放猪。

当王洪文的母亲主动提出，想让自己的儿子给姨家放猪时，王洪文的姨父考虑，雇谁都是雇，自己亲戚的孩子来放猪更好。再加上王洪文从小就聪明伶俐，见到姨父叫得可亲了，他姨父一高兴，就答应了。

这样，王洪文在七岁时，当上了放猪娃。因为是在姨家放猪，有亲戚关系，他可以在姨家吃饭，算是给家里省了一些口粮。到了秋天，姨家还给他家一点粮食，算是工钱了。虽然没有挨打受骂，但遭白眼却是常有的。他姨的几个孩子因为家境富裕而有点儿瞧不起脏兮兮的王洪文。他们经常趁父母不在欺负他、数落他，但是王洪文并没有向大人告状，而是默默承受下来。

王洪文每天都和这几个孩子一起吃饭，但是人家吃完饭了去上学，而他吃完饭了就要去放猪。看到姨家的孩子能念书，自己却要去放猪，王洪文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

有一次，他姨家的儿子在家里读书，王洪文忍不住在边上看了两眼，立即遭到了几个孩子的嘲笑：你一个放猪的，能看懂吗，还是快去放猪吧！这句话，对王洪文的刺激很大。

后来，王洪文当了兵，有了学文化的条件。他很用功，在没有什么文化根底的情况下竟也有了一定的文化水平。这和他幼年时就当放猪娃，眼看别的孩子能念书而自己却不能念书的经历有关，更与他受到他姨家儿子出言刺激有关。

1948年，长春解放了。王洪文家的屯子里也了解放军。解放军来了以后，把田都分给了农民。那个时候，没有现在这么多偶像，大家一致的偶像就是解放军战士，要是当了兵，全家都光荣。这就促使王洪文产生了参加解放军的想法，回去和父母一商量，他的父母也支持。

当时，王洪文才十四岁，不够征兵条件。王洪文的父亲见儿子当不成解放军，就想自己去参加解放军，但遗憾的是，他体检不合格。这样，父子俩都没当成解放军。但是当解放军的想法却牢牢地在王家父子的心里扎了根。

十四岁的王洪文没能当上解放军，只好在家继续务农。父亲身体不好，王洪文就成了家里的顶梁柱。他承担起了家里大小事务，加上屯子里互助组的帮助，田里的农活也没耽误，到秋天收成也很好，一家人在这一年就吃饱穿暖了。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毛泽东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出兵朝鲜。“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很快在全国各地传开了。中央军委除了调集一些兵力陆续入朝外，还决定在东北就地征兵，经过一定的军事训练后，作为志愿军的后续部队，入朝作战。东北各地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征兵宣传工作，大家都抢着当兵。王洪文听说不远的长春市正在征兵，也没有和父母商量，就坐着马车，跑去报了名。报名后回到家里，才和父母说起这件事。由长春市郊区人民政府征募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7军第80师，曾任警卫员、师部通信科通讯员（班长级），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

王国胜听后，心里又高兴又担心。他高兴的是，王家终于出了个解放军。担忧的是，王洪文是家里的顶梁柱，他一走，家里的活就没有人干了，一家的生活会很困难。而王洪文才十六岁，在枪林弹雨的朝鲜战场上，十分危险，很可能一去就回不来了。

但是最后王国胜还是支持王洪文去当兵。屯子里的互助组也决定开展拥军拥属活动，帮助王家干地里的活儿，王洪文也就放心去当兵了。

王洪文要走了，他的父母流着泪送到屯子边上，他的弟弟妹妹们都拉着他的手不放，王洪文心里也很难过，但他却没有流泪。

到了朝鲜战争后，王洪文当了一名通信兵。通信兵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工作，经常要冒着枪林弹雨跑到阵地上去传达上级的命令和指示。但是王洪文人很机灵，每次都能完成任务，而且在这过程中也没有负过伤，算是比较幸运的了。

后来，朝鲜战局渐渐稳定，志愿军为了丰富志愿军的业余生活，决定组织乐队。按照部队首长的决定，王洪文去了乐队，学习吹号。此后王洪文便经常随乐队到前线演出，和前方战士一起搞联欢活动。

在这些方面，王洪文表现得很积极，工作也很努力。王洪文很爱学习，不懂的，就向文化水平高的人请教。这样，几年下来，王洪文倒也积累了许多文化、历史知识。

后来，组织上见王洪文表现很好，就吸收他入党，不久，又提拔他当上了军官。

1 朝鲜战争结束，志愿军部队分批回到祖国。王洪文的家人一直等不到王洪文的消息，开始着急了起来。后来，王洪文给家里来了信，说他的部队是最后一批撤出朝鲜的，这下家人才安了心。后随部队调防江苏省无锡市。

1956 年，王洪文回到了东北老家。

“爸！妈！儿子回来了！”王洪文还没进家门，就扯着脖子喊。

来到里屋，发现母亲正坐在炕上掉眼泪，弟弟妹妹们都在，也都表现凝重，见到他回来，完全没有喜色。

“你们都怎么了？爸呢？”

“哥，爸爸三年前就去世了。”王洪武率先开了口。

“什么？”王洪文听到这个消息，简直是晴天霹雳：“怎么没人告诉我呢？你们怎么都瞒着我呢？”

说着，王洪文的眼泪就掉了下来。

原来，长期身患重病的父亲，早在在他入朝作战的第三年就去世了。考虑到王洪文在战场上，不能分心，家里的人就没有把这个噩耗告诉王洪文。王洪文跑到了父亲的坟前，大哭了一场。乡亲们都知道他从朝鲜战场上回来了，还当了官，大人小孩都挤在王家窄窄的门口来看他。

在家里呆了一些时日，按部队规定的时间，王洪文又返回部队，等待分配。当时，国家建设正需要大批人员。王洪文回到部队不久，就得到通知，让他去南京集训，复员的王洪文进入南京预备军官训练团。

1956年9月，王洪文穿着部队发给他的军装，带着部队发的行李和日用品，到南京参加集训。短期的集训结束后，副排级预备役少尉从部队复员被分配到上海国棉十七厂。十七厂在当时是一个大工厂，员工有几千人。

没几天，厂里组织部门找他谈话，告诉他，组织上分配他到第二纺织厂做保全员。当时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正处在建设热潮前夕，工厂正缺少技术人员。组织上让他去当保全员，是想在这方面培养他。第二天就到厂里去报到了。

当上了保全员的王洪文不懂技术，怎么办？学呗！他开始读纺织机械保全技术方面的书籍，不懂的，就请教老技术员和老工人。带他的是一个技术非常好的老师傅，这位老师傅也很热心教王洪文。王洪文年轻，脑子也聪明，加上在实际工作中认真实践，很快就掌握了保全员需要的技能。

王洪文靠着自己的拼劲，得到了厂里的同事和领导的认可。不久，在车间党支部改选时，二十几岁的他被选为党支部委员后担任二纺车间的治保主任。

后来，王洪文被派去崇明岛开垦劳动。开垦的生活很艰苦，但是王洪文却干得格外卖力期间他工作了两年，期间因为患阑尾炎曾回上海动手术十多天。围垦劳动结束，围垦大军要撤回上海。但新建起的崇明农场，要留下一些人在这里当干部。组织上考虑到了王洪文，但王洪文不同意，坚持回上海。

按照自愿原则，组织上没有强留王洪文。于是，王洪文在离开崇明岛回到国棉十七厂。组织上给王洪文安排了新工作，让他到厂保卫科当干事，从此，王洪文的月工资是64元。进国棉十七厂之后，他又坚持读夜校，读到初中毕业拿到文凭。不久，王洪文就和厂托儿所

的一位保育员崔根弟结了婚。婚后他们有了一女二子，女儿叫亚萍，儿子叫亚军、亚民。

1966年6月12日王洪文领头签名在厂医务室旁的大字报栏贴出一张大字报《剥开画皮看真相》，轰动全厂。这张大字报签名的七人全部是党员。厂党委与上级的上海棉纺公司停止了王洪文的工作。随后，上海纺织工业局工作队、市委工作队相继进驻工厂，同年11月6日在上海成为造反派组织“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司令。但因遭到上海市委的反对，并阻挠进行串联等政治活动。11月10日凌晨，工总司万余名造反队员占领上海火车站。登上两辆赴京列车，试图北上至中央控告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路线。随后两批人马分批被扣停在安亭车站和南京车站。并出动多方劝说，王洪文坚决要革命造反进行到底。于是发生了安亭事件，上万名上海工人和铁路工人集合在安亭车站声援造反，并卧轨拦截列车。后继由张春桥亲自代表中央文革到安亭与工总司谈判，同意工总司的正当要求，也承认了工总司的合法地位。

1967年1月8日，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又成立了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取代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委，并发表《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揭开了一月风暴的序幕。毛泽东主席给予高度评价：“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2月5日成立上海人民公社，后经主席的判断予以批评更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1969年1月在中共九大上，王洪文被选为中央委员。1973年8月中共十大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副主席。同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务委员，随后成为了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并一直被毛主席信任和推举，毛泽东曾对张春桥说过：“王洪文当过农民，打过仗，还当过工人，他的经历比你我都强。”

毛主席逝世后，资产阶级反动分子逐步篡权政权。1976年10月5日，他在让秘书廖祖康将儿子带回上海，交给妻子崔根娣。并向崔根娣提出离婚要求。1976年10月6日晚6时40分，王洪文等人受华与叶算计，入怀仁堂开会遭受逮捕。此后遭受资产阶级反动分子疯狂的报复，进行严刑拷打，甚至多次采用电击，注射药物等手段，在经历了残酷的精神和肉体的折磨后，在法庭上以神志不清的状态被冠以了诸多罪状判处无期徒刑。（据邱的回忆录里所说，当时给他（指小王）还专门安排了一种特殊的座椅，身体一放松手铐脚铐就会猛地缩紧，旁边的蜂鸣器会发出让人刺耳且痛苦难忍的响声，对他进行车轮战，不停的给他打吐真剂，只给他仅够维持生命的食物，连续用各种手段折磨几天以后听说回来的时候是口吐白沫被带回来的，直接倒在地上不省人事，基本是半个死人了。）

1977年7月中旬，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邓小平重新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这样“三副一长”职务。会议还通过了《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指出：“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

反革命两面派、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王洪文，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叛徒江青、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的党籍，撤销‘四人帮’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在1980年，王洪文的弟妹们曾经获准前往秦城监狱，探望王洪文。王洪文有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即王洪武、王洪双、王洪全、王桂兰。王洪文的弟妹们，仍过着平常的生活。王洪武、王洪全在长春老家农村务农：王洪武在长春绿园区西新乡开源村，王洪全在西新乡百家屯。王桂兰在吉林市，家庭妇女。王洪双在1958年参军，1962年转业到陕西省武功县飞机修配厂工作。王洪文的弟妹们接到通知，赶往北京。他们在秦城监狱见到了长兄王洪文。见面的时间总共四小时——上午两小时，下午两小时。这是多年以来弟妹们与王洪文唯一的一次见面。王洪文叮嘱弟妹们好好劳动，好好照料母亲。

据王洪文弟弟王洪双说，王洪文自1986年起，离开秦城监狱，住入公安部所属北京复兴医院。他与张春桥住在同一幢病房大楼里。王洪文的妻子和三个子女在上海过着普通市民的生活。王洪文的妻子崔根娣与王洪文的弟妹们常通信，而且还多次从上海前往东北老家看望他们。

王洪文被隔离审查后，工作人员对他的家进行了搜查，发现了散装茅台酒。至于这些散装的茅台酒，令工作人员很不解，王洪文为什么还买这么多散装酒。当时茅台酒属于高档物品，一瓶酒大概要七八元钱，而王洪文的工资只有68元一个月，如果买的话肯定是买不了几瓶的，如果自己喝的可能够，不过他也会请人吃饭，自然就不够了。

偏偏王洪文这个人很能喝酒，而且喜欢喝茅台，他发现人民大会堂的工作人员，在每次宴会之后，就会把喝剩下的茅台集中起来，以每瓶2元的价格出售。于是王洪文就利用这个机会，买了许多酒，其实这些散酒主要是卖给内部工作人员的，王洪文买这些酒的时候，有些工作人员还看嘲笑的说，“想占便宜，没门”！

1992年8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王洪文病逝电讯，全文如下：新华社北京8月4日电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王洪文因患肝病，于1992年8月3日在北京病亡。

王洪文五十八岁，于1981年1月经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王洪文于1986年患病后即被送医院治疗。

据北京八宝山殡仪馆火化工段月忠说，王洪文死后，被送往八宝山火化。为王洪文送行的有王洪文的妻子和王洪文的兄弟。段月忠回忆说：“他兄弟跟他长得真像！”

至此，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王洪文同志结束了他的一生。

王洪文胞弟忆往事

"四人帮"之一的王洪文已经死去多年，同那段历史一样，"王洪文"3个字也变成了历史。同70年代在中国政坛上红极一时、横行一时的王洪文不同的是，他那祖祖辈辈以土地、耕牛为生的亲人们，始终在东北的一个山村里，过着清贫而本分的乡间生活。王洪文权力鼎盛时，他们没有随之"鸡犬升天"；王洪文从政坛上跌落下来，他们的生活依然如故。

让王洪文老母亲至死遗憾的是，从王洪文17岁离家出走到离开人世，老母亲只见过他一面。王洪文在政治上的勃勃野心，让他的亲人们付出了骨肉分离的代价。

1932年，王洪文出生在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西新乡开源村。他的父亲叫王国胜，耳朵有点聋，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母亲王杨氏，生性胆小，为人谨慎善良。王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小时候，王洪文同那个年代大多数贫苦农民家的孩子一样，没读过书，只念了3个月的《百家姓》。10多岁时，他就给地主家放猪了。小时候的他长得白、文静、会说话，是村里公认的好孩子，很得乡邻们的喜爱。17岁那年，他参军离开家，除转业那年(1958)回过家乡一趟外，就再也没有回去了。他参军的第3年，父亲王国胜因肺病去世。他被押进秦城监狱的第5年，母亲王杨氏因脑血管破裂去世。

王洪文是长子，下有三个弟弟，一个妹妹。二弟叫王洪武。三弟叫王洪双，1958年参军，1962年转业到陕西省武功县飞机修配厂工作，现已退休了。四弟叫王洪全，在西新乡百家屯当农民，1996年因肺结核去世。妹妹叫王桂兰，在吉林市做家务。王洪文的弟弟妹妹及其后代，都是普通工人、农民。

开源村是西新乡较大也较富裕的村子，站在村前，我想象不出王洪文童年时村子的原貌。现在的开源村风景很美。村口于两年前建起仿古村门，村门一侧是水塘，水塘外是小河；另一侧是泛着鹅黄色的稻田，村门内就是绿树红瓦的村庄了。

几经打听，我终于找到了王洪文的二弟王洪武的家。王洪武与大儿子住在一起。王家正在吃中午饭，饭桌上是一盆白米饭和两盘炒土豆片、几个咸鸭蛋，几个孩子争抢着咸鸭蛋吃。听说我是来采访的，王洪武和他的妻子放下手中的碗筷，让我坐在炕上。为了不影响他们一家人吃饭，我从屋里走了出来。

王家住在村子的西头，除了他家是土房外，前后左右是一幢幢村民或新或旧的红砖大瓦房，房子整齐、漂亮。看着他家破旧的、几乎要倒塌的土房和一眼就能看得出的贫困家境，想着当年王洪文在北京做党中央副主席时那副不可一世的样子，我心里竟涌起了一种历史感，仿佛听到了岁月的风声从耳边“嗖嗖”刮过。“从大哥当兵离开家到死，我只见过他两面。”

王洪武比王洪文小两岁，已经60多岁了。从脸形看，王洪武和王洪文很相像。王洪武的头发凌乱花白，脸上皱纹纵横，眼神有点发

呆，说话有些木讷。王洪武的妻子是吉林省公主岭市大岭乡黄花屯人，瘦高，脸挺小，可以看出年轻时是很漂亮的。王洪武卷了一支叶子烟，吸了一口后，对我说：大哥“出事”后，家里很少来外人；前年有一个不知是什么身份的安徽人来我家里看看就走了，你是第二个来我家的外乡人。说过这些后，王洪武就简单地、面无表情地讲述王洪文的经历：王洪文入伍一个月便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卫国战争；回国后转业到上海棉纺织17厂当保卫科干事；“文化大革命”开始，王洪文造反，当上了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1971年8月中旬到9月上旬，毛主席到南方视察，林彪杀害毛主席的阴谋败露，王洪文保卫毛主席，并协助南京军区清除了林彪死党；后来，毛主席把王洪文调到了中央；1976年10月，身为“四人帮”之一的王洪文被逮捕了，关在北京秦城监狱；1992年11月，王洪文因肝病死在秦城监狱。

说过这些，王洪武抬起昏花的老眼，接着说：“其实，我对大哥的了解很少，从大哥当兵离开家到死，我只见过他两面。自大哥离家后，父亲一面也没见到他，母亲在他转业那年回来时见过他一面。当时正是大跃进，大哥回来没呆几天就走了。”

1980年的一天，王洪武和他的弟弟妹妹突然接到可去北京看望大哥王洪文的通知。王洪武兄妹4人马上打点行装上路了。许多年来，王洪文很少和家里联系，也很少给家里写信，王洪文在北京的情况，王洪武和弟弟妹妹们基本上不知道。“四人帮”垮台时，听人传说，逮捕“四人帮”时开枪了，王洪文的胳膊被打断了，家人心里很害怕。因此，一路上，王洪武兄妹4人的心空悬着，谁也不说话。到北京后，

他们和等在北京的大嫂见了面，然后一起去秦城监狱探望王洪文。

那次，他们和王洪文在一起呆了一天，上午2个小时，下午2个小时，总共4个小时。那天，他们早早就等在秦城监狱的接见室里。王洪文被叫出来，坐在他们对面。王洪武初见王洪文时曾有一阵感到陌生，但觉得眼前的大哥和电影、电视里出现的没什么两样，只是瘦了些，脸色苍白，有些浮肿。后来，王洪武看见大嫂流泪了，心里也涌起了酸楚。他拉了一下王洪文的胳膊，说：“大哥，听说抓你时开枪了，你的胳膊给打断了，是真的吗？”王洪文举了举胳膊，让他们看看自己的胳膊并没受伤，然后告诉他们，抓他时并没开枪，只是说开秘密会，不让带警卫员，去到会场就给抓起来了。王洪文叮嘱弟弟妹妹们要好好劳动，不要背包袱；叮嘱他们好好过日子，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照顾好母亲的身体。他说过这些后，话就很少了。

1974年9月，王洪武到大寨去参观，回来时路过北京，在北京住了一宿，想见见大哥。那天晚上，他在招待所里给大哥打电话，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打通了，是大哥的秘书接的。秘书说，王洪文没在，要想见王洪文得半夜以后。王洪武虽然十分想见大哥，但想到大哥那么忙，不忍再劳累他，于是打消了见他的想法，第二天就回长春去了。

在秦城监狱同大哥说话时，王洪武说起那年到北京想看他的事，王洪文眼里闪出了亮光，问了王洪武在北京给他打电话的具体日期，细算了算时间，然后对王洪武说，那天他在北京，可是秘书没告诉他说他弟弟来了。说完，王洪文眼神里流露出遗憾。

王洪武兄妹4人从秦城监狱看了大哥回来的第二年，即1981年，

王洪文的母亲就因脑血管破裂去世了。

“我们没沾王洪文的光”

同王洪文的父亲一样，王洪武也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早些年在村里当过队长，后来又当了村里的治保主任。王洪文进了北京后，王家在当地成了旺族，王洪武也成了让人刮目相看的人物，常常有村里乡里的人来请他出去帮着办事。他到哪里，只要一说是王洪文的弟弟，想办的事立刻就办成了。那些年，他帮着村里乡里办了许多事，给乡里买过一台汽车，还买过其他便宜的农用、建筑用的生产资料等等。王洪文的母亲也受到了村里乡里人的尊敬，乡里有许多次开会，都把王洪文的母亲请去，让老太太坐在主席台的正中，上台下台、上厕所都让红卫兵搀扶着，一口一个“王奶奶”地叫着。

1974年，王家扒了旧房想盖新房，王洪武托人买来砖瓦、木料。房架子、门窗都做好了，村里说要帮着盖房子。王洪武的母亲做事小心谨慎，不同意村里帮着盖，怕有什么影响。可村里却非要帮着盖不可。为此，盖房的事就这么僵持着，一拖就拖了一个多月，最后，还是村里帮着给盖上了。

王洪文在北京被捕后，王家压力很大。王洪文刚被抓起来，村里就来人撵王家的人搬出家门，并拿着铁镐、二齿子把王家4间房子给扒了，扒下来的砖瓦木料全拉走了。

王洪文的母亲和弟弟王洪武平时为人挺好，房子被扒了后，没了住的地方，村民们见状主动帮王洪武盖房子。王洪武已没钱再盖砖挂面的房子了，只好盖了3间土房。王家就在这3间土房里住了20

多年，一直没有能力再盖新房。

因受王洪文的影响，王洪武的村治保主任的职务很快就给撤了下来。

曾听人传说：王洪文在北京当党中央副主席时，国家曾给过王洪文母亲一些钱。从市内到西新乡再到开源村的这条路也是因为王洪文的缘故而专门修的。采访时，我把两件事提出来问王洪武和他的妻子。关于修路，王洪武想也没想就回答说：“路是修了，当年不是柏油路，是用山皮土修的。但不是因为王洪文出生在开源村才修的，就算王洪文不在这个村出生，路也要修。”至于国家给王洪文母亲钱一事，王洪武的妻子说：当时听人传说国家给钱了，但我们没花着，没人把钱给到我们手里。

“大嫂回来过许多次”

王洪文的妻子叫崔根娣，是上海棉纺织 17 厂的工人。她家在上海，父亲、母亲都是工人。她同王洪文结婚后生有两男一女，大的是女儿，如今，3 个孩子都在上海工作。

崔根娣跟王洪文老家的弟妹们格外亲。王洪文被押秦城监狱后，她多次给王洪文的弟弟、妹妹写信，还多次从上海回开源村。每次回开源村，她都从上海坐车到长春，再从长春到吉林市，先在王洪文的妹妹家住些日子，然后再回到长春市西新乡。那时，从西新乡到开源村的路不好走，没通车，三四公里的路程崔根娣要走一个多小时。

崔根娣最近一次回开源村是 1995 年夏天。她在吉林市、百家屯、开源村共住了 3 个月，在王洪武家时，崔根娣就住在西屋，她自己把

凌乱的屋子打扫打扫就住下了。她不怕蚊子咬，不怕苍蝇多，与王洪武的妻子很谈得来。吃饭时，王洪武家吃什么她就跟着吃什么，只是不吃没做熟的菜。有时她还亲自动手和王洪武的妻子一起做菜做饭。

王洪武的妻子说：“大嫂在上海家里也不宽裕，她总想着到农村来住，还想在农村养猪、养鸡，或养些值钱的东西。”停了停，王洪武的妻子又说：“大嫂说她今年还回来，可是，现在快到9月份了还没回来，怕是不能回来了。”

王洪武瞅着窗外的远方，那样子好像是在看大嫂回来了没有。采访结束了，我问王洪武，家里有没有王洪文小时候的照片和他们母亲的照片，王洪武说没有。王洪武说：母亲去世时，本想给母亲照张相，但后来没照。王洪武送我出来时，我同他唠了几句家常话，知道他家种着10亩地，够吃用的了。王洪武还对我说，他大儿媳妇在乡里的绒布厂上班，一月下来可挣510多元。

（摘自《家庭》杂志 1998 年第 12 期）

王洪文同志在狱中

——节选自《邱会作回忆录》

“两案”宣判后，秦城监狱允许黄吴李邱与王洪文生活在一起，他们之间相互交流了一些极为重要的信息。王洪文就是在秦城监狱中向邱会作透露了他所遭受的酷刑虐待。

关于王洪文极差的身体状况。邱会作初见王洪文时发现王的身体极差，当邱会作问及原因时，“王洪文说，他被关押第一天起就戴着重刑具，它会自动地紧固，要是挣扎，它就会逐渐加紧，像念紧箍咒一样，如果用劲挣扎就会把人摔倒在地上。他戴上刑具后就没有卸过，晚上睡觉也要戴着。

最早，王洪文被关在人大大会堂地下室，那里装了‘电响器’，每隔几十分钟就会突然响一次，发出的声音让人感到钻心的难受，刺激人的神经，让人亢奋，无法抑制……有一次他喝开水，水还没有进口就睡着了，突然响声震醒了他，开水还是烫的，好像做了个噩梦一样。

王洪文说，他每天早晨只有一碗稀饭，中午晚上各给一个小窝头，每天吃不到四两粮食。他饿得全身发软、连头都抬不起来。他身上还有后遗症，有时刚吃完了饭，吃的是什么东西他就想不起来了。

到了公审之前，才给他吃得饱一点，但吃得很差，人都浮肿了。”（程

光《心灵的对话》，下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版，页865-866，以下仅注页码)：“到了监狱之后，是每两小时‘查房’一次。他们查房每次都要同我说话，即使睡着了也要叫醒，从不例外。”(《邱会作回忆录》下册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页931)

关于对王洪文的提审，王洪文说，对他审问时“电响器”暂停一会儿。王洪文说他渴望睡觉，受审时说话说着、说着，就睡着了，或是困得不会说话了。(页866)专案组到底用了什么手段迫使王洪文“交代”、“承认”自己的罪行呢？王洪文说：“为了要什么材料，对我搞车轮战术是常事。有时说着话就睡了，他们曾经几次给我注射过针药。只要注射了那种药，无论怎么样也睡不着，心里烦躁得特别痛苦。我坚决拒绝打针，他们就强行给我注射。后来的交换条件是：只要好好交代就不打针了。”(《邱会作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页931)王洪文说，为了减少痛苦，为了活下去，他是什么都承认，让他说什么就说什么。(页866)

邱会作说：“过了三四天，我们坐在院子里‘放风’，王洪文最后一个出来，他刚走了没几步，人就像门板一样，直直地摔在地上，口吐白沫子，我们刚要去扶他，监管员立即说：‘千万别动，动就很危险，只有让他自己慢慢缓过来才成。’过了两三分钟，王洪文才慢慢侧过身来，鼻子磕出血，半个脸都是灰土。王洪文见我们几个坐在那里，只是一丝苦笑。”(《邱会作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页931)







王洪文选集

*

斗私批修出版社

斗私批修出版社出版发行

2022 年 1 月第一版（上海），2022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00 册

每册：5.0 元

